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红娘魔咒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 红娘出差人间.....

“老板，你真的要我去吗？”

“嗯，你没妥善保管天书，反而让那一箱天书全付之一炬，你不去谁去呢？”

“可是，那是邱比特闯的祸耶！这对我不公平啊！”“是吗？如果你没有常偷跑去帮他乱制造天书，害他背上拥有无数怨偶的佳绩，他也不会一怒之下烧了你的保管物。”“可是人家是想帮他嘛！”“唉！你的功力还不足以制造天书，这趟派你去也是为了让你能有更深一层的体验，或许将来你也能.....”“太好了，我也有成为天书制造者的机会了，老板，我太爱你了，谢谢你对我的栽培，我一定会使尽全力让那箱空白天书在完成日期前全部显像。”只见一名娇弱的少女兴奋地对着一名老者又亲又抱，没一会儿就提着一只木箱走入一道光束中，就在未来即将消逝前，光束里又多加入了一位小女孩。

老者望着消逝的光束，语重心长地说：“小君，希望你真的能体会到爱的真谛.....”楔子 白色的墙、白色的地板.....年轻男子无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神情紧张、焦急地来回踱步，不时抬头望向那抹红光，既希望红灯熄灭，又怕得到不好的消息。

就在墙的那一头，他挚爱的妻子正在与天搏命，好让提前到来的孩子及自己均能全身而退，如果能让他作决定，他宁可她不要如此拚命，但是.....急诊室的门忽然打了开来，从里面走出一名医生，年轻男子见状急忙上前。

“医生，我太太她.....”他口气紧张地问。

营生拿下口罩说：“你放心，母女平安.....”他面露惋惜之情，又说：“但是，未来就算再像这次一怀孕就躺在床上静养，母体也未必能承受得住生产的过程，这点尚有待观察。”年轻男子闻言神色黯然，随即又回过神向医生道谢，才一转过身，眼前已站着一名老者。

老者厉声指责说：“早叫你再娶，你偏不答应，连里面那个不会下蛋的女人都同意离婚，你还.....哼！你存心要断我们风家的血脉.....”气冲冲的脸色一正，又说：“这下你是愿意再娶或者照之前的协议，让女娃挑起风家的重担？”年轻男子神情犹豫，张口欲言时，恰好看到被推出来的妻子，那张极度憔悴的痛容。

他毅然决定盯着刚被抱出来的孩子说：“昭男，原谅爸爸，你才来风家，就要背起风家沉重的枷锁。”老者闻言忿然拂袖而去。

回廊上隐约可听到老者喃喃自语声，“天呀！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生了这么个痴儿？”

桃园中正机场候机楼里，有欢天喜地正欲出国旅游的人们，也有离情依依的脸孔。

“怡如，你如果照应不了那位古怪的婆婆，可别忘了你还有台湾的智囊团让你靠哟！”红小君拍拍自己的胸口，用力抱了一下即将前往美国的好友。

风昭男接着才刚认识却已深交的好友肩膀，“是啊！怡如，遇到困难可别净往肚子里吞，别忘了要通知我们，也好让我和小君能事先仿真婆媳之战。”秋怡如见眼前这两位至交言谈之间净是担心之情，笑了笑说：“瞧你们把我婆婆说得好象是一位混世大魔王似的，你们放心。”她眼神望向站在不远处的丈夫，“阿刚会帮我披荆闯关。”夫妻俩的视线恰好在空中交会，眼神缠绵了好一会儿，直到好友的声音乍响，才让她拉回视线。

“毕竟他等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才娶到你，当然会细心呵护你这个得来不易的妻子喽！”红小君满意地打量眼前这对新人，不由得绽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但愿如此……”风昭男不由得想起，从她刚接手公司到现在，也不过才一年多，就换了两位秘书，而她们离职原因恰好不约而同都是婆媳问题，为了挽救因婆媳问题而濒临破碎的婚姻，不得不舍弃工作而就家庭。

“时间差不多了，小君、阿男，你们如果有来美国，可要记得来找我哦！对了，小君，那间房子就拜托你照顾了。”秋怡如紧握住两位好友的手依依不舍地道别。

红小君意有所指地说：“你放心，我会非常努力的‘照顾’那间房子。”心里多加了一句，“那里可是我未来的基地，舍我其谁呢？”风昭男见好友的丈夫走来，望向他先声夺人地说：“你可不能欺负怡如哟！否则我们虽然只有两位娘子军，威力可也不弱哦！”屠力刚亲昵地搂着妻子，神情温柔地说：“你们放心，我疼小秋都来不及了，那舍得伤她一丁点儿？”话锋一转，望向随他走来的好友说：“阿威，南风的画展就麻烦你处理了，相关事项你可以和小君研究，她可是南风的代言人。”他为双方做了简单的介绍。

红小君眼神乍亮，语气热络地说：“柯……阿威，以后就麻烦你了。”心想，先拉拢好关系，好找机会下手。

柯威志连忙堆起笑脸，不落人后地说：“小君，我才要麻烦你咧，有机会还请你帮我引见南风本人。”风昭男见状表情不由得一愣，心想，怎会由他接手呢？怡如怎么没说呢？屠力刚趁当事人责难的眼神尚未杀过来之前，连忙说：“哎呀！快来不及了，我们大伙儿后会有期了，拜拜！”他一手搂着妻子的腰，一手推着行李走向入口。

柯威志突然想起一件事未说，对着好友的背影大喊，“大刚，记得去找我老爸，他已经帮秋妈妈找到几家合适的医院了。”屠力刚回头大喊，“OK，谢了！”在心里想，阿威，我也只能如此帮你，往后就靠你自己了。

留在地面的三名男女，心里各有所思遥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没多久，只见那架“大鸟”缓缓奔向天边红霞，拖曳着银白色的长尾巴。

红小君回过神对风昭男说：“老板，我们待会儿还要回公司吗？”风昭男看了一眼手表，“直接回家吧！”“既然如此……”她眼珠子一转，又接着说：“老板，我待会儿要去找一位住在桃园的朋友，就不和你一道回台北了。”“那你晚上赶得及搭回台北的车吗？”于公于私，风昭男都不太放心让她搭夜车。

红小君面有犹豫之色，“嗯……应该可以吧！”脸部表情则故意装成很为难的模样。

“这样好了，反正这里有直达台北的客运可搭，你开我的车去吧！我搭

车就好了。”红小君看了眼一旁的柯威志，再望向她的老板支吾地说：“这……不好吧！”在一旁的柯威志，颇欣赏风昭男对属下的照顾，稍改先前对她不好的印象，“小君，你就听你老板的话，我会负责送她回家。”红小君眼神来回扫视眼前这对男女，不由得暗自窃喜计谋得逞，不敢稍有大意，反故作犹豫状望向老板，非等她亲口同意才作罢。

风昭男虽然心里百般不愿，但望到红小君犹疑的眼神，只好勉强答应，强扯出一抹微笑说：“这一下子，你可以安心找朋友去了！”手伸入公文包里掏出了钥匙给红小君。

红小君将钥匙接了过来，笑咪咪地说：“感谢老闷您的赏赐。”又转向阿威，叮咛说：“阿威，我的老闷就麻烦您照顾了，请您务必送她安全抵达家门……两位，我赶时间，恕小女子先走一步，拜！”她打躬作揖后，随即逃离现场。

柯威志和风昭男对红小君滑稽的动作，同时莞尔相视而笑。

她才刚扯出笑容，即又想到他以前失礼的动作，不由笑脸一敛，“柯先生，我搭客运回台北就好，不麻烦你了。”正欲转身离去，却被他拉住了手臂。

“风小姐……本人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奉行着，我既已答应小君要送你回家，就一定得信守诺言，你就不用推拒了。”他语气加重地说：“难道，你要陷害我成为背信忘义的小人。”“你……”她闻言不禁涨红了脸，气得说不出话来。

“请吧！”他做势请她移动脚步。

她甩掉手臂上的桎梏，一脸悻悻然地随他离去。

柯威志从照后视镜瞟了一眼后座的乘客，心里嘀咕着，“才刚对她印象改观，却马上故态复萌，又是那副凶婆娘的模样。”“唉！”他无奈叹了口气，将车子驶往高速公路。

寂静的车厢内，突然冒出来的叹息声，听在风昭男的耳里显得格外刺耳，忍不住出声嘲讽，“唉……就是有人爱充当伪君子，搞得自己心口不一，才会咳声叹气。”他闻言依然专心注视前方路况，嘴里却不忘反击说：“呵……伪君子最起码还懂得信守诺言，哪像……”双眸趁隙睨了照后视镜中的人一眼，又说：“……有个恶婆娘，才刚许诺……一转眼就成了背信忘义的小人，又爱记恨……还真是小人与难养女子集于一身。”她倒抽了口气，紧咬下唇控制自己不要破口大骂，深呼吸了一下才说：“哼！不知是谁像个莽撞小孩，跑到别人公司的走廊上横冲直撞，把大人的办公地方当成他的嬉戏场所。”他忍住回头瞪她的冲动，握紧方向盘，反击说：“哈！女人还真爱记恨，不过是走路快了点，不小心把你撞倒罢了，没想到就是有人心眼儿那么小。便是将前阵子的事挑了出来。”提起这件事他就一肚子气，若不是这个女人的干扰，说不定那回早就见到南风本人，到现在他还是不知上次在电话中透露南风消息的人是谁？她或者是他以后会再帮他见到南风的本尊吗？她怒视眼前男子的后脑勺，恨不得敲他一记，将那件不愉快的记忆从他脑海里抽出，省得他拿出来嚼舌根，完全忘了是她自己先挑起战端，径自陷入当时的那一幕。

那时……她正要进会议室开会，当她伸手打开会议室的门，手里拿的一本册子正巧滑落到地板上，她自然而然弯身去捡，手才刚碰到躺在地面的

那本册子，身子却突然被重物扑倒在地。

霎时，会议室里各级主管的视线全循向那声巨响的来源处，当他们看到他们总经理的身子被一名陌生男子压制在地板上时，非但没来找她，反而興味盎然地观看眼前的一切。

当她站起身，瞟到那一道道暧昧的眼神，身体上的疼痛已不及心中对那名鲁男子的怒气，偏偏那个不识相的兔崽子，还弄不清楚现场暧昧的气氛，那双贼手硬往她身子探来……她一想到这里，便咬牙切齿进出声音，“是呀……我会记恨，不知是哪个变态还会毛手毛脚……”那天发生的事，隔天就传遍了全公司，剧情更是加油添醋多加了好几味，使原本单纯被撞倒的她，成了性饥渴的女人硬赖上难得一见的好货色，害她成为公司绯闻的榜首，近两个月的时间，公司所有员工不分老少，只要是男性全不敢靠近她一公尺以内讲话，好象生怕被她当场剥衣生吞似的。

他害她过了这么一段惨淡的日子，所有尖酸刻薄的话当然全都出笼了，再不走出去只怕要冒出焦味呛到自己。

柯威志从照后视镜瞟了一眼她的穿著打扮，依旧是千篇一律的深色套装，不禁脱口说：“哼！也不看看自己的长相，活像修道院里的老处女，就算是变态……”他无奈摇头后，又说：“也懒得理你，更何况，当时，我不过基于礼貌要探视你有无受伤，没想到却有个疯婆子怨言相向，还叫警卫把我拉出去，哼！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怎会如此饥不择食，连个疯婆子都想下手咧！”他说完后，不禁对自己恶劣的言语感到汗颜，只见照后视镜中的她，胸口起伏剧烈一副气呼呼的神情，心想，希望她不要有任何与心肺相助的疾病，否则自己韩世就大了，可是，怎么一遇到她，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嘴？”风昭男将视线别向车窗外不再应声，浑然不觉紧咬的下唇已渗出血了。

待车子一下高速公路。她立即大喊，“停车……停车……”疯狂地嘶喊声充斥着整个车厢，柯威志因突起的叫声手滑了一下，差点儿撞上安全岛。他迅速控制好方向盘，口里直嘀咕，“真是疯婆子！”缓缓将车子驶向慢车道准备停车。

她不待车子停妥，便打开车门冲了出去，又回头怒瞪了他一眼，才伸手招了辆出租车坐上去。

他不禁怀疑，若不是她将头发挽起来，他当下可能一睹怒发冲冠的现况，“从没见过这种疯婆娘……唉！算了，大丈夫一言九鼎，有承诺就得完成。”他随即驾车跟随那辆载着她的出租车，“虽然长相平庸，但到底还是个女人，现今社会偏就有胃口奇特的男人，无论老少只认性别，只要是女性大小通吃。”一路上，他百思不得其解，平常他总是和气待人，对女性更是彬彬有礼，不轻易沾惹女人，怎么……惟独对她另当别论呢？

风昭男生上出租车告诉司机地点后，即将车窗摇下，霎时冷风拂面才稍平息心中怒火。

“小姐，后面有一台车一直给我们跟……要不要给他甩掉……”司机操着一口台湾国语询问着。

她闻言随即转过头透过玻璃看了一眼，“咦……怎么是他……”不禁怀疑那名鲁男子的动机，当她回过头正欲告知司机甩掉跟踪的车子时，却瞟到不时从照后视镜观察她的司机，眼底有抹奇异亮光，心里挣扎了许久，原已消失的冷静理智基因终于又冒出头了。

她故作惊喜状说：“哎呀！都叫他不用送了，他还是不放心硬要跟，忘了告诉你，后面那辆车是我男朋友开的，他可能不放心我自己搭车去朋友那，唉……就让他跟一次吧！下回他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哦……原是用来查捕朋友……”司机语气略微失望。

她不再应声，无言望着车窗外熟悉的景色呼啸而过，当她抵达家门时，心里的熊熊怒火已全平息了。

风昭男一走进位于十二楼的家门，立即拨开窗帘一角往外探视，“没想到那个冒失鬼，也会有细心的这一面。”她推开窗台打开室内的灯后，又折回来往外探了一眼，正好看到柯威志钻入车内，将车驶离楼下。

浑然不知已有一丝好感悄悄爬上她心头，净是嘀咕说：“奇怪，今天到底沾惹上什么病毒，自己怎会有那么情绪化的举动，完全不同于平常。”她拿下眼镜，解开挽在头上的发丝，如丝绒般的黑发立即跃然而下直搔她的腰际，她缓缓踱进惟一的房间内。

当她再从房内走出来时，原本身上的那套深色套装已换成改良式中国长袍，她随意做了份三明治里腹，端了一杯咖啡走向书桌，将公文包里的公文一一拿出摊在桌面上。

只见她那双秀丽的凤眸黑白分明，润泽而有光彩地直盯着空无一物的前方。

“唉……不想了，以后少碰他就好。”艳红的双唇轻启，啜了口咖啡，随即低首研读公文。

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位从古书中走出的仕女，置身于梨木桌前，正津津有味的品尝古典文学。

当红小君回到住处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门都还未问上，她已大呼小叫地喊，“白，我回来了……”才转身，赫然发现白已在她眼前摇摇尾巴。

她将手里拿的袋子，在白狗眼前晃了晃，“白，你看……这里面有台中的龙晴酥，还有淡水的鱼酥，包你吃得舒舒服服……”又将其中一袋食物贴近白狗的脸颊，“呵……这包可还是温温的哦！可惜……”她瞟了眼白狗，无奈地说：“你现在这般模样……很难和我一起啃从基隆庙口买回来的奶油螃蟹，不过，那盒龙晴酥，我可挑了好几种口味，咸的、甜的都有哦！”红小君话才说完，已将食物全摊在桌上，还不忘冲一壶花茶放在一旁，才大开吃戒。

才一眨眼，那只白狗只能望洋兴叹看着主人大啃奶油螃蟹，因为无论是何种“酥”，白狗全抢输主人。

她吃完最后一口，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嗯……来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尝尽各地美食，不像以前在上面只能吃些粗茶淡饭。”端起杯子啜了口花茶，“呵……还能享受开跑车的快感。”她望着白狗那抹担忧的眼神，笑了笑说：“你放心，我可没打算定居在人间，等把那箱天书全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毕竟那里才是我们的家，而且那里的鸟语花香可是这里比不上的哟！”红小君原本轻松的神情在白狗舔她时，突地眉头微蹙，无奈抿嘴说：“白……我实在搞不懂，这回怎么连个喘息时间都没有，走了一对又来一组，让你连恢复人形……休息个一、两天的机会都没有？”她抚摸白狗的头，“白，辛苦你了……哈……”突然打了个哈欠，使她中断安慰白，

伸了个懒腰说：“白，我今天试车试得好累哟！他们俩的天书，咱们明天再开始研究好了，我要冲个澡睡觉去了。”白狗望着主人离去的背影，心想，唉！若非主人当初想一箭双鸪同时进行两对，这会儿也能恢复人形休息个一两天。它吁了口气，无奈走向自己的窝休息。

坠入梦乡前，白狗心里还嘀咕着，当初主人真不该打电话告诉那个叫阿威的家伙，指点他急欲寻找的南风正在“风氏”洽谈公事，否则，早在前几天，那对结婚时，她就能恢复人形了，唉！主人，你为何那么尽责？

## 2

“风氏”大楼位于东区黄金地段，以十七层高的大楼而言，当下虽称不上最雄伟的建筑物，却曾有东区第一栋高楼建筑的美誉，而在成为高楼之前，它只是一间铁皮屋，一个风氏祖先白手起家的起点。

“风氏”早期是以代工起家，举凡食品、衣服、电器……皆沾过，直到风旭东的父亲改做电子加工业，从此奠定了“风氏电子”的未来。而风旭东更是将之发扬光大，自行研发电子零件。在他接手的三年内，铁皮屋就成了风氏的历史名词，而改建成三层楼高的厂房，历经二十多年后即成了现今十七层高的大楼。

当时众人皆以在“风氏”大楼上班为荣，就算只是征个小妹，也有上百人来应征，可惜，后起之秀如过江之鲫，再加上风旭东晚年经营较为保守，电子业龙头的位置，被后来居上的新秀给夺走了，幸好“风氏”根基稳固，倒也能保守的经营下去。

而到了风昱成这代，“风氏”的版图稍扩张了一部分，除了在五股盖了新厂房，更将业务扩展至英、美、法，却因风昱成需花更多精力安内才得以攘外，因此版图扩张有限。

原因是风旭东反对儿子要的媳妇，因为风昱成的妻子，是个没有家世背景的孤儿，更因为风昭男的诞生兴起了一阵惊涛骇浪，造成风旭东对媳妇更加痛恨。别人家是上演婆媳问题，风家则是日复一日播出公恶媳怯的镜头，直到风昭男入学，狂括了学校里大小不等的奖项，风旭东才稍收敛对媳妇的百般挑剔。

因此当风昱成得知，女儿到法国留学的第三年就已取得企管学位，却逗留国外迟迟不回家时，他随即对女儿下最后通牒，限她半年内立刻回台湾接“风氏电子”，否则他会亲自前往法国押她回来。

风昭男只好放弃偷瞒着家人进行的美术学业，结束了这段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学生生活，回台湾接下父亲的重担。还不到一年，就在她度过廿六岁生日的隔天，风昱成偕同妻子去度他们迟来的蜜月旅行，留给风昭男的信里提及，为了慰劳她母亲这二十多年来的辛劳，他们的归期不定，旅游地点在世界各地。

“老板，我们这期的月刊编排得不好吗？你怎么如此聚精会神阅读内容呢？以往你不是只花个十分钟就可审完，怎么从我刚才送进来到现在……”她瞄了眼手表，“都已经三十分钟了，你才翻了一半？”“停……”风昭男阖上月刊，“小君，没想到你平常还帮我计时呀……”她抿嘴笑了笑，又说：“这

期的月刊没有任何不妥，只是里头有提及‘风氏’的发迹过程，使我不知不觉回想起幼年时，祖父告诉我有关‘风氏’起源的故事罢了。”“原来如此，对了，差点儿忘了我进来的目的。”红小若将手里的一张明信片递给老板。

她接过红小君递来的明信片，先瞄了一眼明信片上的风景图案，再看反面的内文，“原来他们到了英国。”唇角不由得泛起一丝笑容。

风昭男先将父母亲在英国的联络电话抄在记事本内，再打开其中一个抽屉，将明信片放入里头的一个铁盒内，那张远从英国寄来的明信片，立即成为百来张明信片中的一张。

红小君见老板的例行公事已完成，又拿出一张报表递了过去，“这是刚才高厂长传来的进度表，‘柯恩’的第一批货下午可以装车送出去，目前生产线已经将第二批货完成了三分之一的量……”她将报表浏览了一遍，抬头望向红小君，神情已恢复一贯的冷漠，“嗯……你随时和工厂那边保持联系，‘柯恩’可是我们今年度的大客户，请工厂那边务必控制好进度。”“OK。”红小君领命回答道，“老板，小的谨遵圣旨，恕小的告退。”忍住笑意转身离去。

风昭男笑了笑，无奈摇头低喃，“你这小妮子，非得让我板不起脸孔。”望着红小君阖上的门，心想，自从小君说我老是板着一张脸起，她常以要我笑为乐，唉……我何尝愿意如此呢？若非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我哪需要……还好去年自己接下了“柯恩”这张大订单，公司里的那些元老们才没有像以往那般只是对我口服心不服，私底下又常搞些小动作来为难我。

她叹了口气又无奈摇了摇头，再度俯首埋进桌面上的公文堆中。

叩——叩——正在打计算机的红小君听到敲玻璃声，不由抬头循向声音来源处，“咦……你怎么来了？”昨天才在机场碰面，没想到那么快又看到他。

柯威志晃了晃手里的资料，笑着说：“我送画展会场的布置图来，顺便来讨论相关事项。”她站起身来，抿嘴轻笑，“阿威，没想到你动作还真快，昨天才接手，今天就开始工作了，难怪你有工作狂的美名。”说的同时边挥手做势请他在一旁的位子坐下，又端了杯茶给他。

“谢谢。”他喝了口茶后，随即把布置图摊开，立即进入状况，“我们打算把南风的作品按季节排列……”仔细对她解说细节。

红小君不时提出她的见解，他则边沟通边做笔记。

“还有……麻烦你转达一件事，可否请南风再加一幅画，入口处的柱子正好可以再摆一幅……”他比了比图上的某点，又说：“时间不急，只要在书展开幕前两天送抵画廊即可，离三月份的开幕还有两个月，时间应该很充分。”他询问的眼神探向红小君。

红小君耸耸肩说：“这件事我会转告南风，请她尽快给你答复，毕竟她……”话锋一转，改说：“这份图是要给南风的吗？”用眼神示意瞟了眼桌上的布置图。

“嗯，我是专程送来给南风的，如果你忙，我可以帮你送过去。”柯威志褐色的双眸泛满期待的神采。

“呃……不忙，就算是再忙，只要是与南风有关的事，都是我第一优先动手的范围。”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将布置图卷起来放在一旁，打算待他一走，随即拿进去给她。



柯威志见此计无法得逞，又换另一计说：“听你的口气，南风对你而言好象很重要。”她暗自在心底窃笑，“都这么大的人了，还用这种小儿科的招数，就陪你过过招吧！”随即故作一脸慎重地说：“Ofcourse，南风目前是我的生活重心，当然非常‘重要’喽！”“呃……你的老板对你还真好，竟会同意让你利用上班时问处理男朋友的事。”虽是这么猜测，但是一想到南风是个男人，他心头不由得冒出一股莫名的失落感。

红小君憋不住笑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呵……我何时说过……南风是我的男友来着？阿威，你可不要随便破坏我的行情哟！”他闻言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随即又小心翼翼地说：“原来不是男友，而是你的闺中密友呀！没想到你如此重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必费了不少唇舌，才能问你老板争取到法外就私的时间吧！”虽然小君的老板看起来很照顾她，但应该不至于那么好说话吧！

“呵……”红小君忍不住抱肚痛笑，“天呀！好久没笑得那么……”她伸手捏了捏运动过度的脸颊。

柯威志一脸不解地望着疯狂大笑的红小君，心想，他刚刚讲了什么笑话吗？自己怎么不知道。

红小君见他发愣，忍不住调侃，“阿威，瞧你外表粗犷帅得没话说，个子又很称头，这……问起话来怎么拐弯抹角，净是旁敲侧击呢？”他俊脸一红，神情腼腆地说：“为得答案，只好不择手段了，再说……如果我直接问你南风的性别，难道你会直接告诉我吗？”红小君笑着点头说：“嗯，她是个女人。”得到解答的他，心情顿时攀向顶峰，乘胜追击，又问：“那……南风是何方人士？”她瞟了眼四周的动静，刻意压低声音说：“她就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曾到外地求学数年。”现在就告诉他答案，只怕会坏了大事，而且太轻易就得到的东西，人往往不会珍惜，红小若心里这么嘀咕着。

他语气急切地解释，“不是，我是指南风她是……”铃……铃……红小君做势请他暂停发问，她拿起话筒，“您好……”柯威志握拳搥膝，暗中责怪那通不识相的电话，眼看着答案就快到手了，却被打断，他回过神抬头望向红小君，却见拿着话筒的她，脸色愈来愈凝重。

她挂上话筒急忙站起身，语气匆忙地说：“阿威，抱歉！我现在有急事待办，南风的事我们改天再谈。”不待他的反应，随即走向总经理室，正欲伸手开门，门却自动打开。

一位约六十开外的老者正好从里面走出来，紧随在后的正是风昭男。

“陈叔，那件事就麻烦您了……”风昭男语调客气地叮咛这位公司元老，只因他是所有元老里最难缠的一位，所以必须聚神以对才不致有所闪失。

那名老者临走前发现有旁人在，特意瞟了一眼柯威志，当他走出他人视线范围后，嘴角才浮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柯威志被那名老者盯得很不舒服，不由得瞪了眼他远去的背影，回过头正欲上前为昨晚对风昭男的恶言恶语道歉时，却见红小君不知在她耳畔说了些什么，只见她脸色愈来愈沉重。

风昭男得知欲交给“柯恩”的货被劫，霎时没了呼吸，随即又恢复正常，经过冷静思考后，立刻有了决定，“小君，你即刻通知高厂长向当地警局报案，尽量不要惊动媒体，避免消息传播到美国，或许能马上找到。我进去打个电话，我们一会儿马上赶过去。”说完立即走进办公室，丝毫没有留意到旁人的存在。

红小君得到指示立即拿起话筒，完全忘了尚在一旁的柯威志。

他见事态好象很严重，虽想帮忙却又因涉及他人公司机密而无从下手，只好远离现场以免忍不住插嘴过问。当他来到一楼大厅时，只见服务台附近挤了一堆人，而且不时以奇怪的眼光望着他，除了对他品头论足，还不礼貌地发出窃笑声。

奇怪……难道是我的穿著有问题吗？他不禁低头打量身上那套亚曼尼西服有何破绽，咦……没问题呀！莫非是自己多心了，只是正巧遇着了他们的休息时间，可是，怎么没听说过“风氏”有下午茶的福利呢？当他通过那群入时，恰好听到了几句闲言闲语，好象是在谈什么……饥渴老处女的情人，不禁纳闷他们闲话主题与他何干呢？

翌日〔记者林小力五股报导〕：昨日下午位于五股的“风氏电子”工厂，一批即将送往美国“柯恩”的货被劫，据了解，歹徒是利用工厂的上班时间内伺机混入藏匿，趁货物装车之际悄悄溜上驾驶后座，当货车开出工厂大门后，歹徒才出声恐持司机，威胁司机将车开往芦州，否则一枪毙了他，隐约中，司机只见歹徒全身披盖着一块大黑布，手里握着一把银白色手枪，而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所以他不敢不从只得照办，途中，径经一处荒凉空地，歹徒即叫司机下车，自己驾车逃窜……柯威志瞪大双眸将眼前这则新闻仔细再看一次，口里喃喃自语，“原来昨天那通电话是这档事，难怪她们会……”他震惊的心情不亚于昨日的风昭男与红小君。

铃……铃……他放下报纸，拿起话筒，“喂……大哥是你……嗯，再过一阵子才会回去……嗯……那批货有急着要吗？嗯……好，我会处理……OK，拜拜！”

挂上话筒后，他随即抓了件外套，离开他所住的饭店套房，快马加鞭地前往“风氏”。

“风氏”大楼门庭若市，简直可媲美当年启用这栋大楼时的盛况。只见各大媒体团团围住“风氏”，外围则是由一群好奇的民众所组成，媒体费尽心思挖掘内幕消息，外围的好奇民众们则听得津津有味，就算互不认识也能驻足彼此热烈讨论，为冷漠的台北市注入一股人情味。

此时，位于十七楼的办公室却鸦雀无声，并非现场空无一人，相反的，在此的人数高达二十多人。

原本七嘴八舌的“风氏”元老们，自风昭男接到那通勒索电话且宣布后，现场温度顿时降到冰点，那群争论不休的元老们，此刻皆三缄其口，所有视线全盯着风昭男，等待她做下一步动作。

静默了约一分钟，风昭男不负众望开口说：“各位都是公司劳苦功高的元老，我知道各位都很关心事件的发展，但是，目前公司所有员工士气受挫，更需要各位帮忙激励士气。”她冰冷的眼神扫了全场一圈，又说：“接下来，该是我独自面对歹徒的时候，我想那通电话各位刚刚也都听到了，歹徒拿货品威胁‘风氏’付赎金，并且指定出我交付赎金，为了‘风氏’的商誉，我会作出最佳选择，但是，为了避免人多口杂，请各位先离开这里，各自回工作岗位上安抚员工，请各位转达给各自部门同仁知道，公司不会因此次事件而无法经营下去，这只是个突发的意外事件，请勿影响到每个人该守的本分，若有怠忽职守者，请各位按人事规章处理。”说完即挥手示意要众人离去。

本有几位中年男女欲上前询问，却碍于风昭男严厉的表情而不敢上前，没多久，大伙儿便各自缓缓撤离。

清场后，红小君才走近她的身旁，“老板，刚才有消息传来说货车被找到了，但是里面……空无一物。”红小君担心地注视着脸色苍白的老板又支支吾吾地说：“还有……‘柯恩’的代表已经来了，目前在楼下等你。”风昭男长吁了口气，“怎么来得那么快？请他们上来吧！”见红小君转身，又叫住她说：“小君……麻烦你顺便请在外面的警察们进来，还有，待会儿出你先招待‘柯恩’的代表，如有必要，你可以告诉他们目前最新状况，我先和警方研究该如何处理。”说完即转身面向落地玻璃窗，望着窗外的盛况。

红小君别有深意地望着她削瘦的背影，“老板，事情会有转机的，你不要太伤神了。”又望了一眼她的背影才离开总经理办公室。

她转望向玻璃外的天空，幻想着，如果自己是只鸟该有多好，可以任意在白云间翻翔，多么自由自在……

红小君轻轻阖上总经理室的门后，来回不停踱步，此刻她巴不得有法力可使，可惜上回施法救人，目前正受上面的处罚所以法力全失。

“唉……若有法力在，她就不致如此心力交瘁。”她正要嘀咕这一对怎么那么难搞定，却被突来的脚步声打断了。

“谁心力交瘁了？”柯威志一进来正好听到红小君的自言自语。

红小君一见来者，不禁庆幸自己刚刚到了嘴边的话没溜出来。“嘿……伟大的‘柯恩’代表，我指的当然是我可怜的老板喽！”她连忙茶水伺候以示对他的重视。

“噢……我都还未开口表明我的身分，你怎没认为我是来和你商讨南风的事呢？”他疑惑的眼神直盯着她瞧。

唉……当然是之前从天书上得知的嘛！红小若心里如此答道。心想，真是的，昨天突然发生那件劫案，害她还没来得及回家翻看他们俩有无进展，不过，以老板这边看来大概没啥进度吧！

“小君，你怎么不回答呢？”看她发愣的模样，好象他问了多大问题似的。

“很简单呀！”她俏皮地吐了吐舌尖，又说：“我通知服务台放行，而你却出现了，再加上今天这里门禁森严，任何非本公司员工的人进来都会详加过滤，所以，你当然是‘柯恩’的代表喽！”抿了抿嘴表示就这么简单。

柯威志将硕长的身躯往椅子一塞，大手往两旁一摆说：“你的老板于公于私，此时大概都不乐于见到我吧！你能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真如力日报上写的吗？”红小君没好气的说：“原来你已经看到那篇独家新闻了，那我也没啥好说了，那个记者几乎连歹徒如何混进工厂藏身在车上的经过，她都猜得差不多，哇！我真怀疑她若不是同歹徒一伙儿的，就是货车司机的亲戚，竟能将我们都还不确定的事全写出来。”她顿了顿，又说：“我看今天的晚报……”看了一眼窗外楼下的盛况，又说，“就会写出歹徒要求老板独自拿二百万美金前往交付赎款，好换回那批价值四百万美金的零件……”啪——他愤怒地伸手往桌面重击，“太可恶了，歹徒分明吃定了‘风氏’，那她的决定呢？”她摇头说：“不知道，她正在里面和警方人员会谈……”手比了一下总经理室。

他打断她的话，语气果决地说：“告诉她，我要参与讨论。”红小君慧

黠的双眸一闪，“好，你稍待……”她立即拿起话筒播内线询问，一会儿，即挂上话筒带他走进总经理室。

“老板……”红小君出声叫唤正专心与警方讨论的风昭男。

风昭男循声望去，焦点却放在红小君身后的人，心想，小君怎会让他进来呢？红小君像是响应似地开口回答，“老板，他就是‘柯恩’的代表，坚持要参与讨论。”她返到一旁静观其变。

“抱歉！失陪一下。”风昭男略带歉意的眼神看了警察们一眼，随即起身走向他，语气震惊地说：“你……怎会是‘柯恩’的代表呢？”她怀疑的眼神直盯着他。

还以为她真如红小君所言，已经心力交瘁，怎么看起来精神还是火辣辣的，怒火随时都会透过她那副可笑的眼镜，同他席卷而来。

受不了他那一道似笑非笑打量人的眼神，她不耐地再问：“你说呀……你何时成了‘柯恩’的代表？”“哦……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拨电话求证呀！”他话一说完，人已踱到她办公桌旁，拿起话筒要递给她。

她愤怒地将话筒抢过来，“我会马上求证的，柯……威……志……先生。”她咬牙切齿说完话，即伸手按了一组号码。

柯威志利用她通电话的空档，仔细观察从刚才一进来就令他极为赞赏的办公室。以往他所接触过的办公室种类，若非极尽豪华奢侈，就是简单舒适，再大不了，就是将各种高科技产物汇集于一室的超现代化办公环境，却不留见过像这般如此充满中国风味的。

红小君见他看傻了眼，颇以友为荣地靠过去说：“这些梨木家具不错吧！这可是老板她自己挑选、布置的哦！”“没想到她会如此慧心巧手。”竟能将古董家具与高科技产物相互结合，若是换作之前，以他对她的印象来分类，势必将她归为会使用冰冷的超现代办公室那一类，绝不可能把她和这问古色古香的办公室画上等号。

风昭男挂上话筒，原本震惊的眼神早已消逝，此刻眼底净是一片冰冷，任她刚才百般不信，经过“柯恩”总裁的亲自证实，现在她还能怀疑吗？没想到他竟是柯恩家族的老么，那个未曾在媒体前曝光的老么竟会是他，她深深吸了口气，同他走去。

“柯先生，抱歉！刚才误会你的身分。”就算之前和他有任何仇隙，这下也无法寻仇了，除非她不姓风，可能吗？唉……只能尽量克制自己保持冷静，以对客户的方式面对他了。

“没关系。”虽然她表情冷漠，这句话可算是她对他说过的话里最客气的一句。

“可以告诉我目前的状况如何吗？”见她努力克制脾气的模样，若是平常他一定出言相讥，可惜现在是非常时期，咦……自己怎会使用“可惜”这个字眼儿？莫非已喜欢上这种唇枪舌战了。

他嘴角微扬，心想，不可能的，他哪可能是个被虐狂。不由得摇了摇头。

“歹徒给我两个钟头……”她见他又是耍笑不笑，还无奈地摇头，看起来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真巴不得揍他一拳。

“然后呢？”他关心地问。

隐忍心中那股怒气，她又接着说：“考虑时间只剩近廿分钟，时间一到，

他会打电话来问我的决定，顺便通知我何时付赎金。”她尽量保持平稳的语气，以免自己一发不可收拾当众给他难堪。

“你呢？你作何决定？”看她掉落在两鬓的发丝，突然想，她将长发披下的模样不知是何种感觉？“柯先生，有关这个部分我自己会处理，至于该送到‘柯恩’的货，我们到时一定会准时送达。”风昭男双眸怒视着他，没想到他连这个都要干涉，到底谁才是“风氏”的负责人？哈！他刚才怎会有那种谬想呢？不用猜也该想得到，她放下长发只会更像个疯婆子罢了。

柯威志抿嘴无言地望着她，一会儿才说：“我想……就算不以‘柯恩’代表的立场来，以朋友的立场而言，也该关心、帮忙一下吧！”决定先下手为强，遂走向坐在一旁的警方人员。

“我们何时成了朋友……”见他已过去和警方人员打招呼，她连忙移动脚步跟上去。

“我想了解一下，这件案子是否有涉及商业间谍的活动？毕竟这批货对‘柯恩’而言也非常重要。”讲到最后一句，他别有意味地瞟了她一眼。

“日前没有任何迹象有此显示。”其中一位警察表示。

“柯先生，谢谢你的关心，这件事我会和警方共同研究。”她趁隙打断他和警方的对谈。

此时，红小君恰好端了一盘点心和饮料走来，“各位辛苦了，请用些点心和饮料。”她将东西一一递过去，末了，靠近老板身旁说：“老板，阿威这个人很固执，你就让他参一脚吧！免得浪费时间在争执上，反正也百无一害。”她实在快受不了他们俩一直恶斗下去，得快点想个法子将两人兜在一起才行。

红小君睁大眸子直盯着老板，希望她能点头答应，好让两人的明争暗斗能暂时画下休止符，而有缓冲的时间让她想法子。

“嗯……”风昭男正在考虑红小君的提议，却被电话声打断了。

铃……铃……现场众人霎时全陷入紧急状态中，风昭男确定警方的仪器已备妥，这才拿起话筒。

“喂……嗯，我是风昭男，嗯……”她望了现场人士一眼，终于下了决定说：“好，我同意，你将方式说出来……嗯……嗯，我知道，你要二百万美金，钱我会送到，你也务必信守承诺，警方……我会阻止他们，毕竟，那批货会影响‘风氏’商誉，关系到“风氏”以后的生死存亡，好，号码是0九三五……”柯威志一等她挂上电话，立即炮轰她，“风小姐，你怎会这么轻易就向歹徒妥协呢？你不怕以后会有接二连三的勒索事件吗？你如果无法如期交货，可以和我先商量一下，或许会有其它变通的办法呀！”没想到她只是只纸老虎，一遇到歹徒威胁，她之前的烈性子全消失了，不禁为她往后的前途担忧。

风昭男耐心等他发表完高见，才对警方人员说：“他今晚就要钱，还指定要我开我那辆白色跑车，看情形……‘风氏’内八成有他的内应。”不禁感到一阵心寒，看来这档事结束后，得提前将她的人事计画公诸于世了。

“我的计画是……”她将早已成形的放长线钓大鱼腹案说出。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柯威志听完她的计画后面露忧色地望着她。

红小君连忙打圆场，“阿威，就用老板的办法吧！更何况有警方保护，不会有事的啦！”风昭男不禁怀疑他所指的危险是谁，既然小君都同意了，她也懒得再和他争。

“好吧！”柯威志认为已经没有他这个少数民族插嘴的余地了，“但是我也要在旁参与。”褐色双眸泛着坚决的光芒望着她。

为了争取时效，她不打算再坚持了，“OK，只要你不插手过问，可以算你一份。”话锋一转，谨慎的眼神扫向众人说：“有件事请在场各位配合一下，今晚所使用的追踪器是‘风氏’即将卖给军方的新产品，请各位切勿将追踪器的相关消息泄漏出去，由于兹事体大，待会儿请各位立下切结书保证，冒犯之处尚请原谅。”她双眸抱歉地看着众人，确定大伙儿都能谅解才松了口气。

她迅速开始准备动作，“小君，麻烦你向常往来的那两家银行调钱。”又随即拿起话筒播了内线，“陈主任，麻烦你将我请你准备的东西拿来，切记！不要声张……”柯威志不禁为她处事冷静、行动果决而喝采，更佩服她有与歹徒斡旋到底的勇气，想到刚才他对她的指责不由得赧然，看来，她是一名深藏不露的女子。

铃……铃……又是一阵刺耳的电话响声，大伙儿均停下手边动作，望了眼风昭男又看看正在响的大哥大。

“这时候有谁会拨这支专线呢？”她拿起电话，“我是风昭男，呃……祖父是你……嗯……是……事情正在掌握中……嗯……我一定尽全力解决……”风昭男听到祖父严厉的指责声，不禁在心中呐喊，她现在想听到的是安慰，而不是一连串的责备呀！心口没来由得地紧揪了一下，鼻头一酸，泪珠已在眼眶里打滚，她连忙握着电话转过身，不愿让他人发现她软弱的一面。

其它人一听是私人电话，又立即忙手边的工作，惟独自一人正悄悄打量她。

柯威志见她一接电话，霎时脸色发白，还以为是歹徒打来的，可是听她谈话内容应该是和亲人的对话，可是怎么内容如此严谨，而她握话筒的手还微微颤抖，就在她刚要转身背对他时，他好象瞥到一抹泪光，会是错觉吗？她看起来不是很有韧性、很坚强的吗？看她孤挺瘦弱的背影，他不禁怀疑自己的推测对吗？

### 3

一辆白色跑车穿梭于台北市街道，看起来和一般来往的车辆没什么两样，但是，它却肩负着赴亡命歹徒之约的使命，谨慎小心穿梭在夜色中。

车内的风昭男单手控制方向盘，另一手则拿着大哥大，“好，我看到了……现在就去下去吗……嗯，好……”她说话的同时，已将车子驶向靠高架桥的护栏边，按照歹徒的指示，她打开车窗拿起放在身旁的旅行袋，“……我要丢了，请你务必将货还我……好，我立即离开。”她将那一袋钱丢下去，切断大哥大后，缓缓将车驶离现场。

当她开下高架桥，突然出声，“小君，你可以爬到前面位子了。”躲在后座下面的红小君松了口气说：“天呀！终于可以活动筋骨了，等逮到那个坏蛋，一定要好好修理他！”喃喃自语的同时，不忘压低身子爬到前座。

“小君，下一个红灯就换你接手，有任何状况记得和我联络，车上还有多备一具大哥大……”一遇到红灯，她立即将车门开了道缝，身子迅速钻出车子，提着一袋东西，伪装成一般过马路的行人混在其中逃离现场。

红小君早已挪到驾驶座上，待号志一转成绿灯，立即驾车呼啸而去。

风昭男走过马路没多久，就有辆出租车停在她前面，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风小姐，你们的动作真快，我们从后面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几乎感觉不到那辆白色跑车有发生变化，要不是有一组人员发现到跑车速度突然加快，可能就……”开车的司机捏了把冷汗。

风昭男闷不吭声地将袋内的仪器拿出来操作，“我们到哪会合？”她看到仪器上的红点没有移动，不禁松了口气。

司机回答说：“目前大伙儿已聚集在那袋钱附近，都维持了三公里左右的距离，怕太靠近会被歹徒发现，那就功亏一篑了。”“嗯……他目前还没行动……”她看了眼闪烁不动的红点。

“到了，总指挥就设在那部黑色的厢型车内。”他比了比前方靠在路旁的一辆九人座厢型车。

“谢谢。”她立即下车，向那部黑色厢型车走去。

一上车就看到柯威志那双洋溢关心之情的褐眸，发现只剩下他身旁的空位，遂坐了过去。

“陈警官，目标有移动吗？”柯威志感受到车厢内突然漫起一股紧张气氛，不禁脱口问。

陈警官回答说：“刚刚开始移动，我们现在正要缓缓靠过去……黑色厢型车微微振动，缓缓接近它的猎物。”

铃……铃……霎时，车厢内的各种杂音皆自动消音，风昭男打开电话，“喂……我是……嗯，钱你收到了，那我的货呢……嗯，好，我知道……”她挂上电话，立即对陈警官说：“陈警官，那批货他放在……”讲了一个地址。

“风小姐，你放心，我马上调一组人马过去验证。”陈警官说完，立即用无线电联络其它人员。

柯威志头一次近距离打量着她，他突然发觉，其实她的五官满清秀的，虽谈不上令人惊艳，却挺耐看的，只可惜，脸上戴的那副黑框眼镜坏了她清秀的相貌。

风昭男感受到他打量的视线，碍于场合不便发作，只好装成不知情，心里不断嘀咕着，连这一身古板的打扮也能引他注目，他大概眼睛出了差错。

一会儿，陈警官通知她货找到了，而且歹徒此刻已成了瓮中鳖，他们正要大举进攻，车内人员皆摩拳擦掌等待攻坚行动，而风昭男和柯威志则松了口气。

突然，车子剧烈晃动，柯威志连忙抱她俯下身子。

“该死……他撞车逃逸……C组人员，他逃向你们那边，B组快往前面围堵……A组……目标就在你们隔壁巷子……”陈警官俐落地指挥大局。

风昭男紧张地望着眼前这一切，暗自祈祷歹徒能捉到，浑然不觉她正倚在他的怀里。

“哇……”“耶……”“太好了，终于逮到他了！”车厢内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也惊醒了风昭男的敏感神经。

当她察觉自己正倚在他怀里时，一股热气不禁从脚底直冒上来，连忙迅速挪开身子往一旁靠，视线不知该往哪看，有生以来第一次处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令她不知所措。

柯威志带着趣味的眼光打量她不自然的反应，她宛如小女人的羞样，让他脑海里有股模糊的记忆一闪而过。

外头某住宅区原本突增的数十辆出租车经过一阵骚动后，出租车全撤离了，其中一辆出租车载着三名嫌犯驶向警局的方向。

陈警官将一小袋东西递给风昭男，“风小姐，这些是放在钱里面的追踪器，总共是十五片……请点收。”“嗯……”她确定无误，便将东西和仪器一同放入手提箱，“陈警官，谢谢你们的帮忙，至于我们之前的协议……请不要忘了。”望着眼前这名瘦小男子，她不放心地再叮咛。

陈警官笑了笑说：“你放心，风小姐，有关这项产品的事我们不会泄漏出去，更何况知道这件事的人，就只有车上那几位同仁。”他比了身后那部黑色厢型车一下，“而且大伙儿都很佩服你想出来的计谋，才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将这批嫌犯一网打尽。”风昭男羞涩地说：“哪里，是大伙儿配合得当，陈警官一切就拜托你了，请你尽快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她怀疑公司内部有高阶人士涉入此案，否则歹徒不可能那么清楚公司内部的事，竟还能将赎金要求提得恰到好处。

“请放心，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抱歉！我们赶着回局里，只能送两位到此了。”“没关系，我会送风小姐回去的。”柯威志双眸充满笑意的望着她。

“既然如此，我就放心了。”陈警官向他们告别后，即走上那辆厢型车，黑色厢型车没多久就扬长而去，融入黑夜中。

直到车子失去了踪影，她才转过头对他说：“柯先生，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搭车回去就好。”“你忘了上次吗？走吧！不要和我争了，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该早点回去休息。”他招了辆出租车，不待她反应即将她推上车自己也坐了上去。

风昭男历经今晚这场刺激活动后，已没多余力气和他斗嘴了，她静静望着窗外，心想，这种被照顾的感觉好陌生，可是却满好的。

柯威志不时转头注视挨着车门边坐的人，心想，才一天的光景，她已展现多面的风采呈现在他眼前，不知她还有哪一面是他未曾见过的，不禁对未来充满期待，等待她带给他的惊喜。

红小君这回乖乖将车直接开回家，没再四处试车，因为她再不利用今晚的空档翻阅属于他们俩的天书，谁知道明天又会突然爆发什么重大事件？“白……哈……”她一进门看到舒适的窝，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白，麻烦你先帮我将他们俩的天书拿出来，我去冲个澡好浇熄睡意，今天非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不能再偷懒……哈……”她又打了个哈欠，才走进浴室。

大白狗望着主人的背影也打了个哈欠，心想，怎么连打哈欠也会传染。白狗摇摇晃晃走向放天书的地方。

待红小君再回到客厅时，白狗已将天书放在茶几上。

“白，谢谢你。”她倒了杯冲好的花茶先啜了一口，对着白狗说：“白……我今晚过得好刺激哟！老板她将追踪器夹杂在赎款中，利用那玩意儿去追踪歹徒及其它共犯耶！”她见白狗听得两眼发亮，忍不住洋洋自得笑笑地说：“呵……我也插了一脚耶！负责当老板的替身将车子开离现场，好让歹徒放



下心防去取那袋钱，呵……老板还真行，依然不损她“老”是“板”着脸的封号，面对歹徒的指使，她还是保持那副冰脸，捺着性子将车子绕了一圈又一圈。”她又啜了口茶，“事前……老板还建议警方人员，伪装成开出租车的司机比较不会打草惊蛇，好神不知鬼不觉一举逮到那些家伙，唉……可惜我只能参与前半段，就不知道他们这个计谋得逞没？”她顺手将茶杯放下。

白狗将茶几上的册子咬给她，“汪……汪……”叫了两声提醒她。

红小君立即会意，笑说：“呵……白，还是你聪明，知道里头可能会有答案，好了，不和你闲扯了，工作要紧。”伸手摸了摸白狗的头，即拿起天书翻开第一页。

许久……“哈……”她打了个哈欠顺道伸了个懒腰，对身旁的白狗说：“白，没想到他们从一碰面就吵到现在，唉！真没见过那么会斗的男女，我真怀疑上面的人会不会是不小心凑错对了。”“哈……”她又打了个哈欠，“还好他们的捉鼈行动成功了，才不枉费我昨晚睡在公司的并桌上，就不知他送她回去时，会不会又吵个不停？”她轻轻抚摸白狗的头，强撑着沉重的眼皮，等待天书即将显像的下一幕。

“总算安静抵达。”一看到结果，她的意志力终于溃决再也控制不了睡意，沉重的眼皮如愿以偿地黏在一起，手一松，那本天书顺势滑下，趴在地上的白狗被天书打个正着。

被惊醒的白狗，抬头望见主人睡着了，撑起它庞大的身躯贴近主人亲热地舔她的脸欲唤醒主人，怕她在椅子上睡会着凉。

眼皮上的凉意使她微张双拌看是怎么回事，她睡眼惺忪地望了白狗一眼，“哈……”又打了个哈欠，“白，我去睡了。”边说边站起身子。

她神智不清地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厨房走了过去，白狗见状连忙挡住去路，帮她走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躺在地上的那本天书，空白页又逐渐浮出影像，只是这回却是？咦……怎么跳到古代的背景了……白狗缓缓走回客厅，将掉落在地上的天书咬回木箱内，浑然不觉天书里的变化。

雾茫茫的一片，眼前净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雾，完全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黑漆漆的森林内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氛，丝毫未闻任何鸟兽声，只有偶尔传来一对男女低语声，及飕飕作响的风吹草动。

“大哥……你不要管我……你先去求解药……”女子气虚体弱的勉强开口求道。

“你叫我如何弃你不顾？昭儿，留点力气，我记得前面有个山洞，我背你过去休息一下，我们再赶路。”男子吐纳间有丝紊乱。

黑雾逐渐消逝，林子里传来一阵唏嘘声。

一轮皎月高挂夜幕，好象正为下面那对有情人一鞠同情泪似的，苍白的月光显得有丝凄凉。

月光下一名身着白衫的男子，双手捧着用荷叶装来的水，小心翼翼地走进山洞。

微弱月光照拂着倚靠坐在洞口边的女子，依稀可见她有张瓜子脸，苍白的病容上柳眉紧蹙，秀丽的鼻梁正努力呼吸着空气，俨然正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虽是一副痛恹恹的模样，却难掩她倾国倾城的容貌。

洞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她凤眼微张望向来者，待她模糊的视线看清来人时，唇角不禁淡起一抹浅笑。

“昭儿……来……喝些水……”他扶起她虚弱的身子，喂她喝了几口荷叶里的清水。

她啜了几口甘露，美眸怔怔地盯着他，眸底净是一片不舍之情，她使力举起玉手抚过他英气逼人的眉宇间、正直不阿的鼻、唇……“大哥……不要为我忙……休息一会……你先去求……解药……你师父……他老人家……一定能……救你……我在这……等你……”她用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将心里的话说出。

他握住她冰冷的柔荑，“昭儿……你放心，我已用内力将体内的毒压下，暂无大碍。”手一枚，顺势将她的身子搂靠在他的胸膛上，“只要再过了那道飞崖关，很快就能找到师父他老人家，他一定能替我们解开那恶人下的毒。”硬指转柔轻抚她的乌丝，不舍地拭去她嫩颊上的水渍。

她朱唇微颤泄出声音，“大哥……你先走……我怕……他会……追来……”如蚊蚋般的细声几不可辨。

他俯首以口覆住她的唇，堵住她来不及说出的话，直到她苍白的粉颊有丝血色，才松口，“昭儿……你不用担心，那恶人闯不过黑雾林那关，我们再稍作休息即启程赶往师父那。”虽然他度了真气给她，但他怕她撑不了多久。

她轻扯唇角，试图纵出一抹微笑，却只能勉强牵动了一下唇角，“大……哥……你……不用……骗……他是……你……师弟……当然……能……”虽张口欲言，却无论如何也进不出一个字眼儿来，只能奋力撑起眼皮望着她心爱的人的容貌，将他的俊颜深深刻印在心坎底。

他感受到她的生命力正逐渐流逝中，随即将她紧紧拥在心口上，希冀能将自己的力量灌入她薄弱的身子骨里，遂又度了部分真气给她，仅留下一成内力好度过飞崖关。

“昭儿……你一定要撑住……我们现在就去师父那。”他将她扶起背在背上，随即提起脚步迅速奔出山洞，往飞崖关的方向前去。

伏在他背上的佳人，倾听心上人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她感到心满意足，心想，能得此心已无所求……但求来世能再与他续缘，希望那时自己也能习得一身好武艺才不致拖累他。

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她的思绪也随风而逝，神智逐渐模糊，霎时，心上人低沉的嗓音又将她自浑沌中唤醒。

“昭儿……快到了，过了前面的飞崖关，咱们就能见到师父。”他急奔向前，“待你好转，我携你踏遍名山胜水不再过问江湖世事，再也不让你有丝毫承受这种折磨的可能。”眼看着飞崖关仅余百来步即可达，眼底不由绽出欣喜之色。

“哈……”林间突然窜出数十道人影，伴着一阵阵诡异的奸笑……他见状不愿生事，提起内力往前奔去，欲甩开那群黑衣人，却在仅距飞崖关数步之远，被敌人团团围住。

一名额间有赖斗大黑痣的男子，露出终于逮到猎物的满足笑容，“嘿……大师兄，没想到你也会有今日，哈……”他一扫心中郁气，忍不住仰天长笑。

他痛心疾首望着眼前一脸邪笑的男子，“小师……弟，你怎会变成……”以往师弟不都谦恭有礼，怎么才一年未见，以往的好品行已不复见，却成了为非作歹的恶人？此次奉师命清理门户，却一时大意着了师弟的道，

还连累了昭儿她……“哈……变得怎样，你是指我变得随心所欲吗？”他眼神不屑地望着眼前一脸正气的男子，“呸……我要不是为了学那个死老头的武功，哪需要对你们低声下气委曲求全……”他突瞪大双眸，忿恨不平地说：“哼……谁知道，那个老头子三年来只是教我如何吐纳那套玩意儿，求那老头再教我些其它武功，却说我只能学这些。”他愤怒地往山崖那头瞪了一眼。

回过头又说：“那个死老头分明藏私，就能将全套武功教你，却偏不教我……哈……就算你会那老头的武功……那又如何，如今还不是成了丧家之犬。”他不屑地发出几声冷笑。

“你……”没想到他原本就心怀不轨，“唉……若不是你已非童子身，师父哪会只教你吐纳入门。”他悄悄往前挪了几步，想趁对方分心之际抢得先机突围而去。

“哼！净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瞟了一眼对方背上的女子，“我就不信你会是个童子身，不过随便丢个女人给你，你就疼得半死……嘻……你大概还不知道……她是受我指使才接近你的吧！”嘴角泛起一阵淫笑，等着看好戏。

他感到背上人儿轻颤了一下，连忙轻声安抚，“昭儿，撑着点……不要忘了，你还没来得及叫我声相公。”语气一转，又义正辞严对那恶人说：“你错了，我对昭儿的情止乎于礼，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不堪，更何况，从昭儿接近我那刻起，我就已得知她来意不善，事后才查出，原来她是因亲人被你挟持才受制于你。”若非得知她是情非得已，他又哪会爱上她，以为自己能使她信任他，进而告诉他事实真相，谁知阴错阳差竟……“哼！贱人，原来你早就背叛我！”他愤而做势下令，命手下动手收拾他们。

“喝——”刹那间，刀光剑影满天飞舞。

黑衣人群起而攻，他则冷静沉着应战，奈何体内毒素作怪，让他无法长期对抗敌方便的车轮战，一不留神，背上佳人被那恶人劫走，他欲追去却被黑衣人挡了下来。

被挂在半空中的她，透过浓密的睫毛，隐约见到心上人正吃力退敌，不由得责怪自己，当时为何不告诉他而做了傻事，又为何直到他喝那杯酒时，她才抢喝另一杯酒，自己早该一饮而尽，才不至于让他身陷……“哼……贱人！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人有何下场！”他将挂在肩上的女子举起，狠狠地往上抛。

突被抱上九霄的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在最终的一刻使尽全力喊出她来不及说的话，“相公……来……世……再续……”凄凉的声音环绕山谷间久久才散。

当她的意识坠入深渊前，最后的意念是盼来世就算是受苦，也要和他再续情缘。

奋力退敌的他，突地听到昭儿的唉声，当他循声望去，恰好见到昭儿被那恶人抛至空中，不由得搏命一击，杀出了一条血道，待他赶至崖退却只来得及捉住她的裙角……“昭儿……”他赤目望向谷底发出心碎的嘶喊，一道红色血丝自他的唇泄出，噗哧一声喷出了一口血，血雨无声无息地飘向谷底。

立在崖边的身子摇摇欲坠，身后突然袭来的一股掌风虽及时被挡下大半，摇晃的身子却依然不支，握在手里的布料消失在崖边。

“孽徒……”怒吼的老者一掌击向那名偷袭者，被击者应声倒地。黑衣

人见首领倒地，全作鸟兽散，独留那名额间有颗黑痣的男子，四肢不全仰月长眠于此。

老者转身走向崖边，“痴儿……你终究逃不过情劫，唉……坠入红尘轮回，只为寻回遗落的心……”他捻着长至胸口的白胡子喃喃自语着，又望了谷底一眼，随即腾起身子，双脚轻盈地踩着垂立在半空中的石柱，刹那间，人已跃到对面的山头。

“昭……”躺在床上的男子剑眉紧蹙，睡梦中不时传出梦呓，直到身子往下坠的冲击，才使他从恶梦中惊醒。

“啊……”柯威志惊坐起身，抱着头闭目数分后才张开双眸，看到四周熟悉的现代景物，不禁松了口气，将身子往后挪靠坐在床头边。

“隔了那么久，怎么又作了有关他们俩的梦？”他出神地回想以往的梦境，“奇怪，以前在梦里，自己不都是以第三者的立场，旁观他们俩的一切，怎么这回却身历其境感同身受，梦里的那股椎心之痛怎么会……”伸手抚摸胸口，他感觉那股抽痛犹然在心口迴荡不已。

褐眸望着窗外明月，脑海里浮起，自他青少年时期就不断梦到有关那对情侣的梦境，有些单是个画面，有些则只是个片段，却从不像今晚这般……是场凄美的剧情，而他也身在其中。

这一夜，柯威志失眠了……

风昭男突地醒了过来，她坐起身子看了眼时钟，“怎么才三点？”又躺下身子试着入睡，却辗转难眠硬是找不着睡意，突然灵光一现，随即俐落地跳下床，抓了件外套走出卧室。

她端了一壶热咖啡走向后阳台，循着一排阶梯往上走直达尽头的门，伸手打开那扇门，走了进去。

卡——霎时，室内灯火通明，只见处处堆放着一幅幅的书作，她走到一旁的工作台熟练地准备画具，没一会儿，就见她站立在一张空白的画布前，落下第一道笔触。

风昭男照着她记忆中的梦境，透过她手里的笔，将梦境重现在画布上……记忆中，那对情侣好象身处在一座缥缈山林间，那位古典美人走累了，停在一棵绿油油的大树底下歇息，坐在她身旁的那位英挺男士，温柔地帮她拭汗，还打开水壶先递给她喝，待她解了渴，又拿出一句点心，从中挑了一块千层糕递给她，她接过千层糕则先剥了一块喂他，自己才剥了一块慢慢吃。

虽然他们是古人，但他们之间的那股真情流露，却是那么的自然，毫不扭捏或做假，男女间的深情在那幕展露无遗，可惜，被梦里突飞过的野鸟鸣叫声给惊醒了。

她深深着迷于那片山林景致，更慑于那对男女间的深情流露，才会灵机一动，将那场美梦重现在画布上，如此就时时可见梦里的那份感动。

皎洁明月透过天窗，将柔和的银色细粉，弥在逐渐成形的画作上，更增添画里那片山林的环眇之美。

翌日当风昭男抵达公司上班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这对从不迟到的她而言，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她却认为值得为那一幅画破例一次。

红小君走进总经理室，递了一旦资料给风昭男。

她将资料放妥才开口说：“老板，这堆是各部门主管去年度的考核表。”风昭男望着眼前这一大堆资料，不由得感叹她说：“唉，又过了一年，时间过得好快。”抬头望向红小君，“你来公司都快一年了，去年你差不多是这个时候进公司的。”“可不是嘛！赶着来这里领红包。”想当时，她可是明示暗示全出笼，硬拗了近五千元的红包，笑了笑又说：“老板，再过十多天就过年了，您……红包袋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只要丢几张钞票就行了。”她无奈地摇头笑说：“你哟！年纪都一大把了还……呃……你放心，这回我会将你的年终奖金装在红包袋里给你。”红小君见此计行不通只好改说：“这里您最大，您怎么说都行……‘老——板’。”请到最后故意拉长语气，不待她反击又转口说：“对了，老板，我们的太平山之旅，少了怡如还去不去呢？”她一时转不过来，疑惑地望着红小君，“太平山……”“是呀！两个月之前……”红小君稍做提示。

她瞬间想起，敲了敲自己脑袋瓜子，“你看我都忙忘了，当初我们三个人还兴致勃勃地计画。”想了一下，才抬头望着红小君说：“我很想去呼吸新鲜空气，你呢？”“呵……我还怕你不去咧！每天处在污浊的空气中，我早就快受不了。”一想到能再度接近大自然，她不禁两眼发亮，“能呼吸甜美的空气，看云、花草，好好洗涤身心一番，那是多么棒的事呀！”红小君一脸向往，好似已神游到上面的山水风光，虽说这里有新鲜好玩的事，但依然强不过上面的自然景观。

“既然如此，我们就照原订计画前往，虽然少了怡如……”她顿了顿，又说：“我们就连她的份一起玩，到时，再寄几张相片让她养养眼喽！”“呵……老板你还真……呃……真是的，被那个土匪一搞，害我差点忘了讲……”红小君原要想个贴切的形容词形容她，忽然想起了那件事，她收起戏谑的表情说：“老板，‘屠风’画廊想请你再加一幅画，作品只要在画展前两天送达就行了，你的意思呢？”“嗯……”突地，她想到昨晚才动工的那幅，“OK，你回复说：‘没问题’，虽然昨天才开始，应该来得及。”喃喃自语地自问自答。

红小君恍然大悟说：“哦……老板，原来你今天迟到的原因是昨晚玩画玩过头了，我还以为是昨晚捉鼾捉得太累，你才睡过头呢。”风昭男只是抿嘴一笑，没多做解释，她也不知自个儿是怎么一回事，心里就是有股奇怪的冲动，直鞭策她将那场梦境重现，好象两年前的那幅画，也是因一场梦而完成的，只差那场梦里只有景象没有人影，那是一场落“樱”缤纷的美梦……红小君见她神情迷恋宛如陷入美梦似的，不打扰她的遐想，径自走出总经理室，一阖上门，她的嘴角不由得形成一个弧度，“嘻……太好了，太平山之旅就来个一举数得……呵……又可以玩个痛快了。”一脸贼笑的她好象又想到新花招玩了。

#### 4

漆黑的深山林内，独有一隅亮着白色光芒，在路灯的照耀下，隐约可见这里有一栋房子。

随着天暮转白路灯休息，房子的正面清晰可见“太平山山庄”这几个字眼儿，往里头一瞧，虽然天刚亮，大厅里已可见三五成群的旅客在此聚集。

红小君也不例外，一早起床不等风昭男，即先行到此寻寻觅觅，直到她确定目标不在大厅上，才转往别处打探消息。

她睁大双眸仔细打量，此刻的眼神和刚才不同，多了点儿馋味少了点儿寻觅，“唉……这个也不错……可是……那个看起来也不差啊……”经过一番内心交战，她终于有了决定，“小姐，麻烦给我五条巧克力、两瓶矿泉水、一包这个……”她对贩卖部的店员比了比食品柜里的零食，挑了几包不同口味的饼干。

结完帐，她才问说：“小姐，你有没有看到一位身高大约一八五公分左右的男子，他的头发和眼珠子都是褐色的？”根据她的观察，只要是走进太平山山庄的人，大都会经过这里，她遂决定从眼前这位女店员身上下手，对女店员大略地描述了柯威志的外型。

女店员侧头想了一下，表情肯定地说：“没有耶……如果有像你形容的那种帅哥出现，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她心想，那种难得一见的旷世美男子，谁会忘记呢？红小君眼底一抹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只好先做铺路的工作，她挤了一朵纯真的笑容，对眼前这位年约三十岁的女子说：“小姐，你看起来挺年轻的，而且长相不俗，怎会想在这个偏僻的深山内工作？”她先是攀谈再来是拉拢人心，没多久就和女店员混熟了，遂编了一个和事实差不多的故事告诉女店员，说是——柯威志和风昭男两人彼此是男有情女有意的未婚男女，只是碍于面子关系，拉不下脸向对方表达情意，她只好充当中间人从中拉线，安排了这趟旅游，可惜男方突有事耽搁会慢点儿来，故事编到这里，她才开口请女店员帮忙，请她如果见着了男方，务必告知他她们的行程，好让他赶上她们。

“……我和我那个朋友，今天会去翠峰湖，就拜托你代为转告了。”女店员听完她的述说，马上见义勇为，一副交给我办绝对妥当的表情说：“你放心，我会留意的。”话锋一转，改为关心语气说：“那……你们今天会回来这里吗？从这里到翠峰湖这段路虽不难走，但是距离挺远的哦！”“走？不是可以开车过去吗？”她记得昨天下午开车经过时，曾瞥了眼那条路的入口，看起来像是一条可容车过的山路，所以她才会向老板提议今天先去翠峰湖玩，怎么会变成要用走的？女店员笑了笑说：“以前是可以通车啦！不过，现在道路封锁只能用走的，以后会不会再通车就不得而知了。”她小心翼翼地问：“那你知道这一趟路，差不多有多远？”心里不禁希望路途不会太远，否则到哪再找一个比翠峰湖更明显的目标让那个慢郎中跟来呢？“嗯……从这里到那……一趟大约二十多公里吧！”女店员记得她上回经过时，入口的路标是标示二十几公里没错。

“二十多公里……开车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那走路……”红小君心里正在斟酌来回的时间，眼角却不经意瞥到身穿鹅黄色夹克的老板，正从楼梯上面走下来，为了防止老板和女店员碰面可能会坏了她的大计，匆忙中作了个决定。“小姐，就麻烦你转告他，我和我朋友先去翠峰湖玩了，晚上会再回来这里，先谢谢你的帮忙喽！”话才说完，她立即捉着那一袋干粮跑向风昭男。

“好……唉……可是，红小姐你们一天来回会……很累人……”女店员正想警告她，却还来不及说出口，个子娇小的红小君已离开，她本想追上去

告诉她们，却见她身着红夹克的身影和另一位比她高些的女子走出了大门，不由得感叹说：“唉……都市里来的人，都是如此快手快脚的吗？看来……我还是适合这里……”

山中林木蓊郁处处可见绿意盎然，蜿蜒的山路偶有三三两两的人群走过，他们都是利用难得的春节假期来此游玩。

红小君与风昭男此时也正悠游于此山中，两人皆是身着黑色动装外加一件色彩亮丽的夹克，背着一只深色背包，而两双纯白运动鞋此刻正踩着轻快的步伐向前迈进。

“吸……老板，这里的空气真甜……哇……你看那棵树的造型好特别哟！”红色身影蹦蹦跳跳，一会儿停在大树前驻足观看，一会儿又是追着难得一见的蝴蝶到处跑。

风昭男望着红小君天真的言行举止，心想，若不是她早知道小君已经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女人，单看小君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可能会以为小君只是个十五、六岁未经世事的小女孩。

她不似小君快乐的奔跳，而是踩着平稳的脚步缓缓向前漫游。沐浴在芬多精里，她身心的细胞全苏醒过来了，体内的艺术细胞更是恣情地吸取大自然的精华，好储存足够的灵感以备使用。

许久，红小君蹦跳的身影终于停下来休息，“老板……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走……”她停在一棵大树下，喘吁吁地对刚走过来的风昭男说。

“嗯……”她停下脚步稍作休息。

红小君见老板同意停下来休息，遂从背包里挖出一瓶矿泉水，打开瓶盖灌了几口。

“小君，水不要喝得太急……容易呛……”“喀……喀……老板……喀……你讲得太慢了。”红小君还来不及将她的话转进耳，就被水呛到咳得满脸通红。

风昭男轻拍红小君的背帮她顺顺气，待她气息平稳了，才拿出自己的矿泉水喝了一口。

红小君虽然身子停下来休息，双眸可依然忙个不停东张西望，当她瞟到前方不远的路标，不禁疑惑地开口说：“奇怪……都走了一个多钟头……怎么才走了五公里，若是开车……根本不用五分钟。”风昭男闻言眼神不由得怀疑地望着她，“小君……你该不会是……很少到郊外走动吧！”“走动……有呀！我虽没到郊外走动，可是也常到市区逛街呀！老板，你忘了吗？咱们儿现在的一身行头，不就是我拉你逛了五个钟头的街，所得到的辉煌战果。”她比了比身上穿的夹克，又说：“我到现在还是不了解，当初那个售货员为何告诉我们，说是要穿这种羽毛夹克，里面最好穿除了毛衣以外材质的衣服，才能达到最好的保温效果，我看干脆学鸟算了，里头只穿国王的新衣就好了。”她对红小君这位平时精明干练的秘书另眼相看，强忍着笑意说：“小君，你逛街时，走的路全是平坦大道，到郊外走的路，可不一定是平地哦！至于羽毛衣，我记得以前曾试过里头穿毛衣再搭配羽毛衣，结果非但保温效果没那么好，毛衣还吸附了一些羽毛衣里的绒毛，处理起来还有些麻烦。所以喽！售货小姐会这样讲必有其道理在。”她一想起当初自己勇于做实验的精神，终于忍不住笑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呵……”笑声里充满对过往的追忆。

“呵……”红小君则是想到她衣服沾满白色绒毛的模样也忍不住笑出声，“老板，听你的语气，好象以前你常游山玩水似的，怎么不曾听你提起过呢？”风昭男仰望着灰白的天空陷入在法国时的回忆，“虽然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感觉却好象过了很久。”不由抿嘴一笑，望着红小君说：“那时在法国，常和同学到各地写生，上山下海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惜，自从回台湾后，这回算是第一次出来郊外玩哩！”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带过，但她眼底突起的那抹落寞之色，却显得有些沉甸甸。

红小君见状随即以戏谑的口吻说：“老板，没想到你也曾是个爱玩分子呀！难怪平常在公司里，老是板着一张脸，原来是被迫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才会如此，不如你快找个老公嫁，这样你可以再度任意遨游，而他则能帮你扛起重担喽！”闻言，风昭男唇角荡起一丝苦笑，“唉……事情如有那么简单就好……我看，该是你要找个老公管管你，免得你到处帮别人取外号。”为了不杀风景，话题一转就移到红小君身上。

“哇……老板，人家哪有到处帮人封别号，像这种好康的事，就只能让你一人独享，我可舍不得造福他人哦！”她顿了顿，又说：“更何况，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老板’这个名副其实的封号，当然非你莫属喽！再说，我只帮人凑对哪有可能将自己嫁掉。”最后一句她只在嘴里低声呢喃着。

“走吧！”风昭男仰望灰蒙蒙的天色说：“再不走……怕待会儿就成了落汤鸡了。”红小君也看了眼天色，“这……不会吧！你叫我买的便利雨衣，我以为不会用到，所以根本没放入小背包里。”不禁暗自怪柯威志，又不是老头子，动作怎么如此慢，明明告诉他时间、地点了，怎么还不见他的踪迹，若是真的淋了雨，非得把这笔帐算在他头上。

她唇角噙着笑，拉了拉红小君的背包说：“你放心，我早上要出发前，有帮你把便利雨衣塞进去了。”两人又再度踏出脚步迈向翠掌湖，当红小君穿著便利雨衣拖着沉重步伐向前走时，心里不禁频频咒骂着柯老头子，走到最后她连偷骂人的力气都省了，望着茫茫的前途她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么还没到呢？

好不容易，终于踏上翠菱湖山庄的台阶，老板竟然问她要不要先去探一下翠峰湖再休息，她当然理直气壮比着墙上照片说：“老板，省了，我看这些相片就能伸游翠华湖的湖光美色，现场就不用去了。”风昭男只好自己去绕一绕，反正雨也停了，来到这里呆在房子里总是一件可惜的事。

小君望着老板离去的背影，苦撑已久的身子，此时只能瘫在椅子内。虽然已过了午饭时间，但是她已累得吃不下东西了，只要一想到待会儿还要走回去，那一双脚丫子就更加虚脱无力。

“天呀！我是招谁惹谁，怎么会想出这个烂主意，陷自己于泥沼中动弹不得，可不是嘛！就连脚趾头也懒得动了。”红小若两眼无神地盯着大门喃喃自语着。

三十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风昭男稍探了一眼翠峰湖即折回山庄找红小君。

红小君半眯的眸子，乍见远处有风昭男的踪影时，立即睁大双眸，迅速坐直身子打起精神。

没等人走近她即开口说：“老板……翠峰湖美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感觉好象才过了几分钟而已。



风昭男笑了笑，拉开椅子坐下，“下面雾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到湖的轮廓，不过，另有一番风味，咦……你怎么没先叫些东西来吃呢？”低头看到桌上空荡荡的才突然想到。

红小君心想，累都快累垮了，哪来的胃口，见老板还等着回答，遂勉强笑着说：“呃……当然是想等你回来再点喽！否则等你回来，菜都凉了。”“谢谢你！那你研究好要吃什么了吗？”她拿起立在桌面上的小菜单逐一细看。

“你决定就好，只要有热腾腾的汤供我驱寒暖身就行了。”红小君无力瞟了眼菜单，将身子往椅背靠去。

她望着红小君一脸疲惫的模样，心想，这小妮子看来真的是累了，换成平常，早就霸着菜单不放。

一位是拥有古典气息耐人寻味的佳人，另一位则是闪着慧黠眸子的俏姑娘，两位各有千秋的美女，使原已过了用餐时间的贩卖部，顿时又人声鼎沸客坐满堂，忙得服务人员大喊吃不消。

当她们用完午餐已是下午两点钟了，此时外面虽没落下雨点儿，但依然灰蒙蒙一片不见暖阳。

“小君，依你看……我们是要回太平山山庄，还是今晚就在此过夜呢？”她还眺层峦叠嶂，注意力全放在自然景观上，没瞧见身旁红小君的那张苦瓜脸。

她望着老板的身影，在心里回答说：如果只有我红小君一个人，那百分之两百绝对在此留宿，就算只有一只睡袋也无妨，可是，却卡在你和那个柯威志的身上，为了任务，也只有咬紧牙根忍下来了，唉！为了让上面能降大任于我，只好接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劳、苦大考验了，上面的老板你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小君举头仰望天际，无言地将思绪传送至云端。

眉头紧蹙的红小君，一瞥到老板关怀的眼神，瞬间舒展眉宇，故作精神百倍状说：“老板，我们当然是走回去嚷！像这种大过年的热门假期，在这里哪找得到床位，反正天色尚早，现在走回去正好赶得上吃晚餐，又能洗个热呼呼的热水澡。”说到这里，她低头看了一眼已变色的运动鞋，再扯了扯喷满泥渍的裤管，此时还真想泡个热水澡，心里对柯威志那家伙的不满意程度已沸腾至顶点。

“也好，虽然有点累，应该还能走得回太平山山庄，幸好我带了手电筒和电池。”风昭男押清气爽望着红小君说：“走吧！我们把水加满就出发了。”“是……老板……”红小君努力堆着笑脸回答，心里则是将柯威志骂得体无完肤，更把地面当成那家伙的躯体狠狠践踏，以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此时，陷在车阵中的柯威志也正在嘀咕着，“那个小妮子，只说什么大年夜那天，她和南风及她的老板要去太平山玩，才告诉她我会过去，她就去了个太平山山庄的连络电话给我之后就没了下文了，这下要去哪找人？拨电话过去也只问到山庄的住址，希望能碰到她们。”他千里迢迢从美国飞来台湾，又不辞辛劳接下大刚托他的工作，这会儿还身陷别人的返乡车潮，这一切都是为了南风。当他在美国看到南风那幅署名“樱”的画作时，那幅以樱花为主题的画，里面的一景一物竟与纠缠他许久的梦境雷同，虽然只是一个画面，却隶属“他们”故事的片段。

自他十七、八岁时，“他们”就断断续续出现在他梦里，那对情侣宛如

他的朋友似的，他知道“他们”相知相识的过程，也知道“他们”的结局，但是，前阵子那场梦把原来的立场变了，好象他是“他们”其中一人。使得原本心底那股催促他寻找答案的声音更加急促，所以虽然知道小君她在丢饵钓鱼，但也只能乖乖上钩，就不知那小妮子存的是什么心？柯威志捺着性子随着车阵走走停停，当他抵达太平山入口时，恰好赶上最后办入山证的时间，又开车绕了许久，终于抵达太平山山庄的停车场。

他走进山庄站在大厅人口，双眸先扫过每个来往的旅客，确定小君不在其中时，正愁不知从何下手寻人，随即看到位于在前方的贩卖部有位小姐朝他走来。

“先生，请问您是柯威志先生吗？”女店员双睁直盯着他，喜庆参半等着他回答。

“我是柯威志，请问你……”他双眸不解地望着眼前这位陌生女子。

女店员原本发亮的眸子，在听到答案后霎时黯淡无光，不由得低声嘀咕，“唉！君子不夺人所爱。”见心仪的人一脸疑惑，她才说：“柯先生，有位红小姐请我转告你，说是她们今晚回来这里。”她瞄了一眼手表，又说：“不过，都已经七点多了，怎么会还没回来呢？照理说只要是进来的人，我都会瞧见的，难道是我恰好没看到。但是，从这里到翠峰湖来回走一趟也满远的，而她们又是一大早出去。”柯威志从她的语意中抓住重点问：“小姐，你的意思是指红小姐她们……从早上出门到现在你都未曾见到她们回来过？”见她点头答是，他又问：“那你知道她们住几号房吗？或许她们已回来了，而你恰好没注意到。”“请你和我过去柜台那，我得找一下资料。”她领他走向柜台，拿出住宿登记簿逐页查看。女店员担忧地边翻边说：“希望她们已经回来了，否则这里入夜后，不但气温更冷有时还会起雾，虽然那条山路宽度够宽，但晚上的树木草丛看起来也挺吓人的。有了，是三一七号房！”她亲切地对他说明房间位置，又说了其它几个公共场所。

虽然女店员不夺人所好，却下意识地对这位俊逸男子特别亲切，她安慰自己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可不是因为她是个花痴。

“谢谢……”柯威志道谢后，立即动身寻找红小君她们，来回找了近三十分钟，依然不见她们的踪迹，他只好再折回贩卖部询问那位亲切的女店员，直到晚上八点多，还不见她们回来，他协同两位救难人员，焦急地踏上往翠峰湖的那条山路。

白天的松柏蓊郁一入夜就成了暗影幢幢，好象随时都有魑魅鬼怪会冲出来似的，漆黑的林子里，只见一道白光晃来荡去。

风昭男一手挽着红小君的手臂，另一手则拿着手电筒照着前方的路，双眸专心地盯着灯光下的石子路，不敢分神探向两旁的树丛，怕勾起恐惧的情绪。

红小君则是拖着已快没知觉的双脚，踩着紊乱的步伐往前移动，“老板，之前的指针不是写尚有五公里吗？怎么走了这么久，才走了半公里？”她瞟了一眼立在前方写着“41/2公里”的指针。

“这……可能是我们走太慢了。”她也弄不清楚这些莫名其妙的指针，望着眼前一片漆黑的山路，心想，这条路怎么好象永无止境，转了一个弯又得再绕一个弯，丝毫见不着太平山山庄的灯火。

“老板，我已经走不动了，可不可以休息一下？”红小若将身子的重量

全往她身上靠，心里大叹自己何曾走过那么长的路，以往她除了逛街以外大都以车代步，就算在上面，她也只要施个法就能抵达目的地，哪需耗费这种体力。

风昭男费力撑住红小君的身子，“小君，天气愈来愈冷了，我们还是一鼓作气走完这条路，想想，待会儿，就有热呼呼的食物可以吃，还可以泡热水澡，再想想，躺在被窝里全身舒畅的感觉，怎样，有没有觉得体力稍微回来一些？”“嗯……走吧！”红小君有气无力地吐出这几个字眼后，又举起软趴趴的脚丫子往地面立起的小石子上放。

虽然风昭男如此安抚红小君，要她提起精神再走下去，实际上她自己也快没体力了，记得白天走五公里只需花一个多钟头，现在怎么走了近一个钟头才走半公里，如果照那些指针的公里数来推算，她实在不敢想下去了。

风昭男凭着一股意志力，扶持红小君泰半的重量，拖着蜗牛的步伐数一个接着一个的路标，直到过了只剩“3公里”的指针，终于见到不远处有亮光出现。

“小君，你看……前面有亮光……会不会是快到了？”她拉了一下低着头的红小君。

红小君缓缓抬起头半眯着双眸瞟了一眼，“老板，那个灯光看起来和我们手电筒的光相似耶！不像是住家……”红小君的话使风昭男心中警铃大响，惊想，这里只有她们两个女人，在这种深山林内万一有个什么……她们能去哪求救？她随即将手电筒关掉，拉着红小君往旁边的树丛里躲，“小君，先不要出声，等确定来者身分再作打算。”她附在红小君耳畔低声叮咛，双眸直盯着愈来愈靠近的亮光。

柯威志仔细梭巡两旁树丛，双眸扫了一遍又一遍，“奇怪……刚明明看到这里怎么……不可能看错……”他将手电筒照往崖边，“不会是……小君……小君……”他对着山谷直呼她的名字，呼唤声中溢满焦急又不确定的犹豫。

“我在这里……”虚弱地响应从他身后的山壁传出，却被他的呼喊声盖了过去。

红小君这会儿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也顾不得呆坐在地上的老板，无力站起身只好手脚并用爬行出去。

原本走在前方的救难人员，听到柯威志急切的呼叫声，以为有状况发生，遂折返，却看到路中央有个蠕动的躯体，连忙跑过去将人扶起。

“小姐，你有没有哪里受伤？”“没有，只是走不动了。”红小君一看到救星关怀的眼神，紧绷的情绪因而溃堤，霎时，雾气淹没了一双水盈盈的秋瞳。

柯威志听到身后的骚动，才转身跑过去，“咦……小君……你有没有怎样？”望着红小君全身的泥渍，不禁担心她可能出了意外。

红小君没好气白了他一眼，低声嘀咕，“臭阿威，这个时候才来。”睨了一眼他担忧的神情，才又说：“没事，你帮我看看老板怎么还没出来？”比了比刚才她们躲的地方。

“喂……”他朝那处树丛走去。

风昭男自听到他的声音后，之前强撑的意志力瞬间瓦解，靠在树干的身子顺势滑坐下去，好不容易松了口气，迫近的脚步声使她试着挣扎站起身。

“风小姐，你……”他连忙走近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你……还好

吧？”语气有丝不确定。

“呃……没事……”下意识地风昭男想挣脱他的搀扶，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凭借他的支撑了。

柯威志锐眼扫过四周，查探有无其它人，“这里只有你和小君两人吗？”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嗯……”突地，她心底疑云升起，凤眸疑惑的视线直望进他眼底，“你……怎么会来这里？”“呃……”被她这么一问他顿时哑口无言，总不能直截了当说是为了一睹南风真面目而来的吧！

望着她秀丽的美眸，他不禁失了神，原来她没戴眼镜是这样秀丽，虽非艳丽动人却别有风采颇耐人寻味。

“柯先生……”风昭男被盯得无所适从，不得不打断他的拟视。

“呃……”回过神的他突然灵光一现，回答说：“之前曾听小君谈到她要来太平山玩，这大过年期间我也没地方去，才想到，自己也可以来此游玩。”见她双眸疑惑未逝，又说：“我到太平山山庄时，本想碰碰运气，看小君是否还停留在此，没想到这一问，才知道你们外游未归。”他的回答不但解了风昭男的疑惑，也使躺在帆布上的红小君松了一口气，安心地让救难人员抬她离开。

风昭男不再开口，只是静静地依靠他的支撑，费力移动脚步。在她的印象里，似乎不曾依靠过任何人，就连幼童时期，就算是跌倒受伤了，也得自己爬起来，因为她祖父不准任何人帮她，说是要训练她独立自主的能力，自懂事以来都是如此，哪能像现在这般……行走中，他不时留意她有无不适，见她强撑着几近虚脱的身子勉强行走，也不愿将全身重量全依靠过来，只是被动地让他扶持，他忍不住关心地问：“你撑得住吗？还是我背你走……”

“不用了。”风昭男曾几何时让人背过，不禁硬将身子抽离他的扶持。

真是一位倔强的女子，明明都已经撑不住了还逞强，他不管她有何反应，手一收将她的身子紧搂贴靠在身侧。

突来的亲密让她一时无法反应也无力挣脱，“你……”他坚定的眼神令她警觉自己太拘泥了，只好做罢顺着他。

耳畔传来他强而有力的心跳声，令她有股亲切感，好象似曾听过，但是，怎么可能，她不禁提起唇角笑自己太神经质了。

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抵达太平山山庄，回到温暖的香闺。

红小君一进门就想躺到那张舒适的大床，手部已沾到被单，顿时想起自己的一身狼狈惨况，无奈地叹了口气，退而求其次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脱掉已变形的运动鞋，将脚丫子舒服地伸展开跷放在床缘边。

随后走进来的风昭男，见红小君累垮的模样于心不忍，拉了张椅子在她身旁坐下，帮她做脚部按摩。

“嗯……老板，你的手艺还真棒。”红小君闭目养神露出满足的笑容，享受着难得的松肌按摩。

柯威志谢过救难人员，一进房内就看到红小君那副最高享受的模样，不禁讶然失笑，“小君，你还真享受，竟让你的老板为你服务。”虽是对红小君说话，褐眸却盯着神情疲惫的风昭男，心想，看她温柔体贴的这一面，很难想象她曾是那个对他唇枪舌战咄咄逼人的女子。

“唉……老板，有人替你抱不平了，我还是先行告退免得碍眼。”红小君

抓了几件衣服，转移阵地改到浴室享受热水澡。

柯威志走近风昭男身后，将手搭上她的肩。

“你……”突来的碰触使她惊然回头一瞥。

一抹温煦的笑容朝她放送过来，“我……我的按摩技术也不输你哟，放轻松点，请你帮我评评分，对……放轻松……嗯……就是这样……”他的手指灵活揉捏着她僵硬的肌肉。

紧张的心情在他的安抚下放松许多，在他那双厚实热掌的运力下，全身肌肉缓缓舒解开来，她不解自己此刻为何不排斥这个原本与她针锋相对的男子，只知道真的很舒服，有人关怀真的很舒服，一股热流缓缓滑过她原已冰封的心。

原本单纯的按摩，在他抚过她纤细的身躯后，体内产生了一股冲动，一股他从未有的性冲动，他竟会想解下包里她身子的衣物，一探她嫩白的肌肤，趁未陷入心猿意马前他赶紧停住了手，借口要帮她们准备热食仓皇遁走，留下一脸错愕不解的风昭男。

当红小君脚丫子才踏出浴室，霎时一股食物的香气扑鼻而来，嗅了一下，“吸……泡面，喂……有没有我的份？”她迅速循香而至，不等他人反应，即端起放在桌上的面吃了一口，“嗯……泡暖了身子，再来一碗热呼呼的汤面，嗯……更能让身子内外都舒畅。”顾不得吃相，一碗面就这样被她囫圇吞枣放入肚皮里保温。

“小君，你……”风昭男放下手上的空碗，双眸噙着笑，望着她那副吃相和刚才那种快不行的模样相差甚远，从她恢复正常的抢食动作，由此可看出她的身体大概已无大碍。

柯威志未曾见过有女孩子像红小君的这种吃法，不由得笑着说：“小君，你该不会是饿昏头了，才吃得那么急，放心，吃不够我再去买。”红小君放下空碗，抿嘴说：“阿威，你还真小气，请客竟然只请泡面，那么舍不得花钱呀！”体力一恢复，她开始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清算他对他的不满。

“红大小姐，这个时候有泡面吃已经不错了，厨房早休息打烊，更何况，你怎么知道你吃的那碗面是我请你的，说不定是我要请你老板吃的。”他没放过刚才红小君眼底一闪而过促狭的亮光，所以喽！理所当然要反击回去。

“你……”可恶！竟被他将了一军，她以不屑的口吻说：“哼……大不了付你泡面的钱，其小气！”“算了，我就大人不记小人过，被你偷吃一碗，再多送你一碗如何？”他把话一丢，连忙闪身出去再度张罗食物。

“哼！大人？到底谁比谁大？”红小君对他离开的方向扮了个鬼脸。

“小君，你真是……人家好心拿东西来，你却……”“唉哟！老板，你舍不得呀！”红小君不怀好意地望着她眼前这位不知所措的老板。

“你……不和你闹了，我要去洗澡了。”风昭男无言以对只好逃入浴室，不干涉这一场大男孩与小女人的战争。

柯威志这回端了三杯泡面走进门，“红小姐，我可准备了三种口味任你挑选哦！”将泡面一一自托盘取下放好。

“哼！终于知道要孝敬我了。”她挑了一杯板鱼口味的面，边吃边问：“阿威，你怎么耗到今天才来？”“怎么？你不是告诉我是今天吗？你们‘才’

怎么提前来了，南风呢？怎么没看到呢？”他乘机提出憋了一个晚上的问题。

“今天？我哪是这样告诉你的，我明明说是小年夜，也就是昨天呀！可没说是大年夜这天哟！”看来他不但记忆有问题，连听觉都出了状况，真是可怜的老板竟得此夫。

“喂……你们这里有分大、小年夜，看来，是我没弄清楚，可是怎么来的只有你和你老板两个，南风呢？”事关南风，他非得追根究底问清楚。

她含糊带过，“其中一个有事无法前来。”她故意转移话题说：“原来你分不清楚中国的节日，亏你还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还真不巧，今晚睡车上，真不值。”他抿嘴叹了口气，没理会红小君的调侃。

“睡车上？阿威，你没订到房间吗？”“没有，全客满了，不过，他们挺好心的，借了我一床棉被。”“这……”红小君慧黠的双眸突然一亮，“有了，我待会和老板商量一下，反正这个房间原本就是三人房的，如果老板同意，你就和我们挤一挤吧！”“需要我同意什么？”风昭男将长发绑条辫子束在身后，穿著一套宽松的休闲服，完全不见之前的疲惫，一派轻松模样走向他们。

他望着她荡来晃去的长辫子，有股冲动想解开系在上头的红结，看看她长发飘逸的另一种风情，是否又和现在的清秀佳人模样有所不同。

红小君和风昭男没瞧见柯威志的痴状，两人正一来一往讨论他今晚的归处。

“好吧！”毕竟今晚他曾帮了她，她也不好见他落难却不伸出援手。

柯威志警觉她们俩的视线全望向他，连忙回过神，“谢谢你，风小姐。”“阿威，你少正经八百的，还叫得那么客气，你直接称呼老板的名字就行了，对不对，老板？”红小君回头望着她，又看看他，想乘机拉拢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他颇犹豫地望向风昭男，毕竟之前她对他充满敌意。

“没关系，柯……阿威……”既然小君都替她答应了，她也不好拒绝，只好先从本身做起先改口。

确定她愿握手言和，他直觉反应说：“那……小昭，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想了想，也只有这样称呼比较顺口，浑然未查自己为何叫得如此顺口。

“嗯……”不曾有人如此唤她，但，感觉满亲切的，她没理由反对。

这一夜，她们睡在双人床上咬耳朵，而他早窝在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呼呼大睡。

躺在床上的红小君带着“总算有点收获”的念头坠入睡梦中，嘴角还噙着一抹笑意，可惜，她的微笑只持续到天亮。

当红小君睡意方休，如往常欲跳下床踏下第一步时，从她口里泄出的尖叫声，足以叫醒整层楼的人，这一天，几乎时时可闻她的惨叫声。

“唉……痛呀！怎么没人告诉我……激烈运动后的结果……哇……痛……”

风昭男利用年假的最后一天，将这一趟太平山之旅做了个整理，她独自待在位于十三楼的画室里，凭着脑海里的印象，在一张张的素描纸上留下

当时记忆的片段……不知不觉中，她画了许多张柯威志的画像，当她惊觉自己莫名的举动时，从他各种角度画的素描已积了十多张。

“奇怪，怎么净是画他？”她拉回了脱转思绪放下手中的色铅，把纸张收好暂停旅游记录，改画那幅未完成的“梦境”。

当她手中画笔沾上那幅“梦境”，即欲罢不能忘了光阴的流逝。渐渐，画里的男女主角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两人之间的真情流露，她更是藉由食物的传递、眼神的交流，画龙点睛呈现出来。直到天方肚白，完成了人物的部分，她才停笔，下楼去歇息。

晨曦自天窗透进来，缓缓滑过画室的木质地板，拂过昂首挺背的画架，金黄色的光芒扫射过“梦境”里那对情侣，最后落在那叠素描纸上的男人画像，如果细看不难发现两者的相同处，没错，它们都有一双深邃的褐眸。

红小君走进总经理室，发现老板又一脸果然望着空无一物的前方，这回已经是她今天瞧到的第三次，其不知没看到时老板发了几次呆。

“老板，天亮了该醒醒，你今天怎么老是张着眼睡觉？今个儿可是开春第一天上上班耶！”红小君嘴里虽叨念着，心里可乐翻了，早上出门前她大略翻了天书最新的几页，再加上老板今个儿的呆样，真像极了陷入情沼中的女人，有来，总算有二点进展。

风昭男回过神，瞄到红小君那抹玩味的眼忪，不禁神色腼腆说：“呃……我是……想起了前几天到太平山玩的事，想到你那时走路的姿势，就觉得好笑。”只要想到小君当时的模样她就忍不住发噱。

“唉……老板，你怎么可以取笑人家，我又不是故意扮小丑模样，学螃蟹横着走路，实在是肌肉拉伤，才不得不……”看老板一脸憋笑状，知道再多的解释也没用，只好作罢就当日行一善送人欢笑。“算了，你要笑就笑吧！憋太久小心得内伤。”“呵……”红小君话才说完，风昭男一点也不含蓄地笑出声来。

红小君无奈抿了抿嘴，“老板，请你不要笑得太愉快，忘了待会儿陈警官要来调资料的事。”她赶紧把来此的目的说出，好阻止老板畅快的笑声。

“呃……还真是差点儿忘了正事，资料呢？你把资料准备好了吗？”她收敛笑意，恢复正常语气问红小君。

红小君乘机报仇说：“老板，你该做收心操了，资料我之前就送进来了，呶……不就是这叠。”指着她桌面上其中的一份档案夹，又递给她另一份，“这是陈老的资料，都齐了哦！”“嗯……谢谢你提醒我。”她是该收心了，不该再放任思绪随意飘向他，因他而影响了正事。

红小君盯着那一大叠档案，好奇地问：“老板，警方调这些高阶主管的资料有何用处，那几个劫匪不是都已经捉到了吗？”“喽啰是逮到了，但是，策画者还不知身在何处。”这件事着实令她大伤脑筋，明知有内贼却又无从下手。

“你的意思是……”红小君瞪大双眸，“天呀！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和那个土匪头擦身而过，甚至于开口交谈。”顿时鸡皮疙瘩全冒了出来，心想，若非天书只显示与男女双方切身相关的事，早就能逮到那个土匪头。

“嘘……”风昭男做势要红小君噤口不要大声嚷嚷，“事情未水落石出前，消息不要传出，免得打草惊蛇让那个内贼有了警觉。”“嗯……”红小君捂住嘴点头表示。

铃……铃……风昭男接起正在响的行动电话，转身面对落地玻璃窗，“我是……嗯，正在调查……是，我了解……我会尽快……”双眸习惯性也望着窗外广阔的天际。

红小君眼神颇为同情地望了她直挺的背影一眼，每当公司有重大事件上报，风老爷子总是不厌其烦天天电话盯梢，非得等到事件完全落了幕才肯停手，看来，这通电话准又是他行来询问劫案的处理进度。

“什么，您要我相亲，不……您听我……”风昭男突然得到相亲的命令，不由得提高音量，双眸无法置信直盯着反映在玻璃上的大哥大，加重手劲恨不得把手里的大哥大捏碎。

红小君原本已打开门要走出总经理室，听到老板的惊呼声，又将门阖上折了回来。

“嗯，再见。”从她已切掉电话，却尚紧握话筒，发白的手关节得以窥见她此时心中怒气高涨，可能巴不得将手里的大哥大捏碎。小君未曾见过老板如此愤怒的表现，不像当初和阿威的针锋相对，也不同于平常对高阶主管发飙的模样，而是一种宛如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悲愤，既愤怒又无奈的矛盾情绪，明明可以砸电话泄愤，却只能用力捏着那只大哥大。

风昭男望着外头一如往常车水马龙的交通，心里感慨地想，“典型的都市景象，每个人都在忙、都在赶，可是，他们忙得有目的、有未来，而自己呢？一生下来就被规画好未来，被赋予沉重的责任，完全没有正常童年生活，更得放弃自己的兴趣，OK，这些我都认了，但是，他却连我择偶的自主权都要剥夺，难道，我就如此无能，单凭一个事件就否定了我以往的努力，非得要有个陌生男子来协助我才行吗？风昭男便把到了眼眶的热泪又眨了回去，重重叹了口气才转过身，“咦……小君，你还在……”双眸讶异地盯着眼前的人。

“老板，你还好吧？”红小君战战兢兢地等了近二十分钟，才等到老板转过身来，在那段等待的时间里，她随时有冲过去救人的准备，怕此次任务的主角之一，会钻牛角尖因一时想不开而做了傻事，毕竟旁边的逃生窗子只上了一道锁，只要手指用力一扳就……风昭男无奈地吁了口气，“好？对我来说，事情无所谓好、坏，只有对与错，我也只能照着别人的规画走，难不成能脱身？”那是她连想都不用想的行为。

“这……”红小君从老板电话的谈话中，得知风老爷子可能要老板相亲，一时之间红小君也不知该如何处理，“或许……能拖延呀！起码先拖一阵子再说。”心想，先帮她逃了这关，再想办法搞定她和阿威这对欢喜冤家，以后她的麻烦就归阿威管了。

“拖延？”她颇怀疑这个招数过得了祖父那关，“小君，你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吗？他要我在他的寿宴上挑个男帮手，还规定我在年底前完婚，趁他还活着……快生个曾孙好让他训练成风氏接班人，一年……就只剩一年，而距离他的八十大寿，也只剩下半个月不到，你说我该如何拖？又能延到何时？”神情迷惘地望着红小君，吐出心中的无奈。

红小君闻言不由得低头沉思来回踱着方步，心想，这个风老头子还真专制，恶霸的旧习至今依然未改，这该如何是好？“小君，没关系，你不用替我费神，我想，除非我不再是风家子孙，否则我也只能……”红小君眼珠子一亮，神情振奋大呼，“有了……”她走近老板身旁，低声说：“老板，你可以找替身呀！”“替身？”她眼神疑惑地盯着红小君。



“嗯……找个替身充当你的男朋友，先挡过风老爷子的寿宴那关再说，之后，反正还有一年、说不定那时……嘻……你早就洗手做羹汤，退隐江湖了。”红小君会这么说是有所根据的，因为那本天书的截止日距离现在只剩六个月的时间，在截止日之前，若还没搞定这一对，可就换她要遭殃了。

风昭男没注意到红小君话尾的暗示，口气颇犹豫地说：“这可行吗？我又该到哪找替身呢？”她几乎没有男性的朋友，就算谈得上是朋友的人选，也远在法国居无定所，又该从何找起？红小君闻言大喜，神情之间洋溢着无比愉悦，“老板，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帮你物色好妥当的人选，帮你先过了这关。”看红小君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风昭男也不由得被感染，暂时落下心中的大石头，“就这么办吧！小君，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只好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了。

红小君志得意满地回答说：“没问题。”心里又接了一句说：包你幸福又美满。

心情豁然开朗后，风昭男不禁对自己刚才委曲求全的想法感到羞愧，不禁责怪自己何时变得如此软弱，怎么可以没经过争取就断然放弃希望，她暗下决心打算要长期抗争，公司她可以接，兴趣可以摆一旁，但是对于要朝夕相对后半辈子的人选，则必须是要爱她且是她所爱的人，否则宁缺勿滥。

寿宴当天。

“小君，你找的人怎么还没来？”风昭男坐立不安地来回踱步，视线频频探向门口。

红小君眼无辜地望着她，“这……老板，他临时有事绊住了，不如你先去会场，待会儿他到了，我再和他一起过去找你。”此刻她也只能大展“拖功”了。

“这……”风昭男语气颇犹豫，双眸不解地望着红小君，想当初她信心满满拍胸保证没问题，怎么事到临头却出了状况，这下连人都没见过也没事先套招，到时哪来的默契做恰当应对。

“老板，你不用担心，人我一定带到。”红小君再次担保。

“嗯，好吧！小君，我的未来就交给你了，你可千万不要搞砸喽！”她半开玩笑地叮咛，心里则期望小君能恢复平常干练的办事能力，好助她渡过这个关卡。

“你放心，事关你的终身大事，我绝不敢马虎，否则工作就没了。”红小君别有所指的回答。

风昭男不禁抿嘴轻笑，“没那么严重啦！我先走了。”她先折进总经理室拿公文包，才缓缓离开。

红小君确定她离开后，才喃喃自语说：“当然严重啦！若有差池，上面的可不会轻易饶过我，说不定会把我发配边疆，让我重新自学徒做起。”不放心地拿起话筒，拨了一组号码。

她神情谨慎地握着话筒，“喂……阿威，你准备好了没？什么……你动作快点，一定、必定要准时……老板未来的幸福就靠你了。”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放心，我会准时到……你确定她不会临时反悔……嗯，好……OK，待会儿见，拜拜！”柯威志挂上话筒，眸子流露着关怀之情，“希望能帮得上忙，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得接受相亲安排的人，难道家族企业的负责人都需如此吗？可是大哥他怎么高枕无忧没人逼呢？难道真的男女有别吗？”他无法

理解地耸了耸肩，慢条斯理地走到衣橱前挑选今晚的战服。

他换衣服的同时，脑子里依然转着她被迫相亲的事，虽然小君只告诉他此单一事件，但凭他平常善于察言观色的本能，从这件事就可推测出小昭会有强势的表面，其实是因她背负的重担所造成，否则以她布置办公室的慧心巧手，理应是个温柔典雅的女子。看来，这个风老爷子打造了小昭的前半生，又想插手她的未来，这种霸道行为着实令他无法苟同，才会在小君提出要求时，他一口就答应了，因为他无法想象，如果换成自己是小昭时该如何自处，不禁庆幸自己不是生在风家，而是落根于柯家，有个喜爱经商的大哥在扛重责大任，他才得以逍遥至今。

柯威志对着镜子调整领带，“O K，大功告成，风老爷子您等着接招吧！我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打开门走出套房，准备前往风氏企业先和小君会合，再转往寿宴的地点。

风老爷子八十大寿的生日宴会，设于阳明山的自家住宅里。踏进风宅大门，首先映入眼底的是自门口延伸入内的林荫大道及两旁绿地，路两旁整齐种上着松、柏两种树木，每隔几棵树就有一盏路灯，绽放着柔和光晕体贴地迎接来客。顺着柏油路直到尽头，是一栋口字型的三层楼别墅，此时，屋内灯火通明，偶见人影来回忙碌走动，正在张罗今晚的寿宴。

风昭男从后门走入屋内，原想先通到楼上，等时间差不多时再下楼来，一转弯，却在楼梯口遇到风家的忠仆——张妈，一位年约五十岁左右，体型瘦小的妇人。

“小姐，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唉哟！衣服怎么还没换……”妈的气紧张，眼神不满地盯着风昭男那身深色系套装。

她以安抚的口吻说：“张妈，我这样穿就很正式了，不用换……”张妈打断她的话，说：“小姐，难道……老爷子没向您提……今天是您物色对象的日子吗？”张妈语气支吾，小心翼翼地把话说明。

“物色？八成都内定好了，不提这档事。”原来无奈的语气一改，转而关心询问：“张妈，宴会准备得如何？我父母呢？他们有回来吗？”张妈笑咪咪地回答说：“小姐，您放心，宴会的准备工作有我盯着没问题，至于少爷和少夫人他们人没回来，礼物倒是寄回来了，不久前才打电话向老爷子拜寿。”风昭男眸里有股难以言喻的失望，“那就好。”她低首呢喃后，又抬头望着张妈，谨慎叮咛，“张妈，先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已经回来，尤其是祖父，如果小君来了。”见张妈双眸疑惑，又解释说：“呃……就是上回陪我回来的秘书，如果她来了，请你带她到我房里，我先上去梳洗。”确定张妈了解指示，她才步上阶梯。

张妈目送她走上楼，嘴里小声嘀咕着，“小姐怎么老爱做这种打扮，又不是长相不好，明明是二十七岁的清秀女子，却偏扮成三、四十岁的中年女人。”风昭男走进以前住的房间，简单的摆设如往常般一尘不染。她直接踏入浴室，打算先冲个热水澡提神，好以最佳精神状况来应付即将面临的关卡。

叩——叩——才刚洗完澡穿好衣服，头发也才绉到一半，忽然听到敲门声，她只好任由头发散在背后，匆匆跑去开门。

“小姐，我带红小姐他们上来了。”张妈见门一开即开口报告，话一交代完随即离去。

“老板，我速度够快吧！”红小君一脸笑咪咪的晃进门。

风昭男没等红小君走进门，先说：“小君，你们先坐一下，我先去把头发盘好。”没等她反应，就转身走进浴室整理头发，丝毫没注意红小君身后那个人的长相。

柯威志惊鸿一瞥，瞄到风昭男那头长及腰际的乌发微微飘荡，终于一解先前宿愿，窥见她长发飘逸的风情，比太平山那时的长辫子又多了点妩媚的女人味。

待他回过神，却又发现眼前尚有个惊奇等着他，望着这间由白色墙所围的房间，虽然窗明几净，却只有一张朴素的单人床，一套中规中矩的计算机桌椅，连个梳妆台这种较女性的摆设都没有，如果刚才他没经过楼下的豪华大厅，单看这里都要以为这里只是一间高级牢房。

他不禁怀疑这个房间的主人真是小昭吗？怎么品味和她的办公室装潢完全不同，可是刚才他明明听到张妈曾脱口说：“小姐在以前的房间。”柯威志眼神不解地望向红小君，才发现她也和自己一样，被眼前的布置震撼住了。

红小君感受到柯威志疑惑的眼神，才心生警觉阖上因吃惊过度微张的嘴。

“阿威，你不用问我，我也搞不清楚这里的状况。”红小君也只能从天书上得知老板以前生活背景的文字叙述，并不能看到她以前生活的片段，所以才对眼前所见目瞪口呆。她顿了顿，又补充说：“以前我来这里，也顶多在楼下停留，不曾上楼来过这儿，说真的，我不太相信这间会是老板的闺房，我曾到过她现在住的地方，那里的布置比较偏向她办公室的风格，几乎都是梨木家具，看起来既温暖又端庄，根本不同于冷冰冰的……”“什么冷冰冰的？”风昭男从浴室走出来恰好听到红小君的形容词，“咦……你怎么……”她突然见到红小君身后站的人，不由得神色一变讶异地直盯着他。

红小君连忙以愧疚的口吻说：“老板，抱歉……之前找的那个人临时有事无法前来，所以才请阿威来帮忙，你就凑合着用。”声音愈讲愈小声，语毕，她则咬着下唇低首望着地面，一副认错的标准动作。

柯威志大开眼界望着眼前这一幕，心想，若不是小君之前已和他套好要用这招，好让小昭顺理成章接受他的帮忙，还真会被这小妮子悔过的模样给唬了。

“这……”她神情犹豫，视线在红小君和柯威志之间来回打转。

“小昭，难道你是担心我的演技不好？还是怕我演得太成功，反而把你的爱慕者给赶跑了。”想到有可能是后者，他心里突然有股陌生情绪滑过。

风昭男面有窘色不知该做何解释，“不……不是，我是……呃……不好意思麻烦你。”总算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他笑了笑说：“怎会麻烦呢？来这里吃有喝又有得玩，哪来的麻烦？再说我们不都已经化敌为友了吗？朋友有难，我当然拔刀相助喽！”他以轻松的语气化解了她的尴尬。

听他这么一说，自己若再推拒下去，反而显得太小家子气了，“那……阿威，今晚的事就拜托你，麻烦你尽情吃喝玩乐喽！”她一改之前的窘状，神情转而落落大方，语气诙谐不似之前支吾状。

红小君首先发难惊呼，“太好了，老板，还好你同意，否则……”风昭男朝她额头敲了一记，“哦，是谁当初信誓旦旦做的保证？”她没好气地睨了红小君一眼。

红小君求饶说：“老板，你就不要再糗我了，马都会失蹄了，人难免也

会失手嘛！”“你哟，这回先饶过你，我们先讨论一下待会儿戏该如何演。”风昭男转而研究细节问题。

楼上的人窃窃私语，楼下此刻正拥进一批批的访客，宾客问的喧嚷热闹状，恰和楼上紧张慎重的气氛形成截然不同的景观。

他们遵循社交惯例——“迟到会引起旁人的关注”法则，所以直到宴会已进行至一半时寸步下楼。

柯威志一身黑色西服，与风昭男身上那套合身剪裁的深色套装正好相互辉映，男的是粗犷中充满狂野的帅气，女方则是风采宜人的娉婷佳人。

咦……传说中的风昭男不是……该是一个呆板、拘谨的冰冷老处女，怎么这会儿却成了？当众人看到他亲热搂着她的腰，两人状似亲昵缓缓步下阶梯时，皆对风昭男那副娇羞的姿态发出惊讶疑问声。

现场凡是见过风昭男的人皆哗然相视，没见过的人则窃窃私语讨论着，“她是什么人？怎么敢只穿著简单套装还戴副眼镜赴宴，而那个气度不凡的男人却极尽呵护她，真是有了爱的滋润，看似不怎么出色的女人也爱美了。”早已到大厅与宾客寒暄的风老爷子，顺着众人的焦点望去，也看到他的孙女和一名男子搂搂抱抱的亲密状，他暂时中断与客人的交谈，缓缓踱到较没人的地方等着她过来向他报告这是怎么回事。

风昭男瞥见祖父的身影，扯了一下柯威志示意往那个方向过去。

她来到祖父面前，趁他未开口前抢先说：“祖父大人，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他行了个大礼。

柯威志将她扶起，望着眼前这位不苟言笑、精神矍铄的老人家，他笑嘻嘻自我介绍说：“风爷爷，您好，敝姓柯名威志，您叫我阿威就行了。小昭告诉我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特别要小昭带我过来，风爷爷祝您生日快乐。”不畏惧投射至他身上那道威严的视线，他仍搂着风昭男的腰，笑容可鞠地向这位两鬓苍苍的老者祝贺。

风旭东尽管内心怒火渐起，但毕竟是个饱经风霜历练过的人，并未因而咆哮公堂，只是眉头抽了一下、额间黑痣动了动。

他等两个小辈说完话，才开口问：“昭男，这是怎么回事？”锐利的视线直盯着她，完全没理会在一旁的柯威志。

心虚使她不敢直视祖父严厉的眼神，突地，放在腰际的手掌忽加重力道为她打气，她才微扬嘴角浮山一朵甜蜜的笑容，望着他说：“祖父，上回在电话里，就打算告诉您我已有男友，可惜，您没让我把话说出口，正好趁您生日而阿威又吵着要来，顺道带他过来让您瞧瞧，省得您老人家操心我的终身大事。”不卑不亢的语气中，又多了点大女人的娇态。

风旭东睁大眼珠子重重瞪了她一眼，震怒的眼神改转射向那名半路杀出来的男子，“你……目前在哪儿高就？”语气有丝不屑，摆明着就是不相信他会有多高的成就。

柯威志不以为意地回答，“风爷爷，我自己开了一家经纪公司，日前正好在艺廊兼差……”轻描淡写带过，完全不提他的家世背景，也没说明他的经纪公司，几乎囊括了全美艺文界所有炙手可热的红牌。

“哼！”风旭东皱起眉头喷了口气，他不愿在众人面前失态，怒视着孙女说：“他……我不同意，你自己看着办吧！”将重话一丢，看也不看那名他认为吃软饭的家伙，随即转身离去招呼商界大老。

风昭男身子轻颤了一下，不知所措地望着祖父硬朗的背影。

他感觉到风昭男的无助，手一紧将她搂进怀里，在她耳畔低喃，“小昭，笑一个，你的脸太僵了。”表面是为了效果，实际上他也忍不住用唇轻触她白嫩的耳垂。

耳际传来一阵酥麻感，使她苍白的嫩颊染上一层红晕，“你……”她羞涩地望着仅距数吋的脸孔，见他低首打算再来一次，她连忙扯出一抹不自然的笑容，好阻止他的攻势。

“嗯……这样好多了。”他伸手拂去掉落在她云鬓的发丝，指尖不经意滑过那片白里透红的嫩颊，他不由心生欲念，伸手摘下她的眼镜，痴痴望进那双飘然的凤眸。

他炙热的注视使她冰冷心防顿时瓦解，反被一股陌生的情绪所取代，虽然知道他只是很尽责地演戏，却不禁怦然心动，沉溺在他深情款款的眼波中不可自拔。

尽管宴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厅也布置得金碧辉煌，但是所有宾客的焦点全集中在会场角落，那对含情脉脉的情侣上，个个睁大双眸等着看场火辣辣的亲热场面，眼珠子忙着看，嘴也没闲着，不是说：“风老的孙女何时有了男友，还如此不知羞耻地在公开场所神情放荡……”，就是说：“没想到那个老处女摘下眼镜，神情就换了样……”，闲话愈传愈咸，咸得让当事人无法入耳，旁人则是津津有味大快朵颐。

周遭尝杂的私语声，使柯威志拉回蠢蠢欲动的心，他保护似的手臂轻搂着佳人香肩，带着她缓缓走出大厅步向一旁的花园。

大厅里失望的叹息声此起彼落，传进了风旭东的耳里，他直盯着花园好一会儿，才回过头继续与宾客们热络地交谈。

红小君躲在楼梯转角处，从头至尾盯着场中起起落落的剧情，不禁对自己先前在楼上对那组恋爱生手调教得宜感到满意，一抹得意的笑容自她唇角缓缓荡开，心里轻快地哼着结婚进行曲，趁没人注意的空隙，悄悄从后门离开飞奔回家，好翻阅天书看后续报导。

寂静的夜晚，突地，红小君的临时居所，传出她的咒骂声……“真是 个呆头鹅，竟不会趁胜追击，两个人只会愣愣地赏花，真白痴呀！晚上的花哪能看得出是圆是扁……嘎……白费我的一番算计……”她咬牙切齿地盯着天书上的影象，恨不得把手里那本小册子给揉烂，以泄心头之怒。

“唉……这回怎么遇到了个二愣子……”她叹了口气走向房里，懒得去碰被她丢在茶几上的天书。

趴在椅子旁的白狗缓缓站起身，无奈地吁了口气，心想，每当主人得不到自己想看的就会发飙，真不知是为了任务，还是因为没瞧见香艳刺激的画面而恼羞成怒？白狗含着天书走到木箱旁，将册子放到木箱内，用下颚轻碰盖子即把木箱阖上，它望了一眼主人的房门，才踱向自己的被窝。

神秘的黑纱在天际飘荡着，地上的人们有的已呼呼大睡，有人则是坠入熟悉的梦境里，更有人失眠睡不着正挥动着彩笔创造梦境……夜依然继续着，偶尔传来呼啸而过的车声，伴着一、两声犬猫合鸣……

风昭男一夜未阖眼，强打起精神还是来公司，自她踏进公司大门起，所经之处都有员工对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她不禁大叹无奈，看来，自己又荣登绯闻榜首了。自她接手公司以来，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入榜了，前两次是因为阿威，这回她又为了谁呢？唉，懒得理这些闲话，还是工作要紧。

红小君一早来公司，才刚进办公室人都还没坐下，就被一群包打听给团团围住，若以一个女人可抵二百只麻雀来比喻，那这会儿，就有近千只的麻雀在她身旁吱喳乱叫，吵得她精神都快错乱了。

“小君，你就说嘛！总经理到底是什么时候和那个男人凑成对？”胖嘟嘟的手指扯着红小君的手臂不放。

“唉哟……真看不出来，那次还吵得不可开交，怎么还没满周年就相交甚欢？”语气充满酸味，见不得人好的眼神净是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瞟。

“小君，你就说嘛，听说总经理在宴会上和那个帅哥含情脉脉，深情的眼神缠绵得难分难舍，是真的吗？”原本好奇的眼神已被罗曼蒂克的幻想所取代了。

红小君无奈地打量这三种不同品种的麻雀，真想大声叫她们闭嘴。

“全部给我闭嘴！”红小君摸摸自己依然紧闭的双唇，“咦……我没开口呀！”好奇地寻找那位说出她心声的见义勇为人士，抬头四处张望，终于在门口漂到迟来的救星。

风昭男原以为只要到了办公室，就不会听到窃窃私语声而能图个清静，结果反而更喧闹不休。她一到门口就看到三名职员兜着小君打探消息，仔细聆听才知道这回的传闻竟是昨天……不由得令她发怒而开口喊停。

锐利的视线一扫过被她吓得排排站的女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是嫌工作太多了？还是觉得薪资太少？说呀——到底是为了什么事，需要让你们放着工作不做，跑来这儿吵得像个菜市场似的？”冰冷的语气使那群女人的头低得一个比一个低。

终于有一个受不了这种降到零度以下气氛的人，开口支吾说：“没……问题，总经理……我还有事……先走了。”话还没讲究双脚已先动了，抖着肥胖的身躯迅速走了出去，才到门口，迎面又来了一位正欲入内打探消息的男同事，她立即发挥同事爱好心地拉着他逃离现场。

“呃……我也是……”另外两人也接二连三，有样学样赶紧遁走。

“哇……老板，你的功力真强，才三两句话、使个眼神，就把这几个黏功顶级的麻烦人物拉走了，你就不知道，刚刚我费尽唇舌、苦口婆心劝她们离开，却没人听得懂我的语言，吵得我一早来就不得安宁。”红小君终于舒眉展笑，露出今早以来第一朵笑容。

“没想到昨晚的事，已经传到公司。”风昭男望着门口发呆低喃。

红小君走近她身旁，感慨说：“唉……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这样，就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威力，只要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人们都能将流言传得不堪入耳，更何况，我们这种大公司人多嘴杂，老板，看来你的英名又要远播了。”未了，还不忘调侃她一句。

“你……真是的，连你都不放过我。”风昭男没好气地白了红小君一眼。

红小君眼尖地瞟到她的红眼睛，“咦……老板，你和阿威昨晚到哪疯

了？你看起来怎么一副没睡好的模样，而且今天你又迟到。”心里明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忍不住故意糗她，以报昨晚没精采画面可看的老鼠冤。

风昭男脸一红，“小君，你别闹了，我昨晚是为了作画才……”突然瞟到她眼底那抹促狭，知道自己又被她捉弄了，叹了口气，又说：“你这么喜欢捉弄人，当心哪天角色对调，换你被人设计哦！”说完又摇了摇头才缓缓踱进总经理室。

红小君充满自信的眼神望向总经理室大门，笑说：“呵……哪会轮得到我？”神情之间丝毫找不到任何惧怕的情绪。

数天后流言渐息。

这一天风昭男一如往常，在办公室里忙着公事。

铃……铃……“喂……我是……祖父，您是要问案……不是……嗯，好……我尽量……好的！”她原本小心翼翼的表情一改为惊讶、疑惑的神情。

“这是怎么回事？”低喃声中充满疑惑不解，她放下早已切断的大哥大、改按下桌上的内线，“小君，麻烦你进来一下。”叩——叩——“请进……”

“老板，有何贵事召唤？”原本嬉闹的语调，在见到她困扰的表情时，红小君愕然止住未说完的话，脸色一正改问：“怎么了？该不会又有大条事件发生了。”她摇了摇头说：“刚才我祖父打电话来，他说话的语气居然不同于往常的严肃，反而口气和蔼地要我明天带阿威回家用晚餐，依你看，这里头会有玄机吗？”自风昭男有记忆以来，从未听过祖父用这种温和的语气对她说过话，这还是头一回，不由得使她心中警铃大作，赶紧找鬼点子最多的小君进来共商大计。

“这……”红小君沉思不语，侧头想了一会儿，才说：“老板，你看……有没有可能是风老爷子很欣赏阿威，想找机会多了解他一下？”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总要先个个击破才能找到谜题的答案。

“不可能呀！”风昭男顿了顿，又说：“寿宴那天，他分明对阿威不屑一顾，怎可能才过了几天就对阿威的印象改观，态度还做了一八〇度的大转变。”“嗯，也对，那会不会是他想再次试探你和阿威是否来真的，所以才设下鸿门宴呢？”根据红小君对风老头的了解，她认为这个想法比较有可能。

风昭男忽然茅塞顿开，点头赞同说：“嗯……有这种可能，自寿宴以后，祖父不曾再向我提相亲的事，以他多疑的个性来看，确实有可能设下陷阱，小君，这回你可有妙计应付？”唉！风老头，你当真死性不改，若爱算计他们俩，哼！这回包你阴沟里翻船。

红小君唇角斜扬，心里发出一声冷笑，继而对神情担忧的受害者面授机宜……

周末当天，风昭男开着她的跑车到饭店接柯威志后，车子直奔位于阳明山的风家大宅。一路上，她并未开口与他交谈，只是专心开车小心地注视路况。

坐在她身旁的柯威志放心地把自身安全交给她，放松心情欣赏外头的夜景。他已厘不清自己的感觉，自从第一次被小君以南风为借口诱他到太平山，无意中帮了她之外，之后，只要小昭有难，他都主动也乐意帮忙，甚至于从中得到某种莫名的感觉，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情绪。

直到车子抵达风宅的车库，她才望向坐在邻座的柯威志，“阿威，又要麻烦你了。”眼神有些抱歉也有点羞涩，还有一丝她自己不知的眷恋。

柯威志抿嘴笑了笑说：“小昭，朋友之间客气过头就不像是朋友了，不要常把歉意挂在心上，喂，走吧！”他率先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朋友？有可能吗？除了请他帮忙的这件事，她和他会有其它交集吗？风昭男叹了口气，先取下车钥匙寸步下车子和他一同走出车库，一出车库，两人随即变了个表情及动作，此时小君若看到了，一定又会自夸是她训练有素。

张妈一听到车声就跑来门口等，当她看到他们的身影时，不禁眉开眼笑，“小姐，您回来了，柯先生，欢迎您，来，请进，我先上楼去向老爷子通报一声。”眼神颇赞赏地又望了一眼他们彼此交缠的手指，才转身上楼去。

“麻烦你了，张妈。”她等张妈走上楼没了踪影，随即松开手指欲抽回自己的手。

“小昭……”柯威志连忙出声警告，眼神示意她不要轻举妄动，大手依然紧握她滑嫩的柔荑。

她无奈抿了抿嘴，“谢谢你的提醒，来，这边坐。”用另一手比了旁边的沙发椅。

咯——咯——他们才刚坐下不久，楼梯间就传来走路声。

柯威志连忙将她搂靠在怀里，状似亲昵地在她耳畔低声说：“小昭，上戏喽！”“嗯……”风昭男轻轻颌首，霎时双眸乍现含羞带怯的眼波，表情甜蜜地依偎在他厚实的胸膛上。

张妈走下楼，看了小姐和他浓情蜜意的模样，差点儿不想打扰他们，可惜，老爷子交代的事缓不得，于是她只好开口，“小姐，老爷子请你们先到书房等他。”听到张妈的声音，她不禁松了口气，“张妈，他有没有提到是什么事需要在书房谈呢？”她站起身等着张妈的回答。

“没有，小姐，您和柯先生先去书房吧！省得让老爷子等，他今天还特别交代我要多做几道菜，待会儿，你们谈完正事，也差不多可以开饭了。”张妈特别提了老爷子的不寻常举动好让小姐安心，依照以往惯例，她是不可能做这种叮咛，除非是来访的客人身份很特别才有此可能。

风昭男抿嘴轻笑，“张妈，辛苦你了，今晚又有口福了，看情形我和阿威得快点去书房，才能及时趁热享用你做的美味佳肴。”又对着张妈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才勾着柯威志的手往书房的方向走去。

“嗯……恋爱中的小姐果然不一样，一向没什么表情的脸，这会儿可是笑得甜甜蜜蜜的。”张妈喃喃自语地走向厨房。

风昭男和柯威志把刚才在客厅的那套，如法炮制地搬到书房的沙发上演出。

“阿威，你看会有什么事？”“不知道，我们随机应变吧！”“嗯……”她不敢有任何松懈的举动，怕一个不注意会坏了这出戏，虽然时间已过了许久，她依然扬着唇角那抹快僵了的笑容，将脸颊贴在他温暖的心口上，倾听这股能让她宽心的心跳韵律声，度过这段漫长的等待。

风昭男似乎还未察觉自己愈来愈依赖他，好象习惯已成了自然，不似当初在太平山排斥他身体上的接触那般。

风旭东毫无预警地悄悄走进书房，满意地望着坐在沙发上的情侣，他咳了个声响打断他们的卿卿我我。

他们适时地做出讶异、娇羞的表情，其实他们两人在踏入书房后早就



提高警觉，摆动作同时不忘耳听八方，所以当书房的门被打开的刹那，他们立即很有默契地进入状况，演了一段情话绵绵的戏码。

“呃……祖父，您来了。”“风爷爷，谢谢您邀请我来这里用餐。”柯威志握着风昭男的玉手，起身迎向风旭东。

“嗯！好，你们坐……坐下来我们聊聊。”风旭东示意要他们生口刚才的位子，自己则走到他们对面的沙发椅。

柯威志抢先打开话匣子说：“风爷爷，您要我们来书房，是有重要的事要说吗？”先下手为强探他的意图，省得小昭提心吊胆等他开口。

“呵……柯……呃……阿威，那天在寿宴上招待不周你可不要见怪，那天人太多了，无法面面都俱到。”“哪里。”他陪着笑脸客套地回座。

“对了，你那天怎么没提你的家世呢？害我替昭男白操心了好些天。”风旭东语意虽有责怪之意，表情却是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儿怪罪的意思。

原来如此，难怪风爷爷像换了个人似的，态度突然变了那么多，真是标准的生意人。柯威志心里嘀咕着，表面上不忘回答说：“风爷爷，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和小昭彼此相爱，至于家世，对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他褐眸深情款款地望了风昭男一眼。

原来他找人调查阿威，难怪他的感度全变了，风昭男双眸悲哀地盯着变了样的祖父，羞愧之情不由得浮上心头。

“怎么不重要，你可是柯恩家族的一分子，呃……阿威，你也知道，我就只有昭男这么一个孙女，对她的一举一动难免会多留意些，所以才会找人调查你的来历，你不会见怪吧？”“风氏”如果有了“柯恩”做靠山，以后在电子界又能大绽光明，重拾“风氏”以往的风光，风旭东此刻打的正是这种如意算盘。

“没关系，难得风爷爷这么疼小昭，早知道您会操心，我那天就自动向您说明了。”客套寒暄后，风旭东立刻切入主题问：“阿威，你打算何时人主‘柯恩’呢？毕竟这么大的公司，单靠你大哥一个人撑会很累人的。”“风爷爷，谢谢您替我大哥担心，有关这方面，您大可放心，我大哥他的能力可不是盖的，他二十岁一拿到企管博士的学位，就学以致用用技人‘柯恩’的运作，这些年来，‘柯恩’的营运不但比以前好，盈余也只有增没有减，这些成果对大哥而言只需牛刀小试就能得到，所以‘柯恩’有他在就行了。”柯威志觉得大哥如果知道自己这个做弟弟的如此夸他，他一定会感动得无言以对，因为，以上描述纯属实情。

风旭东斟酌了一下，才说：“阿威，你的意思是指，你不会回‘柯恩’工作是吗？”柯威志爽朗地回答，“没错，我才懒得回‘柯恩’工作，偶尔帮大哥兼些工作是可以，至于要我全心全意投入不太可能。”他可不想让大哥管得紧紧的，在那里光做一些公文批示的无趣工作。

风旭东闻言脸色一敛，“那你未来打算做什么？”口气已不似先前和气。

“我当然是做我喜欢的事喽！譬如我目前的经纪公司，或者是偶尔在画廊兼差也不错呀！”看风爷爷脸色愈发凝重，他知道自己终于踩到对方的痛处了。

风旭东最不欣赏放着正事不做，偏爱做些乱七八糟事情的人，听他这么胸无大志的想法，又根本不可能主导“柯恩”的营运，哪可能愿意让他们两人有结果。

仗着他爱昭男不可能对“风氏”不利，风旭东不屑地哼了一声，“没想到柯恩家族里，竟有像你这般没长进的人存在。”视线转而投向一旁沉默不语的孙女，“昭男，我会再安排你相亲，多一些选择。”风昭男的心情，早已从为祖父感到羞愧转而气他不该如此势利，当他辱骂阿威的字眼儿一吐出，终于点燃了她的怒火。

怒气高涨使她脱口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接受您的相亲安排，因为我只要阿威，我已经爱他爱到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了，我不可能和他分手。”风旭东怒视第一次反抗他的孙女，“你……你该不会已经和他……”眼底不由得浮起一抹嫌恶之色。

祖父嫌恶的表情使她口不择言地回答，“没错，我和他已经住在一起了，抱歉！祖父大人，我和阿威还赶着要去看场电影，没时间和您共进晚餐，请容我们告退。”不等他反应，她拉着柯威志的手就往外头走。

沿途她不发一语，也没理会张妈的呼唤，怒火一直延烧至跑车内才稍稍降温。她将车子驶出风宋大宅，专心开了一会儿车，才使她逐渐恢复一贯的冷静。

“阿威，抱歉！刚才他这么说你……”“没关系，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若非我故意针对他的盲点多说了一些话……倒是害你和他起了冲突，你说的那些话他会信吗？会不会被他拆穿？”他差不多可以揣测到风爷爷的心态，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举动，不禁使他感到忧心忡忡。

“这……”她把车子靠路边停下，静默了一会儿，才点头说：“以他多疑的性格，八九不离十会找人查我的交友状况，也会加紧安排相亲活动。”“那我们这出戏不就白搭了。”风昭男犹豫了一下，才问：“阿威，你现在住哪？”心底有个计画逐渐成形。

“饭店呀！”他眼神不解的直盯着风昭男，担心她的精神状况，否则她怎会有此一问，几个钟头前她不是才到饭店接他，怎么会……忽然有个想法一闪而过，“莫非你打算……”他惊讶地望着她。

从柯威志吃惊的表情里她知道他猜到了，鼓起勇气说：“阿威，你愿意帮忙帮到底，暂时搬到我家住吗？”她那副既期待又怕被拒绝的表情，使他不忍再扯到其它细节，赶快说：“OK，你都好心要帮我省下住宿费了，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呢？”紧张的心情终于可以松懈下来，风昭男吁了口气，“欢迎光临寒舍，明天……明天你可以搬吗？”“没问题，你何时方便呢？”反正他只需将衣服打包好，随时都能动身。

“明天下午可以吗？”“OK，成交。”白色跑车又散动了，车主愉快地将车驶下阳明山。

叮咚——叮咚——风昭男正在画室里整理刚搬上来的衣服，忽然听到电铃声，顾不得杂乱的衣物，三步当两步跑冲下楼去开门。

站在门外的柯威志不禁纳闷，电铃按了好一会儿了，怎么还没人来开门。

“奇怪，昨天不是约好……”这时大门突然敞开，探出一张喘吁吁两颊红嫩的脸孔。

“阿威，抱歉，让你久等了，我刚好在楼……上……才会比较晚来……开门。”她拍了拍喘息不止的胸口，断断续续把话讲完。

“没关系。”他随她走进屋内，双眸突然一亮，不禁被眼前的装潢给吸引

住了。

房子虽不大，单是客厅、厨房加起来顶多十多坪，一眼望去，客厅全摆设复古的木质家具，原木的吧台和一盆高及腰际的阔叶植物，将厨房和客厅区隔开来，其中一面墙则挂着中国字画，所有用品皆整齐陈列，丝毫不见半点儿凌乱，整体看起来给人一种端庄纯净的感觉，比起她的办公室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威，喝杯茶。”风昭男冲了一壶铁观音，倒了杯递给他。

“呃……谢谢……”他拉回欣赏的视线，接过她递来的茶喝了一口，“小昭，你这里的布置怎么和阳明山那边完全不同。”看了这里的状况，才知道小君那天为何比他惊讶，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她叹息笑了笑，“那里的布置是祖父规定的，他认为当学生就要专心于功课上，没必要将环境弄得太复杂，怕让我心有旁骛没法专心念书。”她视线扫了一圈四周，又说：“所以一结束学生身分我就搬出来，布置一个自己喜爱的窝。”“原来是这样。”柯威志恍然大悟点了点头，又好奇地问：“你好象很喜欢这种木质家具？”他比了比客厅的摆设。

“嗯……我满喜爱木制物品，尤其是这种黄花梨家具。”她的美眸浮起一抹痴迷的神采。

“黄花梨家具，原来你的办公室和这里全是这种古董，难怪之前听小君嘴里念说梨木家具。”他突然回想起之前听到的蛛丝马迹。

风昭男闻言突地噗哧轻笑，“阿威，我哪有如此大的功力，可以搜集这么多古董家具。”她起身踱到放在角落的那张长方桌，“其实你所看到的黄花梨木制品里，只有这张方桌及靠背椅是我从苏富比拍卖会买来的，其余的全是我请人订做的仿品。”柯威志不敢相信地站起身，视线仔细扫了四周一圈，“没想到能仿得这么真，那个师傅的手艺真高明。”他的身子不由得走近那套真品，“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呢？”他伸手轻轻抚触色泽温润的桌面。

“据我了解应该是十七世纪左右的家具，当初在目录上看到这两件东西，一时心动就买了下来，因为这两件家具，进而做了这些仿品。”她无法很具体地描述当时看到照片时的感觉，只知道心底有股声音直催促她买下来，等她恢复理智时，桌椅已经送来眼前了，用久了又情不自禁打造相仿的制品，以解买不到真品的遗憾。

“原来如此。”他忍不住对这张长方桌抚了又抚，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不禁侵袭他的心。

“阿威，我带你到房里，好让你先把行李放好。”她带他走进惟一的房间，“我已经把我常用的东西搬到楼上，这个衣橱你可以用……”简略地向他介绍屋内的设备。

“嗯……好……噢……你刚说……你把东西搬到楼上，这里有楼上？”他突然想起这栋大楼无论是从外观看或是电梯，都只到这层呀，哪来的十三楼呢？风昭男明了地笑了笑，知道他犯了她当初的盲点，遂带他前往后阳台走去，“呶……从这个阶梯上去，有间十二坪大的阁楼，我暂时搬到上面住，所以，这里可是男宾止步哦！如果你有事找我，可以用这个对讲机。”手比了旁边那具今天才安装的对讲机。

“原来这里别有洞天，难怪……你放心，我半夜没梦游的习惯。”他打趣地说。

“正好……我也没有……”两人不由得相视而笑。

风昭男终于把凌乱的衣物一一挂上整理好，“OK，大功告成，没想到当初买来展示用的长桌，这会儿却成了我的床。”望着眼前这张狭窄的临时床铺，不禁叹了口气，“唉，从舒适的双人床换成……希望这一切都值得。”抬头向天窗望去，才发现原来时候已不早了，拿了件外套、皮包，打算下楼请阿威到外面用餐。

“咦，人呢？”原以为他不在客厅，总该在房里，突然想到还有个地方，她走到浴室门外提高音量喊，“阿威，你在里面吗？”“我在这里。”背后突窜起的响应声使她吓了一跳，讶异地转身向后望去，正好瞧见阿威从那张长方桌下面冒出头来。

“小昭，你过来看一下。”他兴奋地挥手招她过去。

“怎么了？”“你看看这里。”他拉她蹲下身子，把手电筒的光源打在桌板背面，“你看，那里有个名字。”“咦，我从未想到要看这里。”风昭男伸手触摸那一道道的刻痕，“这是用什么器具刻的？怎么刻痕又粗又圆滑，深度恰好容入半截手指。柳……云……威，这应该是个名字，可是，怎会刻在这里？”眼神不解地望向柯威志，希冀他能揣测出原因。

“我刚才把行李放好，闲着没事就开始赏玩你这些家具，没想到会发现这个名字。”其实他刚才一把衣物放好，就跑来研究这件古董家具，心头上那股持续不散的熟悉感，使他摸遍长方桌的每个角落，自然而然发现了那个令他倍感亲切的名字。

“柳…：云威……”为何她会对这个名字有股熟悉的感觉，好象在哪听过的似的，“看这个刻痕该是与桌子同时期，可是，为什么刻在这里？又是什么状况下刻的呢？”看来得找个专家来为她解惑，在这之前还是先解决民生问题吧！

她扯了扯尚在研究刻痕的柯威志，“这张桌子的谜题留待以后有空再来慢慢研究，我们先去用个晚餐，除了庆祝我们共同生活……顺便讨论一下未来的生活公约。”虽然她不知道这段过渡时期得多久，但是有些事情先说好，总比事后造成情绪不佳影响彼此的和谐来得好。

“公约？哦……我了解，先说好，你这里有没有供三餐，”柯威志挽起她的手，两人相偕走向大门。

“你才要记得告诉我，你进出门的时间，免得你在外头玩得不亦乐乎，我还在家操心要不要将你列入失踪人口。”十二楼的大门轻轻阖上，把宛如夫妻般的嬉闹声隔离在外，又还给屋内一片宁静时刻，角落的长方桌持续它数百年来不变的姿势，一如往常孤零零地独立在地面。

## 7

铃——铃——风昭男正要准备画具，却听到对讲机发出响声，连忙跑去接，“喂……好，我马上下去。”原来楼下有她的电话，一想到那个几乎不曾打电话来这里的人却打来，她脚步就不似往常那么赶着下楼。

她眉头微蹙，吁了口气才拿起话筒，“喂……我是……没错，我上回已

经告诉过您……祖父您打电话来不会单只为了骂我……嗯，我会带过去……  
嗯……我办不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不可能和他分手，抱歉……  
我还有别的事要忙……”愤怒地把话筒挂上，紧咬下唇阻止喉间的哽咽泄出。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挂他电话，也是祖父第一回骂她不检点、水性杨花……这种难堪的字眼，只因他确定了阿威真的住在这里，又旧话重提……  
柯威志原想给小昭一点儿隐私权，才会在她接了电话后立即回房间，才没一会儿，她讲电话的内容，他不愿听都不行，因为小昭的音量遽然升高，当他听到话筒被用力挂上后，又等了一会儿，依然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不禁担心地踱到客厅。

风昭男一副强忍悲伤的模样，使他心没来由得揪了一下，“小昭，怎么了？”他伸手轻触她微颤的香肩。

她硬是吞了几口唾液，强压下便在喉间的悲伤，深深吸了口气，才转身面对他的关怀。

“没什么，我后天得回去向他做季报，他打电话来交代我顺道带一些资料过去，又顺便念了我几句而已。”她勉强牵扯唇角，挤出笑容安抚柯威志的忧心，可惜不太成功。

看来，风爷爷又旧事重提了，才会让小昭有此反应，据自己对风爷爷的了解，他该会畏于“柯恩”的势力，暂时不会对自己太过分，可是，对小昭就难说了，终究，他是小昭的长辈。

“小昭，你后天的季报，我和你一道前往好吗？”柯威志认为或许有他在，风爷爷比较不会为难她。

她不禁对柯威志的观察入微感到佩服，也因他的体贴感到窝心，“阿威，谢谢你，如果你有准备好耳塞，后天欢迎你和我一道去接受声音的洗礼。”  
“你放心，我身上随时都备有一副‘国王牌的耳塞’，聪明的人才看得到哦！”  
他的手指轻轻点了点她的鼻尖。

“呵……”他调皮的言行举止，暂时扫去了她心底的阴霾。

“小君，我昨天请你准备的资料好了吗？”风昭男一进公司，就先向她要下午季报要用的资料，打算先研究一下免得出纰漏。

“老板，我刚刚已经先放在你桌上了。”虽然才遇过几次，但每回她要向风旭东做季报时，总是异常地谨慎小心。

“那就好，对了，小君，那一幅画我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帮我送过去吗？”  
今天凌晨终于把那幅“梦境”完成了，正好如预期的时间赶上画展开幕前交出。

“没问题，可是，阿威现在住在你那，我要如何走私出门呢？”进去是很容易，但是要扛那一大幅画出门，总得找个帮手，这样更难瞒过他。

“嗯……不如你今天下午就过去帮我拿。”看红小君疑惑的表情，风昭男又解释说：“阿威今天下午会陪我去做季报，所以……”  
“唉哟……老板，你现在出门都有护花使者了呀！”突然见她举手要敲过来，红小君赶紧跳离她的魔掌范围，“唉哟……老板，你怎么恼羞成怒了？”  
“你这小妮子！动不动就调侃人，当心会有报应。”她弃械投降，既然斗不过她，还是快点去研究资料比较妥当。

“报应？老板，你是指我帮你那么多忙，所以你报答我是应该的吗？”  
红小君嬉闹地把话意乱串乱改，等看着前脚已踏入总经理室的老板会有何反应。

“你哟，净会耍嘴皮子，记得待会儿来向我拿房子的钥匙。”她阖上大门，没理会红小君的挑衅，急忙走到座位上翻阅桌上的季报资料。

铃——铃——“您好，我是小君……好的，请稍候……”红小君正想把老板的电话转进去，总经理室的门正好打开。

“老板，陈警官找你。”她将话筒递给刚走出来的风昭男。

风昭男将话筒接了过来，“您好，我是风昭男……嗯……咦……居然是他……您确定……嗯……他今天会过来……好……我会注意……差不多三点左右……好，拜拜！”没想到内贼竟会是他，她心情不由得愈发沉重。

红小右望着风昭男瞬间变脸的模样，不由得担忧问：“老板，怎么了……不会是……又有状况发生了吧？”她还真怕自己猜对了，真再来几个突发状况，此次任务的进度怕无法如期完成。

“小君，待会儿的主管会议，你差不多在两点五十五分左右找个借口脱身，到楼下停车场带陈警官他们进来……”风昭男看红小君一脸迷惑，干脆附在她耳畔，低声说出刚才得到的消息。

红小君愈听眼珠子不禁愈瞪愈大，“天呀……居然是他……那个……”话才说到一半，嘴巴已被老板冰凉的手掌给捂住了。

“机灵点，你想打草惊蛇呀！”确定她有了警觉心，风昭男才放开捂在她嘴巴上的手，“你知道该如何做了吧！”双眸谨慎地望着她的反应。

“嗯……”红小君紧闭双唇，猛点头表示她知道了。

“走吧！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进会议室开会。”“嗯……”两人踩着沉重谨慎的步伐缓缓踱进会议室，这是她们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会议，现在情况就如同红小若心里头呐喊的尖叫声——土匪头就在里面。

一个钟头后，红小君苦着一张脸走出大会议室。

十分钟后，一组警员已驻守在大会议室门口，所有“风氏”的员工也都被限制不得接近这层楼。

没多久，会议室的门大敞，里头的人陆续走出来，当他们看到躲在一旁的警员，到了嘴边的惊呼声，全被警方的手势给制止住又吞了回去，皆慌乱地跑到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等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在会议室里头的风昭男借故拖住他，确定所有人都散去了，她才和他边谈话边踱向会议室门口。

门口传来脚步杂沓的骚动声，使他警觉地将手探入外套的内袋里，身子更贴近她。

当黑色皮鞋踩过门槛的刹那——“贱人……居然被你识破……”他迅速抽出随身搁带的利刀架在她的脖子上，紧紧揪住她的手臂。

“啊……”现场一片惊呼，所有人皆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惊险的一幕，有人咬着下唇、有人捂着嘴……生怕稍有个声响会议总经理脖子上那把闪着白光的刀染上红血。

风昭男屏息斜盯着他头抖握着刀的手，“陈叔……你……不要一错再错……”她全身细胞全立了起来陷入最高警戒，小心应对站在身后威胁她性命的人。

“陈大中，快放下刀子……不要做困兽之斗，这栋大楼已被警方包围。”陈警官放话欲吓阻节节往电梯门口退去的歹徒。

“呵……我年纪已经这么一大把了，没什么好怕的，就算要死也要拖个

垫背的。”说罢，又将刀锋赌得更紧，瞬间，风昭男嫩白的肌肤渗出一道红色血痕。

她强压下心底直冒上来的惧意，“陈叔……你……不要忘了，你还有儿孙在……没必要想不开……”风昭男一心一意想化解这场危机，丝毫没感受到颈项传来的刺痛感。

“哼！儿孙？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要不是你一从法国回来就接手公司，我这个副总在公司的地位也不会一落千丈，成了没实权的虚位，我的儿子也不会因而举家迁移到国外另辟天下，独留我一人，你还敢对我提儿孙！”他心口上的伤口被这么一提顿时迸裂，涨红了脸情绪沸腾至最高点。

此时，电梯门悄悄开了又阖，从里头闪出了一个人影，小心翼翼地靠近这颗即将爆发的炸弹。

现场的人群皆瞪大眼珠子，咬紧牙根强迫自己不要表现出任何讶异的神情，屏气凝神盯着即将开战的战场。

警方人员利用蚕食法悄然移动脚步，蓄势待发准备和歹徒身后的人来个前后来攻。

“贱人……你不该回来……”半空中突然画起一道阴森的亮光，直落底下那片光滑的肌肤。

“啊……”砰——咚——“哗……太好了……”沙哑低沉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没想到……我们又在这个地点……撞个正着……”柯威志松了口气，眼神带笑地望着怀里的佳人。

风昭男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紧闭的双眸一睁开，不禁滑下松懈的泪珠，雾眼蒙蒙望着那张宛如太阳的笑脸，“阿威……谢谢……”干渴的喉咙硬挤出了简短的谢意。

他拭去她粉颊上的泪珠，以温柔的口吻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朋友间不要老挂着谢意。”随即紧紧将她揉进怀里，差点失去她的刹那才觉悟到，她的一颦一息早长入他内心深处而不自觉吧！

她好想永远枕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可惜，逐渐走近的脚步声使她不得不抬起头。

他也察觉到有人走近他们，先抬起她掉落在一旁已破碎的眼镜，再扶起她瘦弱的身子。

“柯先生，谢谢你的协助，风小姐……”陈警官向他们问候道谢后，随即押着犯人回警局侦讯。

柯威志搀扶着已手脚发软的风昭男，缓缓走向她的办公室。

红小君见她全身虚脱似地被柯威志扶进来，赶紧倒了杯热水递给她，“老板，你还好吧？”没了眼镜的她，看起来不似平常的强悍，反而有种惹人怜的神态。

她接过杯子吸了一口，才开口安抚神情担忧的他们，“没事……只是突然死了好几千个细胞。”缓缓把杯中的热水饮尽，心情才逐渐恢复平静。

“小君，有没有医药箱？小昭颈子有道伤痕。”她仰头喝水时，他才发现那道血痕，双眸焦急地盯着那道伤口。

“有……”红小君也瞟到了，急忙跑去医务室拿药箱。

柯威志望着她白皙颈项上那道怵目惊心的血痕，不由得伸手轻抚伤口旁的肌肤，“疼吗？小昭，我们还是去趟医院比较保险，这个伤口怕会发炎。”语气中充满担心，还有丝不舍。

“伤口很深吗？我怎么没感觉会疼。”风昭男伸手欲碰触伤口，却在半空中被他阻止……“不要碰，会感染细菌。”他紧握她好奇的柔夷，突然，觉得她的手好小。

“药箱来了。”红小君打开药箱，拿出里面的药水正准备帮老板上药。

“我来。”柯威志顺手将棉珠、药水接过来，小心翼翼地为那道伤口消毒、上药。

“嘶……”此刻她才感觉到伤口传来的刺痛，微扬下颚紧咬下唇，信任地交给他处理。

红小君慧黠的双眸闪着欣喜的光芒望着他们，看来同居生活有助于他们彼此了解，老板已不复其当初排斥的神情，而阿威也变得温柔体贴多了，两人，一个懂得接受，另一个知道付出，看来好事已成了大半，她不禁陷入美好的未来中。

“小君……”风昭男拍了拍她的肩头，“小君，天亮了，该起床了。”这小妮子不知又神游到哪了，神情愣愣的，嘴角还念着一抹傻笑。

红小君骤然清醒，“呃……老板，怎么了，阿威呢？他不是在你擦药吗？”视线忙着梭巡另一个人影。

“你呦……若非我知道你常有神游发愣的习惯，单看你一脸傻笑的呆样，早送你到‘松山’观光了。”看她犹然不知状况，风昭男又说：“我都进了一趟办公室又出来，你坐在这个最明显的位子，居然完全没察觉到，你到底神游至何方，那么好玩吗？”风昭男不禁好奇地想知道红小君发呆时都在想些什么。

红小君尴尬地笑了笑，“嘿……老板，我当然是想美好的未来喽！平常多想想才能聚集更强的念力，进而提升工作效率实现美好未来嘛！”这回答倒不是瞎掰的，刚才她真的在幻想将来回到上面，自己被升级的美好景象。

“你还真能掰，不和你瞎扯了，阿威还在外头等我，你可不要忘了，我请你帮忙的事哦！”说罢，提着公文包和一袋资料，匆匆走出办公室大门。

“等？到底谁等谁呀！我可是耗在这儿等你们凑成对等很久了哩。”红小君嘴里叨念着，手里抓着一副钥匙缓缓踱向门口。

当红小君来到风昭男的住处，欲把那幅“梦境”送出门时，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放在工作台上的素描。

“哇……画得真传神，真偏心，我的部分才两张，阿威竟然有十多张，嗯……还有实物看起来比较棒，从天书上只能看个大概。”一想到天书，她赶紧将“梦境”送至画廊，飞奔回家观看他们的进度……红小君一到家，先冲壶花茶啜了几口，才慢条斯理地取出他们的那本天书。

“哇……这个风老头真绝，竟然把阿威隔离在外，独留老板在书房里，对她动用私刑以尖酸刻薄的毒话大肆攻许。”她无奈地摇了摇头，“唉……老板，你真可怜，从以前到现在都受尽风老头的欺凌，唉，愿上面的能保佑你苦尽甘来。”一旁的白狗望了眼窗外的天色，站起身舔了捻主人。

“哦，好痒，好啦！先祭过五脏庙，再继续看。”红小君摸了摸白狗的头，将手里握的册子摆在桌上，站起身往厨房走去，白狗也一摇一摆随着主人晃了进去。

摊在桌面上的天书，又显现了影像，里头的柯威志眉头紧蹙听张妈回溯过往云烟……



“小姐从小就是这样，老爷子说东她就不敢往西，少爷和少夫人对这种状况不单无能为力也不敢插手过问，这原因就要从那时说起……”张妈直觉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能带给小姐幸福，遂偷偷将小姐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动机只是为了让他能更了解外表冷若冰霜的小姐，其实是个心灵脆弱极需人呵护的敏感小女人，期盼他能更疼惜小姐。

原来小昭父母为了彼此间的爱情及愚孝，却断送了她的未来，将小昭全权交给风爷爷调教，任由他对小昭施以严格训练，而小昭为了大局也只能全盘接受，唉，没想到她的前半生是这般度过。

卡察——书房的木门开了又关，一个惨白着一张脸的人从里头走了出来。

张妈眼角余光瞟到她的身影，立即噤口起身向前迎去。

“张妈，我先走了。”风昭男神情黯淡道别后，头抬也不抬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大门踱去，压根早忘了一同前来的同伴。

柯威志见状，匆匆向风旭东道别随即跟上她，“小昭，你要遗弃我了吗？怎么自己先走了？”他故意说得可怜兮兮的样子。

循声抬头望向他，风昭男才发觉自己的失误，“呃……抱歉，想事情想入神了。”她现在整个脑袋瓜子里全充斥着祖父攻诘的言语，那些字眼此刻正侵蚀、啃咬着她的心口。

他动作温柔地搂着她的肩，“走吧！你之前答应我，等你做完季报就和我上医院的哦！你可不能反悔，否则你那道伤口可是会抗议。”看她筋疲力竭地自着一张脸，不禁把她搂得更紧，将自己的活力注入她瘦弱的身子。

“嗯……”她不禁感谢他及时给予的温暖，适时让她的情绪从谷底缓缓攀爬上来。

翌日柯威志下午来到画廊，一得知南风的最后一幅画已送达，他刻不容缓地冲了过去。

当他看到那幅画正在悬挂，不由得加入指挥的行列，直到所有人皆散去，才正眼瞧那幅署名为“梦境”的画作。

“天呀……”这一瞧，不禁让他大受震撼，不由得屏气凝神注视画里所表达的真情，“为什么？这张画又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会又是以前梦里的情境吗？可是，我并不记得有这一幕呀！”他果站在画前喃喃自语，心里反复思考挖掘过去的记忆，一个下午就这样悄悄溜走了。直到夜深了，他脑海里已经深深印着那幅“梦境”的影像而坠入睡梦中……茫茫白雾逐渐散去，树林里的绿荫愈来愈翠绿，林里那条羊肠小径也逐渐显露出清晰的路面，路尽头约两个小黑点愈来愈大。

“昭儿……不急……走慢点儿……你的伤才刚好，不宜太劳累。”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她羸弱的身子。

酡红的嫩脸突然仰起望向他，“大哥，人家才没像你想的有那么虚弱，我的伤口早脱痂长出新肉来了，不但能走还能跑。”她红润欲滴的樱桃小口轻轻一扯，绽放一抹楚楚动人的娇美笑容。

“你哟……”他手指怜惜地点了点她娇俏的鼻尖，“不知是谁早上下床时，突然脚软，差点跌了个大跤，还吵着要出来散步。”“哎呀，那是因为人家待在床上躺太多天了才会这样，换成是大哥你，大概情形也不会比我好多少。”她撒娇地偎进他怀里。

“是……是，昭儿说得对，我们是半斤八两没什么两样，才会凑在一块儿。”他温柔地轻抚她的乌丝，手指绕着她的发丝玩弄着。

“大哥……”她红通通的脸蛋娇羞地埋进他怀里，紧贴着他上下起伏的胸膛。

“昭儿，我们去前头休息一会儿。”他搂着她的秀肩，缓缓踱到前方不远的一棵大树下休息，先帮她拭去额际的汗渍，才拿出挂在腰际的水壶，打开盖子随即递了过去。

她接过来啜了一口，“大哥，你也喝嘛！”又将水壶递了过去。

“嗯……”待双方都解了渴，他又拿出一句油皮纸包里的东西，从里头取出一块糕饼递给她。

“哇……是千层糕耶！”她接过来撕下一块，自己吃较小的部分，另一块则喂入他口中。

“嗯……”尚来不及拒绝，东西已入了他口内，“昭儿，你怎么都拿给我吃，你不是最爱吃千层糕的吗？”“大哥，人家舍不得全自己吃嘛！”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最喜爱的点心。

他双眸满溢柔情深深注视着她们白皙的丽容，俊逸的脸孔露出一抹温煦的笑容。

咕……咕……躺在双人床上的人正大兴美梦，却因突来的鸡叫声使他顿时惊醒迅速坐起身，双手慌乱地寻找声音来源处，没多久，终于摸到一只造型逼真宛如迷你鸡的闹钟，手指一按把噪音切掉。

柯威志将静默的迷你鸡往床头一搁，身子依然呆坐在床铺上。

“怎么又梦到他们？而且还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梦境？‘梦境’……难道是受了那幅画的影响？”他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看了那幅画才使他又梦到他们俩，或者是其它原因。

“唉……我干么……鸡蛋里挑骨头，管他是先有鸡才有蛋，或先有蛋才有鸡。”他迅速跳下床，准备开始新的一天。

“老板，待会儿进去，你会不会在一旁帮我做讲解……”“当然……不要喽！这一讲下来不就穿帮了，更何况艺术品这种东西，你只要用心去体会，能领会多少就算多少，没必要想得太复杂，等你欲罢不能时再稍指点效果更佳。”风昭男和红小君手拉着手，两人一同踏入“屠风画廊”，前往南风画展的会场。

柯威志站在画展会场的角落，满意地望着自己筹备的成果，褐色眸子不时梭巡与会来宾的脸孔，试着从他们的表情中，研读对作品的喜爱程度，最重要的是，最好也能找出可能是南风的人。

风昭男和红小若在画展入口处即分手各看各的，她在会场逛了一圈，不禁愈看愈满意，望着自己被善待的作品，她暗下决定，打算如有下回，一定再请“屠风”帮她办画展。

她再度踱回自己最喜爱的“梦境”前，虽说这幅画是她画的，但是每每看到“梦境”时，当初身在梦里时的那份感动，依然重现又在心底激荡不已。

“你也喜欢‘梦境’吗？”早在她和红小君进来时他就发现她们的身影，但碍于要找南风的踪影，才迟迟未来打招呼，直到她再度站在“梦境”前，

他才忍不住走了过来。

“嗯……画里头……感情的表达很传神……”她含糊地带过，不敢说得太清楚，怕被他试破她是作者的身分。

“嗯……南风的技法很纯熟，借着画里人物眼神交流及彼此食物的传递，充分表达他们真情流露的那一面，连他们手里拿的千层糕都画得很真。”他想起前天梦里的那段书面。

闻言，她心头一震，双眸讶异地向他望去，心想，他怎会知道？他们手里拿的食物是千层糕这件事，除了她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呀！

经过一番挣扎后，她忍不住开口问：“阿威，你怎么看得出来南风书的是千层糕呢？这种形状的食物，有可能是其它糕饼类的点心呀！”她无法了解他是如何得知实情，单从已经一分成二的食物形状上吗？或是其它因素呢？如果是前者机率太渺茫了，若是后者……“呃……”顿了顿，他才说：“我直觉认为画里的食物应该就是千层糕，而且你不觉得满像的？”天呀！怎么会不小心说溜了嘴，总不能告诉她自己常梦到画里这对男女的事吧！若她知道实情，不知会如何想？红小君终于在入口处找到她想找的人。

“老板，原来你在这，呃……阿威你也在呀！”瞄了一眼“梦境”，她又说：“你们俩还真有默契，都喜欢这幅画呀！”又望了一眼画里的食物，摸摸自己早已咕噜作响的肚皮。

“老板，你看书里画的那个食物，像不像起士蛋糕？”一提到起士蛋糕，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说到蛋糕，阿威，你看，我们该不该开个庆功宴，你看……”比了比现场的人群，又按着说：“人群一波波涌进来，这可代表咱们这次的画展办得很成功哟！”难得逮到吃大餐的借口，她无论如何也要让此餐成真以慰肚子里快饿扁的馋虫。

风昭男笑了笑轻拍她的肩膀，“小君，我看是因为南风隐姓埋名才造成今天热闹的场面吧！更何况今天才第一天，你看到的人很多都是媒体记者，可不是你讲的盛况哦，真要庆功也该等到画展圆满结束后才对呀！”看到老板眼底那抹笑意，红小君知道自己的计谋被识破了，不由得故意说：“老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那种说法好象南风的手艺很差似的，还好南风没来只来了个分身，否则可能会与你辩上一辩。”“小君，你确定南风没来？”柯威志不死心地又扫了现场一圈，“那你说的分身又在哪？”“分身当然在这儿喽！”红小君暗示性地瞟了老板一眼，见他还没拉回寻找视线，没好气地说：“阿威，不用找了，反正你们有缘一定会相见，此时刻意强求还不一定见得到。”语露玄机地又暗示了一下。

他失望地叹了口气，“以后，不知还要等多久？”风昭男白了红小君一眼，“阿威，我想南风不愿透露自己的身分，必有其难言之隐，你又何必急于一时知道南风是谁呢？顺其自然吧！或许有这么一天，南风可以也愿意出来现身谈画吧！”安慰柯威志的同时，她也说出了自己由衷的期盼。

柯威志笑了笑说：“走吧！南风没来，我们还是先预演一下庆功宴吧！我做东请客，咱们就来个一吃解千愁。”和小昭相处久了，他对寻找南风的心，已不似当初那么迫切。

“耶！太好了！终于可以一吃解馋瘾了。”红小君双手一摆，一手勾一个人，三人行向大门，将“梦境”抛之于脑后。

春雨绵绵的季节，使原已壅塞不堪的交通顿时陷入停摆，好不容易过了上班的尖室时段，道路终于舒畅了不少。

红小君把湿答答的伞折叠握好，随即以冲百米的速度飞奔往办公室的方向前去。

风昭男趁挂上电话的空隙踱出总经理室，“奇怪，小君怎么还没来？平常就算迟到，也顶多晚个十几分而已，这会儿都过了半个钟头了，还没见到她的人，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最后一个字眼还来不及说出，眼角余光已瞥到她的身影。

“呼……呼……喘死我……了……”红小君前脚一抵达终点，停了一会儿后脚才往前移动，她放慢脚步缓缓晃进办公室。

“呼……老板……早……”“早？”风昭男以戏谑的口吻说：“不早了，都快中午了，小君，你老实说，昨晚是到哪疯了，导致晚起而迟到呢？”风昭男难得逮到调侃这小妮子的机会，此时不糗她更待何时呢？“呼……老板……你太夸张了吧！我才……晚……”她瞄了一眼手表的时间，又说：“晚四十分钟到……就说快中午了……老板……没想到……你的时间观念……还真差……”红小君无着喘息不已的胸口，双醉绽放着“想批斗我，你还是省省吧！”的眼神望向正抿着双唇的老板。

这小妮子，都喘成这样了，还能耍嘴皮子，风昭男不禁使出杀手戳，“哦……原来红小姐您迟到了四十分钟呀！这按公司规定好象该写请假单让主管核章，否则好象得算旷职半天哟！”平常她并不喜欢拿主管的官帽压小君，不过，能看到小君现在这副咬牙切齿样，原则偶尔还是可以暂摆到旁边去。

“老板，你……”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必和白花花的银子过不去。红小君在心里打算着。

“嘿……老板，咱们这条人事规定，小的我耳熟能详，请假单我待会儿一定双手捧上，还望老板您大人有大量，高抬贵手盖个章准我的假，在此小的我先向您谢过了。”红小君不禁暗怪老天爷，雨早不下晚不下，偏爱和人凑热闹，专挑上班时间这种尖峰时刻来锦上添花，害她为了拿伞又折回家去，再出门时公车却又过了，才红小君那副认栽的模样，使风昭男噗哧一笑，“呵……小君，难得你也会有莫可奈何的时候。”她笑容满脸地踱回总经理室。

“笑……牙齿白呀！有了爱情滋润，你才能渐改以前那副冰山样，笑的次数比以往多，也不想想在你背后推波助澜的人是谁！”红小君没好气地喃喃自语，从抽屉里取出她的请假单，嘟着小嘴俯首于桌面上细心填写。

当红小君送假单进总经理室时，老板正在讲电话，见她讲电话的那副闷样，八九不离十准是风老头打来的。

喀——红小君见她把大哥大放下，立即将假单双手奉上，“老板，虽然我出现的时机不太对，不过，你就先动手盖个章，或许你可以把假单当成那个人，狠狠地给他盖下去，如果这样你的郁结还无法消除，那你再继续生你的闷气，如何？”红小君睁着大眼珠子直等着她的反应。

红小君异想天开的说法，使她暂扫郁气，笑着说：“这又是你从哪得来的想法，你真以为心情不好还能像开车般，说开就开的吗？”拉开抽屉，从里头取出她的戳章，朝准假单上的主管栏用力烙下去。

“谢谢老板。”她赶紧取回假单以免生变，“好啦！我的事办完了，换你了，老板，你是要自己继续生闷气下去，还是说出来舒解一番，免得郁气积得过多，可是会伤身的哦！”风昭男叹了口气说：“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祖父打电话过来，要我今晚回去一趟，好象是因上回给的季报资料有些问题吧！”自从上回被祖父以刻薄的言语摧残过后，她已视回大宅为畏途。

这个风老头该不会又要耍什么花招了吧！那份季报的资料可是经我手过我目的，怎可能有差错呢？红小君怎么想怎么不妥。“老板，依你看，风老爷子会不会又要出什么难题给你，要不要让阿威陪你去呢？”有他在，风老头就算要嚣张也不至于耗太久的时间，她想起老板上回被臭骂的画面。

“这……算了！阿威这两天都在忙画展的事，回来都已经很晚了，不好再麻烦他了，应该已经没什么事会让祖父再藉题发挥，反正能念的全让他给骂过了。”她无奈地吁了口气。

“嗯……当事人都不紧张了，我这个旁观者也只能祝你此行顺利了。”红小君拿着假单走了出去，打算先将假单送到人事室，再展开今天的工作。

当风昭男将车子驶入车库时，发现车库里多了一辆陌生的奔驰车，不禁心生疑惑，纳闷这个时候会有谁来这里？答案就在她进入屋内后揭晓……张妈一见小姐进了门，眉头紧蹙急忙迎上前低声说：“小姐，老爷子他安排了……”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是昭男回来了吗？”风旭东宏亮的嗓音从餐厅方向传来。

“是的，老爷子，小姐回来了。”张妈支吾回答后，忧心忡忡望了小姐一眼，叹了口气无奈地带她走向餐厅。

张妈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由得使她心里疑云密布，疑惑地跟在张妈身后，随她前往餐厅一探究竟。

当她瞧见餐桌旁坐着一老一少的客人时，心中疑云已去了大半。

风旭东一看到孙女走进来，眉开眼笑地说：“来……昭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朋友，你就叫他方爷爷，旁边这位是你方爷爷的孙子。”风昭男冷眼旁观眼前这场相亲餐会，心想，还真给小君料中了，祖父真的出了个难题给她。

“昭男，快坐下呀！大伙儿就等你回来开饭。”风旭东表情虽是笑容可鞠，眼神却如利刃般直向她飞射过去。

无惧于祖父那道具有杀伤力的视线，冷着一张脸，望着直打量她的客人说：“方爷爷、方公子，欢迎你们两位光临风家，若有招待不周之处尚请见谅，我还有事待办，恕我无法陪两位用餐。”话锋一转，又转而地对祖父说：“祖父，您要的东西正好缺货，特别过来知会您一声，免得您空等待，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后，肴也不看他们一眼，随即跨出大步走了出去。

一踏出大门来到车库，隐忍已久的泪珠不由得淌下，她任由泪水横流满面，双手忙着掏出钥匙打开车门，直到车子发动了，才胡乱用手背拭去脸上的泪痕，油门一踩，将车子驶出风家大宅。

老天爷仿佛也感受到她心底的悲戚，替她流下心酸的雨滴，一滴、两滴……没一会儿，滂沱大雨就浙沥啦直扑路面。

风昭男无畏大雨侵袭，摒除杂念专心于路况，小心翼翼地将车子驶离阳明山。

嘻——嘻——突然，车子发生了状况。

“奇怪，车子怎么发不动？我上周才送厂保养的。”她又试着重新发一次车，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又再试……嘻——嘻——发车时，车子传出一阵阵宛如笑声的机械声，不由得使她愤而重击方向盘，“去你的！连车子也赶在这时候落井下石，看我笑话。”突地，一个冲动使她拿起放在一旁的大哥大，自然而然地拨了一组号码，却在要按下最后一个数字时停了手。

“我怎么变得如此依赖他了？”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起柯威志那张知阳光般灿烂的笑脸。

她吁了口气切掉电话，重新拨了另一组号码，“嗯……保养厂……”回复了以往独立的作风，直接请保养厂来阳明山拖车。

挂完电话后，她俯身寻找雨伞，“奇怪，上回那把伞怎么不见了？算了，反正今天铁定是我的幸运日，就让它High到顶点吧！”随手将重要物品扫入一只黄色塑料袋，车门一锁即进入雨中行走。

漆黑的夜晚，阳明山的天空大雨直下，山谷里则雾气袅袅，似乎存心两面夹攻令人看不清前方。仰德大道上虽有路灯闪烁，却也只像云里星辰只闪不亮，隐约中偶见一、两辆公车急急驶过却没靠站，并非司机渎职，而是当他们经过站牌时，却看到浓雾里有个黄色不明物体在半空中飘荡，吓得他们赶紧将公车驶离现场。

风昭男顶着倾盆大雨，手里持着一只黄色塑料袋，行走于浓雾中，她双眸小心谨慎地盯着脚下的砖道，耳里不放过任何声响，每当有公车声从后方传来，她都赶紧举起手里那袋东西挥了又挥，可是，却没有一辆公车愿意停下。

“呵……连公车也要凑一脚，今天到底是个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呵……呜……”忍不住倾波心里的委屈，泪水一溃堤就止不住了。

毫无血色的素脸，没有一块是干的，有雨水、泪水、鼻水……全和在一起，顺着雨势直落地面。

孟姜女篇夫哭倒万里长城，风昭男则是将积了二十多年的心酸一口气全洒在阳明山上，热心为沿途的植物施肥灌溉。

柯威志回到住处时，发现鞋柜里少了风昭男平常穿的鞋子，不由得踱到后阳台按了按通往楼上的对讲机，一次又一次……“奇怪……都已经十点多了，小昭怎么还没回来？以往谁会晚回来，都会事先告知对方呀！怎么今晚……”他眉头一摆，担心地踱来晃去，视线频频探往毫无动静的大门。

卡察他首次觉得开门声是一种悦耳动听的声响，瞟了眼手表，“都十一点多了。”急忙向前踱去，却见她……风昭男从里到外全湿透的身子，拖着疲惫的脚步缓缓走进门，满是污渍的镜片遮去了她泰半苍白的脸，只露出被冻得发紫的双唇及微红的鼻头。

“小昭，怎么这么晚回来也……你怎么了……怎么全身湿答答的？”见她闷不吭声径自往后阳台方向走去，他忍不住挡住她的去路，伸手欲摘下她脸上那副镜片早已沾满水珠的眼镜，好看清楚她的脸孔，却……风昭男不想让他发现自己哭肿成细缝的眸子，身子一侧门过了他的手。

“阿威，我没事，不过是车子出了毛病，在我搭上车前不小心淋了点雨，

我有点儿累了，先上去休息，晚安。”没理会他错愕的眼神，硬撑着快虚脱的身子快步走上楼。

柯威志手扑了个空，一股怅然若失的感觉突然从心底直窜上来，“小昭怎么又变回以前那个模样，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褐眸不解地直盯着那扇通往楼上的木门。

这夜，柯威志在偌大的双人床上，翻来覆去睡了又醒，最后一次醒来因迟迟等不到睡意长发，他干脆跳下床踱到客底。

望着窗外微亮的天色，他下意识地瞄了眼墙上的钱，“才五点多而已，难得今天比小昭早起床，换我展露手艺。”有了决定，他先见到浴室梳洗，再踱到厨房，又具三明治、又具洋芋泥的做起美式早餐来，当他完成这套丰富早餐时，已经是早晨六点半了。

“奇怪，小昭平常不都是准时六点起床的乖宝宝吗？怎么今天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见她下楼来。”他喃喃自语地坐在吧台旁，双眸不时往后阳台方向和眼前餐点之间来回扫视，直到冒烟的咖啡都凉了，终于忍不住地站起身朝后阳台走去。

“奇怪……她怎么没反应？该不会是……”又按了一下对讲机，依然得不到回音，他急忙跑到鞋柜一探究竟，“咦……鞋子没少呀！真是……她哪可能比我早起。”耸了个肩，自嘲他怎会有小昭已出门的想法。

当柯威志又足足按了近十分钟的对讲机，却依然未得到风昭男的响应时，他作了个决定，把他和她的口头约定先摆一旁，举步踱同通往楼上的阶梯……柯威志伸手推开最后一道屏障，霎时，被眼前所见给震撼住了。

“这根本就是一间画室。”视线所及，全是和画有关的物品，空白画布和已完成的书作靠满了墙角每个空位。

他轻移脚步走向那几幅作品陈列处，随着愈来愈清晰的画面，心底那股乍见画室所浮现的模糊想法，也愈来愈成形，答案几乎要呼之欲出。

他缓缓蹲下身子，双眸专注研究画里的技巧手法，“怎么好象是南风？”又多看了几幅画，那种熟识愆依旧没变，终于在其中一幅画里得到了证实。

“天呀！她竟是南风本人？”视线讶异地盯着眼前这幅书右下角的签名，“难怪小君会帮她……”柯威志又找了几幅画作看了又看，心底却没有产生像当初乍见“樱”及“梦境”时的奇特感觉。

“爹……娘……”一阵虚弱的呼唤声突然从工作怡的后面传出，他循声找了过去。

风昭男自昨晚上楼后，勉强换上睡袍就已体力不支，睡倒在那张狭窄的临时床铺上，她因身体不适翻来覆去直到昏睡过去，才停止辗转难眠的翻身动作，而原本盖在她身上的被子，也早滑落躺在地面上。

“小昭，你怎么还没醒？”看她睡得连棉被掉了还不自觉，不禁咧嘴一笑，踱了过去将棉被捡起帮她盖上。

“姨……脸怎么红通通的？小昭，该起床了，小昭。”柯威志心底浮起一种不安的感觉，语气焦急地频频呼唤她的名，伸手往她的额头一探。

“好烫，糟了，小昭一定是昨夜淋雨着了凉，小昭。”急切呼唤声中泄露出他内心的焦急不安，急忙将已陷入昏迷的风昭男连同棉被往怀里一抱，匆匆送她至医院挂急诊。

风昭男坠入昏睡后，身上种种不适虽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仿佛又陷入阳明山那段走也走不到尽头的迷雾中，直到她摸到一扇门。

她轻轻推开柴房的门，在微弱的月光下隐约可见凸起的门槛，她小心蹲了过去，又将门轻轻关上，柴房顿时又陷入一片漆黑。

“你来了。”一阵刻意压低的男音，突地，在她耳边响起。

她身子惊慌退了几步，才期期艾艾地说：“你……我爹、娘他们……你将他们怎么了？”语气中充满惧怕不安。

柴房里顿时陷入静默，只能微微听见一个急促、一个平稳的呼吸声，一会儿，男人的声音划破这份已凝结的空气。

“哼！你也会想到他们，我要你办的事，你怎么还没动手？两个月了，我已经给了你两个月时间，你可不要说时间不够，三天，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一到，他的武功如果还在，嘿，我拿给你的化气散就喂入你双亲的嘴里，嘻……你可不要忘了，化气散这玩意：有武功的人吃了会内力尽失，这一般人吃了……可是会气血翻腾、全身精气尽散，最后枯竭而止，这中间的痛苦，你该想象得到吧！记住……三天……只有三天……”男音发出一阵冷声，伴着一阵轻微的开门声响后消逝无声，柴房再度陷入一片静默。

“天呀！我该如何是好？爹、娘，我该怎么办？”她轻散朱唇低声呢喃，呆望着眼前乌漆的一片内心几番挣扎不休，泪珠儿无声无息悄然落下。许久，她掏出手绢拭去泪渍，三寸金莲踩出了犹豫的第一步，缓缓步出了柴房。

当她婀娜多姿的身影，消失在不远处的回廊拐角，柴房旁的树丛里突然闪出一个人影，一个外型确实的男人。

“昭儿，你会如何做呢？”他喃喃自语，望着佳人消失的拐弯处。

虽然月昏星暗，但隐约可见男人剑眉微蹙，双眸闪着一抹乍似褐色的光彩。

她阖上房门后，没费事点蜡烛，径自呆坐在床畔沉思，直到第一道晨曦划破黑暗的香闺，她才动了一下身子，和衣躺在床上假寐。

没一会儿，一位长相清秀的丫鬟，走进了她房里，瞧了瞧躺在床上的人，放下一盆水，又悄然离去。

一夜未眠使她脑子里一片昏沉，竟不知不觉深睡，直至晌午过后。

房门被推了开来，只见门槛跨进了一双白色男人长靴，一步步踩向床缘。

额头突来的冰凉，霎时让她从睡梦中惊醒，凤眸大睁望向来者。

“大哥，你怎么来了？”她的身子有如被拉紧的弓，这一松懈，唇角泄出叹息的笑意来。

他咧嘴一笑，伸手拂开散落在她粉颊上的青丝，“昭儿，我听小红说，你从早上到现在饭都没动过，净是昏睡不起？我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昭儿，你是不是有哪不舒服？要不要请华大夫过来瞧瞧？”他眉宇间洋溢着一片关怀、担忧之情。

她坐起身子，以娇羞的口吻说：“大哥，人家只是昨晚想了一晚的菜单，所以才……才睡到现在嘛！”“哦……怎么突然想到菜单，这种事不都交由张婶去伤脑筋的吗？是不是张婶做的菜不合你胃口。”他脸色微微一沉。

她急忙解释说：“大哥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张婶做的菜好吃得没话说，人家是想……想下厨做菜请大哥吃嘛！”她美眸没能直视他，径羞怯凝视他胸膛上的白色衣襟。



“呵……昭儿，你有这个心就好了，不用真动手去弄那些汤汤水水的，我可不想你累着了。”厚实的手掌轻轻包裹住她揪着被单的纤纤玉手。

突来的肌肤相触使她下意识地向他望去，望进他褐瞳深处，沉浸在一波不断涌起的柔情中，直到他的手一紧。

她轻咬朱唇，跳脱他深情的大海，“大哥，就让人家试一次嘛！我在这里白吃白住了近两个月，什么事也没帮到。就让人家藉花献佛，做几道佳肴请你吃嘛！”她眷恋不舍地从他大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扯着他的衣袖撒娇硬要他首肯。

“好……好……”他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她的鼻头，“就此一次下不为例哦！忙不来，要开口请张婶她们帮忙，可不要硬撑而累坏了身子。”怜惜的语气中，充分显现出他对她的爱意。

“嗯……今晚，就在今晚，大哥，你等着品尝我的手艺。”她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说出决定性的时刻。

“好，我等着，等着尝你端上来的佳肴。”他的褐眸若有所思地盯着她。

夜幕低垂，空气中凝结着一股静得诡异的气氛，直到一阵开门声响起，才划破那股久滞不去的静默。

咯——“小红，把东西放那……”她招呼丫鬟将食物摆在书房的圆桌上，自己也帮忙将一道道佳肴自托盘取下放在桌面上，最后将托盘上的一壶酒，小心谨慎地端起放在角落。

“昭儿，你总算忙好了，我都快忍不住要进厨房帮你了。”他自长方桌后站起身，朝她走了过去。

“大哥，人家是多做了几样小菜才……多花了些时间嘛！”她挥退丫鬟，拉开椅子做势请他入座。

“嗯……这几盘小菜看起来挺人味的，满适合下酒。”她伸手欲拿放在一旁的那壶酒。

趁他未得手前，她迅速将那壶酒移放在靠自己右方的桌面上，以关怀的口吻说：“大哥，先吃点饭菜垫胃底，咱们再来品酒，这样才不会伤身呀！”

“好，就先享用你精心烹调的美食，来，你多吃一点。”他边说边动手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她的碗里。

她也夹了一块醉鸡给他，“大哥，尝尝我的新配方，这盘醉鸡可不用像平常要那么耗工夫等，你尝尝是否比平常的醉鸡好吃。”“嗯……”她频频夹起盘里的美食往他碗里放，虽然她的碗也被放了一堆菜，却只吃了几口。

“昭儿，我都吃撑了，你怎么才吃了几日就不吃了，是不是下午忙累了身子没胃口？”他放下手中的碗筷，双眸浮起一片忧色望着她。

“没……没这回事，大哥，人家是看你吃得那么尽兴，以至于大高兴忘了吃嘛！”双眸匆匆望了他一眼，转而望向手边的那壶酒，她拿起那壶酒，取了两只分别绘着龙、凤图案的酒杯，缓缓地将酒汁注入杯内。

他双眸直盯着她将酒倒入杯内的动作。

“来，大哥，这杯给你。”她将其中一杯酒放在他桌前，自己则端起另一杯，“大哥，谢谢你这两个月来的照顾。”正欲先干为敬，却……他迅速出手挡住即将碰触她朱唇的酒杯，顺势将杯子接了过来，“昭儿，你身子虚，酒就不要喝了，你的一番心意就由大哥直接喝入口里滑入我心，不要说是两个月，就算生生世世都照顾你，我也甘之如饴。”端起酒杯，仰首一饮而尽。

“大哥……”她遽然站起身，凄美的眸子直盯着他看，趁他仰首时，迅速取起放在他桌前的酒，“大哥，希望真能如你所言……”话未说完，见他已有所觉，立即将酒杯里的酒送入口中。

突来的转变让他措手不及，他赶紧点住她的穴道，搂住她的身子以口就口欲吸出她刚吞人的酒汁。

她尚来不及滑下咽喉的余液，瞬间，被一股吸力引出口喷向他喉间，突来的变化她来不及阻止，只能紧咬下唇避开他温润的双唇。

“昭儿，你……”一股热气突然自丹田直窜咽喉，他赶紧运功将热气压抑下去，又封住自己周身大穴。

“大哥，你不该救我……呕……”心中一个绞痛，一股热液突涌出口。

“昭儿，我不该为了试你，而下这艘险棋。”他立即封了她身上数个穴道，暂时止住她体内乱窜的毒气，不顾自己唇角也泄出了一道血丝。

“大哥，是我害了你。”她伸手轻抚他唇角的血渍，一阵晕眩突地制来，手一松，顿时坠入迷雾中。

“昭儿……昭儿……”

“大哥，是我害了你。”望着病床上的佳人，双唇微颤轻泄梦呓不安的模样，柯威志担心地握住她异常温热的柔夷。

“小昭，加油！只要撑过今天就没事了，小昭，不要怕，我在这儿陪你。”他拿起一条方巾，往她额头拭去。

病床旁的那扇晶亮透澈的玻璃窗，适时洒进了金黄色光芒，太阳光温暖了躺在床上的风昭男，似乎也正在为她打气，指引她从迷雾中走出来。

直至天色转暗，病床上那张原本红通通的脸蛋儿，或许是受了阳光的洗礼，也可能是因那块不停在她额间擦拭的方巾，总之，逐渐退了红潮……

## 9

晨曦悄悄地溜进窗来，顽皮的金黄色触角正偷偷拨弄着那一根根又黑又俏的睫毛，浓密的睫毛不堪其扰，不耐烦地动了动试着挥走源源不断的骚扰物。

躺在病床上的人儿美眸眨了几下，双瞳才适应了从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迷惑不解的视线顺着窗户往下望，一头褐色短发赫然映人眼底。

风昭男定眼一瞧，原来是阿威把头靠在窗框边打盹，不禁对他出现在这里感到讶异，这一惊，她浑沌的脑子顿时清醒了许多。

“咦……这里是……”双眸望了望自己所虚的环境，再看看她手腕上的针头，视线延着连接针头的管子向上望去，目光焦点停在那瓶打了一半的点滴，“我怎会在医院里？”她双眉齐聚，回想她最后的记忆。

她记得自己曾在雾里走了好长的一段路，然后，好象回到了家，可是，却又好象到了另一处不同时空的地方，在那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渐渐，她厘清了现实与梦境。

柯威志突感到头失去依靠直往下坠，霎时，从睡梦中清醒了过来，伸了个懒腰、转了转酸痛僵硬的颈子，双眸这才往病床上看。

她唇色念着一抹笑意，凤眸荡漾着几许柔情注视他的伸展运动。

“噢，小昭，你终于醒了。”柯威志急忙站起身向她走去，“嗯……总算退了烧。”他伸手探了探她额头的温度。“阿威，谢谢你。”如果没猜错，应该是他送她来医院的。

闻言，他大叹了口气，故意自嘲说：“唉……没想到人家还是不把我当成朋友看待，也难怪啦！我只不过是个无所事事的人罢了。”她语气有丝慌乱地说：“这我……阿威……我没这个意思，你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你除了经营了一家全美数一数二的经纪公司，还不时帮‘柯恩’企画一些案子，如果你这样还算无所事事，那我不就像在玩办家家酒。”她讲到最后语气转而义正辞严。

“哦……是吗？既然不是这个原因，那你怎么没把我当朋友看待呢？平常老爱把谢字挂嘴边，明知道我正在找南风，却又不肯透露点消息给我，这样我们俩还算是朋友吗？”见她精神状况还不错，柯威志遂将心底已搁了一天又一夜的疑问提出。

糟了！她先是惦念着阿威送她来医院的事，却忘了他送她来医院前，总得进画室才能找得到她呀！她神情羞赧支吾说：“这……阿威……其实我……”“其实，你怎样呀？”他的褐眸直盯着她晕红的粉颊，忍不住想偷尝一口。

罢了，事到如今也瞒不了他。

她吁了口气，才说：“阿威，其实我并不是故意要对你隐瞒我是南风这件事，只是，从一开始，我就抱持着愈少人知道愈好的想法去从事绘画工作，直到那时需要人帮我接洽开画展的相关事宜，才向小君透露这件事进而请她帮忙。”她顿了顿，又说：“你也大致知道我的状况，如果我私下绘画的事让祖父知道了，到时不知又要兴起什么轩然大波，而自己惟一的兴趣大概也不保了。”她无奈地抿了抿嘴。

见她神情黯然失色，柯威志径自在床畔的空位坐下，伸手握住她的柔荑，安慰说：“小昭，不要去担心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我相信这种状况总有一天会改变的。好了，不闹你了，想不想吃点东西，你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进食了，有没有特别想他一听到她切断了电话，连忙将那碗粥端了过去，“来……温度刚好适合入口。”他用汤匙舀了一口，送至正好坐起身子的风昭男嘴边。

她反射动作地轻启双唇，把到了嘴边的食物吞了进去，“嗯……满好吃的，阿威，你这碗粥去哪买的，味道满不错的，我自己来就好。”见他又要芭粥，她连忙将他手里拿的粥端过来自己吃。

“小心点，别弄翻了。”他确定她把碗拿稳了，才一副洋洋自得地说：“这粥呀，可是千金难真的哦！正是本大师亲手烹调的，如何？有达到开班授课的水准吧！”老实说，这是他临时恶补，打电话向远在美国的怡如求教得来的独门配方，听她说这碗药膳粥还有助于病体痊愈的功能，没想到……自己头一次尝试就能博得好评，不由得嘴角愈扬愈高。

“唉，真没想到你也会烹调食物，那，这阵子怎么从未见过你下厨煮东西呢？先前你还直嚷着要我供应三餐，若不是我有杀价，把你的要求降到只供早餐，我还真被你蒙了过去。”她以戏谑的口吻调侃着他。

还好当初她没真答应供三餐，否则不就像在关老爷面前耍大刀了，单凭他意的那碗香气直沁人心扉的粥，她的手艺哪比得过他。不禁庆幸那时她

曾特别打电话到美国请教怡如，教她做一些简易的早餐，否则以她这种常吃外食很少下厨的习惯，哪能变出多花样的早餐来。

他赦笑说：“嘿……其实我也只会煮这道中国食物，平常我顶多只能做一些美式料理，说到美式食物，我那天还特别做了一顿美式早餐，可惜你病倒了没尝到。”刚才要煮粥时，他才发现那份已经酸掉的丰富早餐，还原封不动摆在吧台上。

“呵……没关系，为了让你有机会一展长才，我就把做早餐的荣耀让你，好让你的手艺愈磨愈好，我也好有机会品尝你做的美食。”“哇……小昭，你怎么可以乘机推卸……顶多……咱们一人一半，你先做一个礼拜，再换我做做一个礼拜，如何？”没想到一杀价就能砍到剩一半，她故作犹豫说：“啧啧……这好象……好吧！找勉强接受你提的方法。”他呼了口气说：“不和你抬杠了，再讲下去我就损失大了，那碗粥你快趁热吃，厨房里还有一大锅，如果还想吃，喊我一声就帮你送过来，你可不要自己下床哦！”等她点了点头答应，他才又说：“我也要去喝碗热粥喽！”看来又要打电话教教了，否则他哪能如小昭一般，天天推陈出新变出不同口味的早餐。

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她心生不舍，不知自己能再和阿威相处多久，她不曾问过他这个问题，或许是自己下意识不敢知道，怕知道了，难过的日子会提前来临，唉，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她还能回到过去独自生活的日子吗？她小口地品尝这碗温暖的粥，舍不得太快把它吃完……

叮咚——叮咚——“来了……”柯威志放下手里正在洗的碗，两手往身上的围裙一擦，连忙跑去开门。

“噢，小君，是你……”大门一开，柯威志身穿围裙的滑稽样霎时跃入红小君眼底，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呵……阿威……你……你扮家庭主夫的模样……还真……象样……”又瞟了眼他那副宛如大人穿小孩衣服的模样，更无法止住笑意。

瞧她笑得都快直不起腰来，他不禁低头瞄了眼自己身上这件小白点图案的围裙，不由得纳闷，小君到底觉得哪奇怪，笑成那副德行，这明明是件花样不错的围裙呀！只不过他穿起来稍嫌紧了点吧！

“红小君小姐，您到底要不要进来呢？”柯威志没好气地打断她的狂笑。

“呵……是的……菲律宾男佣，来者是客哦！请不要对我这个客人那么儿嘛！呵……”她忍不住笑着走进门。

他受不了地睨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红小君，请你没知识也要有点常识，再没常识总该有点见识吧！您没见过穿围裙下厨的新好男人吗？那您就太落伍了。”不待她反驳，挥手比了比房间的方向，“客人，您请自便，小昭就在里面休息，您放心，我保证待会儿会奉上特别为您调制的饮料，请您这位身分贵重的客人享用。”不再理会她，他径自走向厨房继续刚才未完成的工作。

哼！这小子，找到他要找的人，就变得如此猖狂，这要是再让他抱得美人归，不就飞上天了，算了，本小姐就大人有大量，不与你这个小人多做计较。

红小君瞥了眼柯威志的背影，才踱进房里找老板。

风昭男靠坐在床头，正觉得无聊时，双眸一瞥见熟悉的身影，高兴地说：“小君，你来了呀！我刚有听到门铃声，但却迟迟未见有人进来，还以

是找错门的人。”“呃……刚刚和阿威聊了一下。”红小君走近床沿，仔细打量老板已恢复红润的脸蛋儿，才放心地说：“老板，你看起来好多了，比起那天你在医院昏迷不醒的憔悴样好大多了。”她拍拍床畔的空位，示意要红小君坐过来，“坐嘛，抱歉！那天让你们操心了。”“老板，这你可要好好谢谢阿威，那天医生说你的感冒已转成肺炎时，他可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坐立不安，而且还寸步不离陪在你身边，至于我，不过替阿威陪了你一会儿而已，好让他去吃点东西。”红小君为了使任务早早完成，不计前嫌乘机表扬柯威志的苦劳。

风昭男没想到中间还有这么一段，心底一热身子又暖和了不少，笑了笑说：“总之，谢谢你们。对了，这两天公司里有没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嗯……风老爷子曾打电话来找你，我才说你没来上班，原因都还没来得及及解释，他老人家二话不说电话就挂了。”红小君打开袋子，拿出袋子里的资料递给了她，又说：“这些是急件……”风昭男听到祖父打电话到公司的事，担心又会有状况要发生了，叹了口气把忧心推到一旁，先解决眼前那一大叠急件比较实际。

柯威志端了两杯饮料走进来，见到她们正一来一往讨论公事，叨念地说：“小君，你怎么一来就拿公事烦小昭，小昭，你怎么也急着忙那些东西呢？”见柯威志神情有些不悦，她嗫嚅地说：“这些……是急件……”红小君见状故意调侃说：“哟……阿威，你现在说话好有威力哦，咱们老板都比不过你喽！”“小君……”“红小君……”被调侃的两人同时出声抗议。

“红小君小姐，您话还说得其多，渴不渴呀！请喝点咖啡润润喉吧！”柯威志将手里端的其中一杯饮料递给红小君，睁大双眸直盯着她，等她动口喝咖啡。

红小君被盯得很不舒服，只好端起杯子，勉为其难地啜了一小口，“咳……呀！咖啡粉不用钱呀！怎么泡那么浓……苦死我了……”他筑了笑说：“良药苦口呀！这杯浓味四溢的咖啡，可是我特别为您这位重量级客人调配的，正好让您润润喉，治疗您乱说话的毛病。”他话锋一转，改望向风昭男语气温柔地说：“来……这杯牛奶给你，快趁热喝了好补补元气。”红小君睁大双眸，望着柯威志不平等的态度，心里不平地说：“哇……阿威，你好势……温柔哟！”“利”字都已到了嘴边，她硬是把它吞下去，想想还是替他多美言几句比较恰当，这会儿刀口上不适合公报私仇。

风昭男一股燥热突爬上粉颊，为了遮掩她不自然的神色，只好端起那一大杯牛奶慢慢喝，以避免眼前尴尬的气氛。

柯威志没好气地白了红小君一眼，对她无奈地摇了摇头，心想，她真没救了，刚才不小心把剩余半罐的咖啡粉倒进她杯子里，真不该又捞了大部分出来，他缓缓走了出去，把空间留给她们，省得又被小君制造一些敏感话题来调侃他和小昭。

红小君莫名其妙望着他们俩的反应，心想，自己哪做错了？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不是应该女方娇羞、男方抿嘴一笑吗？怎么两人表情与预期相差甚远？

柯威志把那位大瘟神送走后，不禁松了口气，心想，在他和小昭的感情都尚未明朗化前，她在一旁猛起哄反而只会让小昭尴尬而已，虽说他对小昭的感情已变了质，但让她这么一闹，其不知该如何让小昭再慢慢适应自己对小昭的情已不同往常，这小君真是一点助益也没有。

他走进房里发现风昭男已入睡，帮她盖好棉被再将灯转暗些，他才走了出来，门铃声在这时响起……叮咚——“该不会又是那个大瘟神折了回来……”他怕门铃声吵到风昭男，急忙跑去开门，大门一开他讶异地惊呼，“风爷爷……怎么是您……”风旭东锐利的眼神扫过他，径自走进这间他从未来过的屋子，望了眼四周环境，心想，昭男还满有品味的，难怪她一接手公司就换了办公室的装潢，原来她迷上了古董家具。

柯威志把大门闷上，赶紧招呼说：“风爷爷，您是来探望小昭的吗？她……”“她在哪？”风旭东不耐地打断他的话。

“在房里。”柯威志连忙带风旭东进去，心想，他还挺关心小昭的身体状况嘛！

风旭东一踏进卧室，锐眼先扫了一圈房内的物品，当他看到衣架上挂着男人的衣服，梳妆台上还摆着男士常用的扁梳，脸色不禁大变，原本已经够僵硬的五官，此刻更硬如石膏像，瞪目怒视躺在双人床上的孙女。

风昭男似乎感觉到那道足以杀人的炙热视线，突地，惊醒过来向热源望去，一看到站在床前的老者，急着要坐起身子。

柯威志连忙过去扶她坐起身子，原想把枕头立起来让她靠在背后比较舒服，都还来不及碰到枕头，却感觉到她有急欲下床的冲动。

“小昭，你躺着就好，免得又着了凉。”柯威志的劝说依然无法制止她的动作，只好伸手拉着她急欲挣脱的手臂，等控制住了她的动作，才转过头改向另一人求援，“风爷爷，您劝劝小昭，她今天才刚出院，这会儿又急着下床，我怕她会撑不住。”风旭东瞪眼一敛怒火稍降，“哦……昭男，原来你是生了病才没到公司，我还以为你因私忘公了，既然如此，你就躺着吧！省得让外人说闲话。”末了，他还不忘瞟了柯威志一眼。

她双眸戒慎地望着他说：“祖父，难得您来……不知您有……”风旭东挥手打断她的话，语气冰冷地说：“我是来问你年底那场婚礼的新郎，是由我直接指定人选，还是我先选几个人让你挑，你现在就作决定吧！省得你这个没规矩的孩子，像前两天把客人一丢就自己跑了，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我没教好你。”一想起那天的尴尬场面，他愤而喷了口气。

风昭男脑子尚处于浑沌状态中，就被砸了道难题过来，只好旧话重提敷衍地“这……祖父，我不是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和阿威……”风旭东打断她的话，语气愤怒，“这件事你不用讲了。”心底盘算着该如何解决柯恩家族的老么，省得被那个吃软饭的家伙挡在他的计画前。

柯威志不发一语地站在床沿边，一手放在风昭男的肩膀上，不时轻捏一下为她打气，另一手则早紧握成拳放在身后，原以为他是来探望小昭的，没想到他竟是另有目的，也不管小昭身体是否禁得起他的高压手段就照样施行，若非他是小昭的祖父，放在身后的拳头早就挥了过去。

风昭男眼神悲凄地望着他说：“祖父，您非得这样强逼我吗？难道我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吗？就不能……”喉咙哽咽使她无法再出声为自己争取些缓冲时间，心一急，眼眶里冒出豆大的泪珠打滚儿抢着要滑下来。

她强忍泪水的悲伤状，使柯威志忍不住帮腔道：“风爷爷，您明知道我和小昭彼此都爱着对方，您怎么忍心拆散我们？”“哼！爱？你真爱昭男吗？那你能入赘到风家吗？如果不行，你就不要对我提“爱”这个问题。”风旭东就不信身为柯恩家族一分子的他会同意这种方式，毕竟柯恩家族除了在美国是处于电子界龙头老大的地位，在其它业界也都略有涉足，如果他真同意

入贷，那倒可以考虑、考虑。

“祖父，您……”她鼻头一酸，泪珠见如断了线的珍珠，一颗颗顺着粉颊滑了下来。

“我愿意……”柯威志脱口说出后，心里反而踏实多了，这是他有生以来首次有了想成家的念头，虽匆促了点，但凭自己从未对女人动过心却惟独因小昭而心动，应该她就是他的终身伴侣。

她震惊地抬头望向他，“阿威，你……”很想告诉他这回没办法如同前几次那么轻易就能过关，可是当着祖父的面，又不能点醒他，到口的话又吞了回去，只能使眼色暗示他。

柯威志轻拭她嫩颊上的泪水，语气温柔地说：“小昭，只要你愿意与我结婚，是谁嫁谁都无妨，重要的是我们俩能长相厮守。”“哼！小伙子，好听的话人人会说，你可不要借故拖延，有诚意就赶在年底前完成婚礼，否则，到时候我可不敢保证，新郎会不会临时换了人。”风旭东把狠话一丢，转身就走了出去。

“您放心，我懂得打铁要趁热的道理。”他提高音量故意说给背影逐渐远去的风旭东听。

她双眉紧蹙语气焦急，“阿威，你怎么……”话才说到一半，却因柯威志的手势停了下来，只好隐忍住等祖父出了大门再说。

柯威志踱到客厅，确定风旭东已经离开，才又转身回房。

她从柯威志折回来脸上的那副轻松表情得知危机已解除，“阿威，你刚刚怎么答应了他的方式，依祖父平常的作风，如果是他乐于见到的事，铁定会在旁煽风点火，到时……”他打断她的慌乱不安，“小昭，你呢？你的想法如何？我刚才对风爷爷所言之事，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哦！”他身子往床畔一坐，褐眸直望着她等她回答。

风昭男睁大凤眸，不敢相信地说：“阿威，你不要开玩笑。”虽然她听了很心动，但是明明不可能的事，他怎么可以这般戏弄她。

他脸色一正，神情诚恳地说：“我是说真的，风昭男小姐，你愿意与我结婚和我共度一生吗？或许你不爱我，但是我们俩相处得还不错呀！或许我无法明白地告诉你，我爱你有多深，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日日俱增，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或许当我们年老时，我就能明白地告诉你我的爱有多深。”风昭男被他真诚的神情及感性的告白震撼住了，何时他对她的感情已从友情变化成爱情，心底突然冒出一个想法……“阿威，你怎么突然变了？难道是因为你知道了我是南风，所以才……”柯威志迅速捂住她的嘴，不让她胡思乱想的结论冒出来，“小昭，你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有魅力让一个正常男人爱上你呢？我想我该澄清先前急着找南风的原因，那只不过是，想向南风询问她画‘樱’和‘梦境’这两幅画的灵感从何得来的，就这么简单没别的意图。”解释完原因，他才把手松开，双眸温柔地望着她。

她迷惑的眼神直盯人那双褐瞳深处，在里头找到了她想要的答案……风昭男回报他深情的告白说：“阿威，我从不曾依赖过任何人，但是我愈来愈依赖你，甚至已经开始担心以后没有你的生活该如何度过，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爱你，又是爱了你几分，我无法反驳祖父他传宗接代的观念，如果你同意他说的方式，我愿意和你共修爱情的学分。”她把心底的话坦诚相告，把决定权交给了他。

“那我们何时可以入学呢？”望着她晕红的嫩颊，柯威志终于忍不住俯

首偷吻了一下。

“你……”突来的偷袭行动今她措手不及，她只来得及伸手遮住被他偷亲的脸颊，神情羞怯地望着他。

“说嘛！我们何时入学呢？再不说……就……”他故意做势要再扑上去，好逼她说个日期出来，免得夜长梦多，谁知道会不会又来个什么变化。

“啊……”她身子一缩，整个人全靠在床头缩成一团，“随你啦！只要在祖父赶鸭子上架前都可以。”“嗯……正合我意，那就全权交给我办，你就等着当新娘吧！嗯……这里好温暖哦！”他身子往床的空位一躺，就赖着不愿动了。

“阿威，你不可以睡这里。”风昭男伸手推了推他的身子。

柯威志顺势将她的身子扭往他怀里，“小昭，你知道吗？当我发现你昏迷不醒的那刻，我心里就下了个决定，打算只要你醒了过来，就不再让你有机会推离我，所以，你认命吧！不用妄想挣脱我的怀抱。”他温柔语气一变，转成调皮的语调。

她开玩笑道：“原来我几乎是用了生命才换来你的顿悟呀！”他故意以有色的口吻说：“你又错了，只是提早使我觉悟，我守了三十几年的贞操迟早要失身于你。”“不知是谁给谁哟！”风昭男将头埋进他怀里，汲取他温暖的气息，没一会就沉入梦乡。

“这小妮子睡功还真厉害，才阖眼就睡着了。”柯威志伸手拉起被子盖住相拥而眠的他们。

这一夜，他们俩同时梦见了，放在客厅的那张长方桌底部列名的由来……原来是一名柳云威的男子，听从他心爱女子的建言，将她最喜爱的桌子刻上他的名，也将他最常坐的椅子刻上心上人的名，那个名唤昭儿的姑娘告诉柳云威说：“希望他们俩能像这套桌椅，永远都是双双对对。”

翌日，他们俩醒来同时作了个决定，风昭男打算有机会就多找几件黄花梨的椅子，若真如梦境所述找到那张列有昭儿的椅子，再告诉他也不迟。

而柯威志则因熟悉梦中人，遂一早起来就利用空档悄悄拨了电话给远在美国的亲朋好友，发动亲友团的力量，看能不能找到那件遗落已久的古董椅子，打算给风昭男一个惊喜。

“两人同床同梦，所做的事也相差无几，真怀疑这两人的缘分可能不止前世曾有过牵扯，说不定他们的前前……世都曾牵拖过。”红小君把天书往身旁一放，一下子身子就蹦到了大门。

“白，走吧！利用今天难得的阳光假期，咱们去外头逛逛吧！这回的任务我既没法可用，又身体力行，如此尽心尽力还被人嫌，我这个红娘做得还真有点心灰意冷，懒得帮他们筹备婚礼了，哼！说不定人家连邀我出席婚礼的意愿都没有呢！”一人一狗缓缓在巷子里走着。

红小君语气愈讲愈酸，酸到身旁的白狗都快呛出眼泪来了，还好迎面来了一台卖臭豆腐的摊子，才让她止住了酸言酸语。



柯威志正在“屠风画廊”的办公室，处理有关南风画展即将闭幕的事，突地，办公桌前冒出一个动也不动的人直盯着他，抬起头正要询问来者有何贵事时，这一望去却……“噢……大刚，怎么是你！？”他吃惊地站起身走向好友。

“呵……阿威，你这个兼差工作做得还不错嘛！把‘屠风’才挖到的宝给订走了呀！”屠力刚拍了拍好友的肩膀，笑着说：“听柯伯伯说你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我这几天正好到日本处理公事，因提前赶完就利用空档绕过来看看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顺便过来验收你这回兼差的成果。”被糗得无话可说的柯威志，一逮到机会就反驳说：“大刚，我看你说要帮忙是假，过来验收成果才是真的吧！”他拿起桌上的一旦订单说：“老板，您放心，看看这些订单，南风首次画展的画已被订走四成了，嘿……就不知道转至下站，美国那场画展，所剩的画够不够填满会场。”他洋洋自得瞟了屠力刚一眼。

“阿威，这就要靠你啰！你要想办法保持南风的灵动力，让她能源源不断推出新作品。”“唉，这可能不是单我一人就能办到的事，单是风老爷子三不五时就去个难题给她，她就无法专心创作了。”屠力刚眼神不解地望着他说：“怎么说？你和她不是要结婚了吗？我曾听小秋提过说，南风她的志趣是在绘画这方面，但卡在她是风家的独生女，才不得不接手家族企业，而你都要和她结婚了，难道是她爷爷反对，或是你根本不愿帮她扛起重担。”柯威志表情凝重做势要好友坐下来谈，“难道我老爸没告诉你风老爷子要我入赘的事？”“入赘？”原已坐稳的身子又站了起来，他讶异地盯着好友说：“柯伯伯他并未提到，可是看他一副眉开眼笑的模样，你确定你有向他提过吗？”“唉……我才把小昭的家境背景讲究，他就已经站到小昭那边去了，叮咛我‘要帮小昭扛起重担，让她后半辈子能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如果有必要，以后生的孩子可以冠上风家的姓，这样小昭的爷爷也就能宽心了。’，你想，当我等我老爸讲究时，再向他提起风老爷子的条件时，他会怎么说？”望着好友兴味浓厚的表情，柯威志叹了口气说：“我老爸居然笑着说：‘没关系，反正我有三个儿子，分一个给人家也无所谓。’”虽然我不必多费唇舌向他争取，但听他那种欣然同意的语气，还是有伤我这个做儿子的心理健康。”屠力刚笑着说：“瞧你刚才一脸凝重的样子，我还以为你还没向柯伯伯提入赘的事，而风老爷子频频对你们施压。”“唉……我老爸那关是过了，可是风老爷子一得知我老爸欣然同意，他反而有些怕怕，又提出另一个条件，他规定小昭依然得坐在总经理的位置，而我顶多只能当她的特助或秘书这种没实权职位的工作，而小昭依然得听从握有百分之六十股权的风老爷子的指示工作。”他顿了顿，吁了口气又说：“你说我能帮小昭多少忙，甚至于以风老爷子那种多疑的心态，说不定他又临时反悔，突然撤换掉我这个新郎。”屠力刚无奈摇了摇头说：“风老爷子是在怕什么？怕你们‘柯恩’会并吞他的‘风氏’吗？还是他怕‘风氏’会被你搞垮？难道你没告诉他，你在美国素有‘企画王’及‘工作狂’的美名吗？”“这我就不知道他老人家请人调查的报告里是否有提到这些，不过，他可能只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吧！只看我闲闲耗在台湾兼差的一面，却不相信我在美国事业的成就，也或许他压根就看轻我从事的行业，毕竟他的观念挺保守的。”柯威志无奈地耸了耸肩。

屠力刚蹙眉沉思了一会儿，才说：“看来，你只好等和南风结婚后，再慢慢改变他对你的观感。”“我也是抱着这种打算，所以赶着筹备婚礼，让一切成了定局，风老爷子就没机会撤掉我这个新郎，可惜，最快也得再过三个

月，才能把双方家人全凑齐，办一场风老爷子要求的盛大婚礼。如果不是顾虑小昭对家族的使命感，我可能直接带她私奔，谁知道，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又会有什么变化。”他的眉宇之间净是一片忧色。

“或许你真能和她私奔，但是地点改在法院，生米先煮成熟饭，你就不用担心风老爷子有何变挂。”柯威志原本忧心忡忡的神情，听到他所提的主意，舒眉展笑地说：“嗯……这倒是个好办法，反正先公证结婚后再宴客的方式大有人做，呵……大刚，难得你对我有贡献，看在这次帮我的份上，就不和你计较，你明知南风是谁却没告诉我的过错。”“嘿……阿威，亏你还善于察言观色，你竟没体会到我的用心良苦，当初‘屠风’办画展的人才大有人在，我特别多请了你这位生手来主办，你可知道这可是要冒点风险的，若不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发现南风是何方人士，哪需要明知你打算结束假期回美时，又苦苦哀求你留下来帮忙呢。”屠力刚语气有丝忿忿不平。

柯威志深知自己理亏，故而语气转软，“嘿……大刚，我知道你功劳最大，那我结婚的证人就请你再帮帮忙充当一下。”瞄了眼身材略微发胖的好友依然闷不吭声，他话锋一改，“大刚，你和怡如的事是不是已通过屠妈妈那开了，否则你怎么有点发福了，常听别人说心宽体胖，想必你们已经拨云见日了。”屠力刚叹了口气说：“我这哪是心宽体胖，反而是因我妈和小秋在比手艺，逼得我只能乖乖当实验品，常常得一天吃个五、六餐。”“说到吃我都饿了，走吧！我请你用午餐，我们边吃边聊，我还想知道我老爸看到秋妈妈时有没有奇怪的反应，我打电话问他，他只告诉我说他帮秋妈妈安排了一家很不错的医院，问我老爸其它的事他总是支吾敷衍过去。”两个不同类型的旷世美男子缓缓步向台北街头，所经之处皆引起一阵旋风，旋风形成的原因是，所有在街头闲逛的男男女女几乎身手矫健展开跟踪功夫，不知不觉，台北某条大道成了马拉松比赛场所，而某家原本生意冷清的餐厅，也顿时爆满远大排长龙，有些不知情的人，以为里头卖的是什么人间美味，也跟着排起队来，乐得餐厅老板原有结束营业的打算也因而作罢。

风昭男今天穿著一套改良式中国旗袍，米白的丝绒衣料里住她较好的曲线，侧面叉开至膝上，依绒合度的小腿若隐若现煞是诱人，而她长及腰际的长发，此刻正以法式辫编的造型盘在顶上，红棕色系的淡妆更突显出她古典丽容的风采。

“哇……老板……你实在不扮则已一扮惊人呀，天呀！如果你再换上古装，简直就像仕女图里的古典美人。”红小君走近她身旁仔细打量，“嗯……老板，我看你以后就甭戴眼镜了，反正才一百度的近视而已，这个世界不用看得太清楚，才有蒙陇之美的感觉，而你也能展现这张具有古典气质的面貌，免得被那副大眼镜给遮了，那不就太暴殄天物喽！”她笑而不语静看红小君发表高见，确定红小君已发表完，才说：“小君，你今天的嘴巴还真甜呀！可惜，请你当见证人的红包早就封好了，已经无法再添加喽！”“嘿……老板，人家只是实话实说，哪是为了问你讨红包嘛！”顿了顿，红小君又说：“既然你都已做了准备，那我当然恭敬不如从命，待会儿办完你们的事之后，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你哟，嘴巴里吐不出正常话来，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你的克星，把你调教成正常人。”风昭男顺了顺衣服，往床畔边坐下。

“呵……不可能有那么一天，我不要整人就普天同庆了，哪有可能被人整治到，真有这个人，那不是在上面就是在下面……”她手比了比天上及地

下。

“是吗？话不要说得太满哟！”“绝对，当然是、肯定是……”没一会儿，她们俩就动身前往法院，与柯威志、屠力刚他们会合。

法官面前站着一对身着米白色系衣服的佳偶，在他们双方皆盖下印章的那一刹那，这对金童玉女许下了彼此对未来的承诺，前世的印记正在他们身子里逐渐消褪。

简单公证后，他们一群人直奔早就订好位的高级餐厅庆祝一番，直到夜幕低垂，这对新人才得以脱身返家。

风昭男身着红小君送的睡衣，正坐在梳妆台前解下盘在头上的辫子，微颤的手指露出她对即将到来的新婚之夜感到忐忑不安，解发的速度也比往常慢了许多，好不容易将头发全松开，正想拿梳子就听到柯威志的声音。

“我来。”柯威志从浴室出来，一进门正好看到她将长发放下，忍不住走到她身后，拿起梳子帮她梳理那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小昭，我第一次看到你放下长发时，就有股冲动想帮你梳发，感觉你柔软的发丝。”他轻轻拨弄她乌亮的秀发，让那股柔软充斥指间。

他轻柔的举动使她背部肌盾产生一阵酥麻感，一股燥热缓缓扩及每吋白皙的嫩肤，羞怯凤眸自镜中窥看他专心的神情，直到……他望向镜子看自己梳理的杰作，瞥到她白里透红的嫩肤，不由得痴迷地伸手轻抚那一片笑容，褐眸尽情注视着那一双娇羞美眸，时间霎时凝住了。

铃——铃——急促的电话响声不识相地打断他们深情凝视，她率先惊醒过来，有丝慌乱地拿起放在梳妆台上的大哥大。

“喂，我是……张妈你先别慌，慢慢把话说清楚……嗯……什么……祖父他……他有没怎样……现在在哪……嗯……好……我马上过去……拜！”风昭男把电话一关，慌乱地站起身从衣橱里拿出一套外出服套上。

“发生什么事了？刚刚的电话是谁打来的？”柯威志搂住她颤抖的身子，担心地询问。

“是……是祖父他……他刚刚突然中风……已经被送往医院去……”突来的消息，令她顿时失去了冷静，说话颤不成声。

柯威志得知状况，立即展开动作，先是带风昭男前往医院，再与医生讨论风旭东的状况，一明白病情的严重状况，又打电话至美国请当地知名医生与台湾这方面的主治大夫，以电话会诊方式共同督治风旭东，直到危急状况转缓已是两天后了风昭男透过玻璃窗望着躺在里面的祖父，心想，他何时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交错？只见他瘦小的身子正努力吸入充满希望的空气，让希望成为活下去的力量，躺在床上的他，脸色是那么的苍白虚弱，已不是往日咄咄逼人的模样，已不再是她童年时期畏惧的那个巨人。

“小昭，去休息一下，你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他搂着她的肩，柔声劝说。

她叹了口气说：“久……没有他进去的人。”她的视线转而望向柯威志，“医生有没有说他何时能山加护病房转普通病房。”“明天，如果状况没变化，明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但是，他的脚可能会瘫痪。”“这……他怎么受得了，曾是那么硬朗的人，却……唉……希望祖父他能承受得住，都怪我平常没注意他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才会……”风昭男双眸又往玻璃窗那头望去。

柯威志将她搂进怀里安慰说：“小昭，不要自责了，过去的事都已经过

去了，重要的是未来，未来要如何帮他度过身心障碍的关卡，你连络到爸妈了吗？”听到他对父母亲的称呼，她不禁一愣，继而才想到几天前他们俩已经结婚的事，“嗯……父亲说……他一等到船位就赶回来，他们俩从南极赶回来，大概也要三、五天吧！”她顿了顿，又说：“阿威，我打算专心照顾祖父，公司那边可不可以麻烦你先帮忙一下，有小君在一旁协助，你应该很容易进入状况。”“嗯，这个你不用担心，这样好了，你白天在医院照顾爷爷，我晚上再过来和你轮流照顾，如果公司有需要你处理的急件，我过来时会顺道带过来。”风昭男双眸深深地注视着他，望进他溢满关怀的褐眸，“阿威，你对我太好了，存心要我离不开你。”“傻丫头，我不对你好对谁好，你都已经是我的妻子了，还谈离不离开。哦，莫非你已经后悔了，这可不行哟！我已经用了一条‘国王牌的红线’把我们俩的身子紧紧绑住叹！”柯威志手一紧，将她紧搂在怀里。

“我哪可能后悔，我还怕你会后悔哩！你红线哪买的，告诉我，我也去买个一大捆回来，将我们俩的身子多绑个几圈，预防万一你没绑紧给松了。”风昭男伸手紧搂着他的背，让自己的颊贴他的胸膛，随着他心口的律动，感受脸颊也微微起伏的感觉。

此时，公司里的红小君正忙得焦头烂额，频频叨念，“我是招谁惹谁，怎么这回我得这样忙，明明都把他们凑成对了，不是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吗？怎么还得待在这里忙得昏天暗地，只能吃三明治过日子？啊……我不干了，这回忙完我就辞职。对了，可以到美国探望怡如，啧……口水都快流出来，呵……可以品尝怡如做的美味佳肴，好，就这么办，呵……”每个送公文进来总经理办公室的人，看到红小君那副时而笑、时而骂的模样，个个都摇头叹气，心想，红小君大概忙疯了，看来她会是公司第一个因公而疯的职员，不知公司会不会替这位鞠躬尽瘁的员工立专铜像供人指点。

风旭东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良于行，他没有怒气四溢也没有咳嗽叹气，只是静默不语果然望着眼前一切，看着孙女为他忙进忙出没有任何怨色，而那个即将成为孙女婿的人，也任劳任怨忙公司忙照顾他还能温柔体贴待昭男，回顾往事，他何曾真心待过他们，不过全拿他们当自己的工具，利用他们巩固自己的野心、地位，到头来，他们却能把他当亲人看待，他震住了。

“父亲……”“老爷子……”病房门口走进了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男的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他曾是电子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风昱成，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位风韵犹存温柔典雅的妇人，两人的唤声中有些焦急、有些戒心也有些唯唯诺诺。

风旭东望向他的儿子与媳妇，数天未开口说话的嘴，终于泄出了一声叹息，“媳妇儿……你终于回来了，我还真想念你的按摩技术，可以麻烦你帮我捏一下肩吗？”他眼神柔和地望着那个被他压榨了近三十年的人。

“老爷子……”她惊喜地望着眼前的老人家，心想，他真的是她以前那位公公吗？那位每每对她颐指气使的人吗？“没关系，如果你身体累了，那就不麻烦你了。”他推着轮椅的轮子，转而面向窗口背对他们。

“老爷子，我不累，我马上帮您捏一提。”她随即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按摩了起来，“老爷子，这样的力道可以吗？要不要加重点？”“可以，这样就好，媳妇儿，你都嫁到风家快三十年了，怎么还叫我老爷子呢？这个称呼是外人叫的，你早该改口了。”风旭东语气没有一丝责备的意味反而有

丝期待。

“这……”她无法想象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会有被这位老人家接纳的一天，“父……亲……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她颤抖的声音中夹杂着些许惶恐不安。

“傻孩子，你当然要这么叫喽！”她声音有丝哽咽地说：“父……亲，我帮您做好按摩后，再去煮一些适合您吃的食物，您一定吃不惯……医院的食物。”“好媳妇儿……还是你……了解……”喉间的哽咽已使风旭东说不出话来。

风昱成眼角含泪望着眼前突来的转变，他不知道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能让父亲这颗顽石点头，终于接纳了他深爱的妻子。

风昭男和柯威志听完医生的报告后，两人才走到病房门口瞥到里面的人，她先停下脚步，倾听里头的对话，当她听到祖父终于接纳母亲时，早已泪流满面。

柯威志正纳闷风昭男为何停住身子时，从耳边传来里头的对话中，他知道小昭停下来的原因了，他将她搂靠在怀里，让她尽情淌下喜悦的泪水。

一个月后在前往美国的飞机上，从头等舱传来风昭男和柯威志两人的对话……“阿威，我们这样做好吗？”“不这么做，又怎能让爸爸他重新接下‘风氏’的位置，你不是说他才五十多岁不该那么早退休吗？”“噢……没错呀……你没看他……在这一个月里种种的无聊样吗？不是和祖父争风吃醋抢着要吃母亲做的菜，就是无聊到看蚂蚁搬东西，还能振振有辞说他在观察动物生态。”“那就对喽！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回‘风氏’再度下海掌权，反正爷爷都已经把‘风氏’的股份全过继在爸爸名下，那爸爸也能大刀阔斧好好整顿‘风氏’，省得‘风氏’里头老是斐短流长爱传你的绯闻。”直到柯威志在公司帮忙的那几天，才知道先前到“风氏”时为何会被人指指点点，原来那时自己正荣登绯闻男主角。

“阿威，你的意思是说，我没能力管好‘风氏’喽！”她娇嗔地盯着他质询。

“小昭，我没这个意思，我是指公司里有很多元老级人物以前有爷爷当靠山，你就算想动他们也动不了，现在靠山没了，正好让爸爸扮黑脸把他们一网打尽。小昭，说真的，你会想接‘风氏’吗？”虽然辗转听说她并不爱接家族企业，但是没亲耳听她说以前，他不敢轻举妄动去对未来做计画。

“嗯……我当然不喜欢商场上的尔虞我诈那些把戏，可是，以前不接不行呀！不过，未来就全靠你啦！爷爷已经同意将来‘风氏’由你主事哩！”一想到未来惬意的生活，她的双眸就愈发闪亮。

他咧嘴一笑说：“靠我是可以，不过你要告诉我你画的‘樱’和‘梦境’灵感是哪来的，还有，我们的世纪大婚礼要延到何时举行？”一想到可以免除那场累人的婚宴，她不由得眉开眼笑说：“呵……没想到爷爷这会儿变得那么明理，他一知道我们都已经公证了，就不再强逼着我们赶在年底办那场他预计要办的婚礼，只说：‘你们都成年了，也都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婚礼可大可小，等你们俩有空时再补办吧！’呵……祖父都这样说了，那当然等某年某日我们有空再说，除非你同意把我们的婚宴缩小，只要简单隆重就行了。”柯威志犹豫了一下，才说：“这方式列入考虑中，撇开这档事不说，灵感呢？那两幅画的灵感你哪来的？”“这个嘛！我说了能得什么好处呢？”

“你……好吧！原想到美再给你的惊喜只好提前曝光了。”他抿了抿嘴，才说：“我得到消息说旧金山那里有场拍卖会，其中有几件黄花梨家具，而且还是椅子居多，说不定里头会有那张列有昭儿的椅子。”“阿威，你……怎么知道……昭儿……这件事？”她吞吞吐吐把话说完，心想，难道那天她说了梦话，或者是他有窥心术。

他眼神讶异地盯着她说：“你也知道，你又是如何得知的？”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莫名的想法，该不会她也作了和他一样的梦吧！

没多久柯威志印证了心里的想法，不止他和她曾同时作了那个梦，更重复了一些梦境，前往美国的一路上，他们俩把所有梦境做了排列组合……

“阿威，你认为那副‘梦境’是柳云威和昭儿中毒之前或之后的情节，而两杯酒里到底是全都有毒或是两杯中的哪杯有毒……”风昭男眼底浮起一股莫名的哀伤愁丝。

“你哟，想那么多，他们又不会活在你眼前，重要的是我们……我们要过得出他们幸福。”他缓缓俯首吻住她那两片嘟起的红唇，温柔而坚定地侵入她口中，与她甜蜜地缠绵，亘古的恋情在彼此的交缠中有了结果。

翌日当红小君看到桌上那封自己昨天才丢出去的辞职信，不禁纳闷的打开信封一探究竟，“啊……芭乐……怎么可以签不准，还说……哇……这两个人自己去逍遥却把我丢在这儿……哼！老……小姐，我不干了。”她才转身要走出办公室却迎面走来了一脸焦急的风伯伯，红小君在心里暗骂，“你们两个给我记住，此仇不报我就不姓红，啊……上面的，请赐回我以往的法力吧！”红小君又被留在“风氏”，过着夜夜加班的日子好一阵子，那一段时间里，她时常疯言疯语，时而笑、时而口中念念有辞，这回没人会对她指指点点了，因为大伙儿的状况同红小君相差无几。

《全书完》

